

年卷

期

9

5

第

第

434

# 達國月刊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出版

第九卷 第五期

## 目 要

插圖

民族名人圖像八幅

民族性之涵義及發揮

民族主義的憲法觀

平倭名將俞大猷威繼光合傳

中華民族的潛勢力與今後之出路

中國民族復興之社會學底考察



邵元冲

章淵若

橫海

壽昌

陸舒農

# 民族主義專號下冊

清代民族思想之先導者

近百年中華民族被壓迫史略

明代倭寇概觀(續)

宋漁父日記(續)

明代倭事月表(續)

同盟感舊錄

陸沉痛傳奇

高良佐

劉憲英

王扶生

宋教仁遺著

王扶生輯

伯夔

丹芬

# 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徵求本黨革命史料通告

爲通告事本會經正式成立徵集史料刻不容緩除呈請

中央通令國內外各級黨部暨政府機關協同搜集外爲力求詳盡起見茲特擬定辦法（辦法詳後）公告徵集深望本黨同志中外人士踴躍應徵俾臻美備不勝企望之至特此通告

常務委員 胡漢民 林森 戴傳賢 葉楚傖 鄧元沖

## 徵集革命史料辦法

1. 如承將革命史料贈送本會或將史料借抄及影印者由本會發給收據（影錄之件俟影錄完竣掛號送還）其他各地請交就近黨部機關轉寄或影錄亦可
2. 如所寄史料須得酬報或需郵費印錄諸費者請先寄詳細說明並所需報酬或費用之數目本會審查後即酌定報酬給付如材料太多或未知本會有無同樣之件則先寄目錄
3. 凡寄贈之件如數量較多或認爲重要者本會收到後當予以表彰或特別獎勵其辦法隨時酌定之
4. 凡贈送或借出史料之機關及私人請將名稱姓名籍貫原由通訊處詳細說明其在國外並祈列入西文地址以便通訊或商榷

## 徵集革命史料項目

已由中央徵得或曾見中央刊物已載之件祈勿寄送

總理 遺像 遺事 遺墨 遺著 遺物 遺跡

黨務 凡本黨各時代宣言約章議案文告命令任狀獎狀誓詞黨證等均屬之

紀載 凡屬於本黨革命如編年紀事別錄傳記圖表等項

報章 凡本黨各時代海內外所刊行之革命雜誌新聞與普通之雜誌新聞其紀事廣告與革命有關者均屬之

遺蹟 凡先烈前哲之遺像遺事遺墨遺著等是  
其他革命紀念地建築物及先烈前哲紀念碑文詞墓等攝影亦屬之

卷宗 國內機關海外使館領署暨在滿清各反革命盤據時代留存或散在民間之卷宗與革命有關者屬之

雜件 凡不入以上各項而足資革命史料考證者屬之

第九卷

第五期

(民族主義專號

册下)

建  
國  
月  
刊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出版

# 建國月刊

第九卷  
第五期

# 目錄

## 民族主義專號 下冊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出版

### 插圖

#### 民族名人圖像：

明太祖

中山王徐達

鄂國公常遇春

史閣部可法

張煌言先生

顧亭林先生

黃忠節公淳耀

侯忠節嗣曾

#### 民族性之涵義及發揮

邵元冲

▲燕雲遺民思宋（小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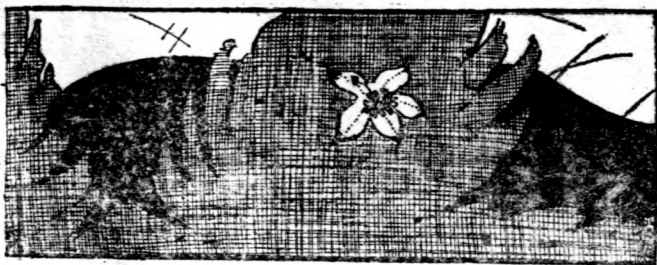
#### 民族主義的憲法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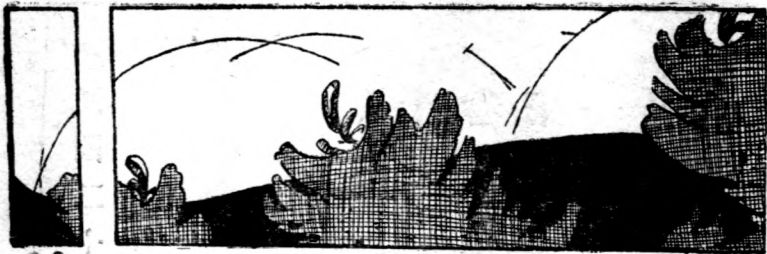
章淵若

#### 平倭名將俞大猷戚繼光合傳

橫海

▲陸放翁之愛國思想（茹）





中華民族的潛勢力與今後之出路

▲湯燕孫之弘光出奔感懷（小髯）

中國民族復興之社會學底考察

陸舒農

清代民族思想之先導者

高良佐

▲明太祖論李思齊去夷就華書（徐徐）

近百年中華民族被壓迫史略

劉憲英

明代倭寇概觀（續完）

王扶生

宋漁父日記（續）

宋教仁遺著

明代倭事月表（續）

王扶生輯

▲梁公狄之暮年心事（忍茹）

同盟感舊錄

伯夔

▲徐述夔之詩獄（小髯）

陸沉痛傳奇

丹芬

▲戴子高之民族思想（徐徐）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 土地經濟專號

第十卷第一期

## 目錄預告

如何做到地盡其利  
從平均地權論中國的土地法

土地經濟與農村復興之三原則  
農村復興與復農農村之先決問題

中國地權形態的分析

上海地產的觀察

捷克斯洛伐克統制土地利用的狀況

土地稅  
土地的分類與其賦稅的關係

研究  
土地增值稅的研究  
中國田賦積弊之形形色色

中國土地問題

土地制度之沿革與平均地權

土地經濟思想史研究  
公孫鞅土地經濟論綱領  
朱熹的救荒論與經界論

### 附錄：

土地經濟重要名詞簡錄

鄧元冲 鄧振元 陳頌唐 魏法唐 和植法 章汝舟 董權時 李慶三 姚慶枋 陳宗烈 陳宗烈 鄧宗枋 閔宗枋 閔宗枋

專號另售每册四角  
預定價不概加

## 明太祖

明太祖以一布衣，值元政昏亂，人心思漢，乃從軍濠上，聯絡俊傑，掃除異族，光復中華，振飭紀綱，有治亂國用重典之意，英明果毅，誠漢族之健者也。



## 中山王徐達

中山王從明太祖起兵，驅除胡元，提兵北伐，戰勝攻取，爲明開國功第一。





## 鄂國公常遇春

常開平沈鷺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陣，未嘗挫衄，北伐中原，功尤稱最，明太祖稱其可當百萬衆者也。



## 史閣部可法

史閣部于北京既陷，支柱南都，率屣軍悍將，扼守淮揚，力竭援窮，以身殉國，嗚呼烈矣！



## 張煌言先生

張蒼水于大江以北悉已淪陷之後，大勢崩潰，聲援莫接，而崎嶇江表，屢建義旗，無日不以戮力中原爲念，誓圖匡復，及事已全去，乃從容就義，以留天地之正氣。嗚呼，此真我中華民族人格之模型也。

## 顧亭林先生

亭林先生，敦學力行，負經世之略，身遭國變，乃以講學授徒，扶持風氣。且以博學于文行，已有恥之說勗勉學者，數百年來，屹爲儒宗，盛矣。



## 黃忠節公淳耀

黃陶庵先生江蘇嘉定人，學行純篤，清兵南下，率鄉兵力謀抗拒，南都既亡，嘉定亦破，乃偕弟入僧舍，將自盡，僧曰：公未服官，可無死，公曰：城亡與亡，豈以出處貳心，乃索筆書絕命詞，從容自縊，烈矣。



## 侯忠節峒曾

先生于清兵南下，南京既陷之後，勢已無可爲，乃於嘉定統率義軍，誓死固守，援絕械窮，赴水全節，至今凜凜有生氣焉。





## 民族性之涵義及發揮

邵元冲

歷史的民族性之意義——民族歷史之重要性——中國民族之歷史基礎——何謂亡國——何謂亡國  
民——國民不肯自亡其國者國必不亡——民族性之表現

### 一、何謂歷史的民族性

民族之生存，必在民族有建設之能力，與恆久不息之生命力，亦即有內容充實之民族力，前既言之矣。而民族生命力之推動，必需健全之民族性，乃能鼓盪激厲，使人人悉盡其最大之努力，為民族之生存與繁榮而奮鬥。且此民族性者必含有豐富之歷史基礎，使人人深識其遠祖剏造之艱難，千百年來之辛苦奮鬥，發皇光大之不易，因而鑄造其對自己民族之信賴與尊崇。同時對民族之自信力既深，則深信敵國外患，不能加我以過分之壓迫，而抵抗外侮，同仇敵愾之心理，自猛進而不可遏。夫民族中之多數人既能自尊崇其民族歷史之偉大，又能自信其民族

力能抗禦一切外患，又能努力於發揚固有之文化而創造時代之光榮，則此民族之民族力必異常強大，而其奮鬥之精神亦必至為發皇，如是則民族之基礎已具，一切進步之努力，自將隨之而日進無窮，然其所以能臻於是者，則實以歷史的精神為民族性之基礎，亦即所謂歷史的民族性也。

惟其歷史的民族性之意義重大如是，故凡強國之兼併弱小，非但兼併其土地人民政治而已，必并其歷史與文化摧毀而滅絕之。使大多數人不知有祖國，不知有歷史，不知祖先艱難締造之精神，不知固有文化之美點，然後甲國臨其上則可為甲國之奴，乙國據其土則可受乙國之命，甚至犬戎夷貊，苟有刀鋸鞭笞之威，皆可仳仳俛俛，蒲伏而聽命。故古今來之民族，其本來無完備之歷史者，則任何強族皆得而奴之，非洲之黑種，美洲之紅人，以及大洋羣島文化低落之諸種族是已。即其原有歷史之民族，若一旦為異族宰制而後，而盡力於毀滅其民族之歷史文化，則數傳而後，亦將認賊作父，而漠然於其有生之所自來，則其反抗之精神，亦將漸就澌滅而甘為異族之臣僕，故英之并印度，法之并安南，日本之并朝鮮，皆孳孳以消滅印度安南朝鮮之歷史文化，以剷除其歷史之民族性與其反抗之精神。即滿清入關而後，對漢人之反抗之壓迫，亦惟是致力於焚毀中國民族性之文籍紀載，且屢興文字之獄，以掃除漢人歷史民族思想之基礎，此其所為，中外如出一轍，益見歷史為民族性之基礎，而包涵歷史精神之民族性，實為至

堅強不可侮之力也。

中國爲歷史史料最豐富之國家，故中國國民對於歷史之常識，較任何民族爲豐富，以歷史圖籍而論，數千年來，自官書之正史實錄，傳紀表志，資料已至爲美富，姑無論其內容間有爲帝王諱忌或曲筆之處，然大體於政治得失，朝章國故，制度設施，多可考見。至於史學家之專門著述，以及一般之遺聞軼載、下逮詩文筆記，小說稗官，戲劇平話，傳奇詞曲，取材尤繁，上可補正史之闕遺，下亦可以考見各時代之民俗。故中國國民無論受教育與未受教育者，大多數可謂均生息於歷史教育之中，以是人民多能尊崇其歷史之祖先，多能尊崇本國固有之文化，多能發揮其民族之自信力，抵抗一切敵國外患之侵陵，而一般人對於歷史上忠節之士，壯烈之行，俠義之舉，以及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實，莫不歌詠贊歎，見之於文字戲劇，詩歌小說之中，養成社會忠義仁俠之風，此實中國民族所以能立國數千年不致爲任何民族滅亡之總原因，而爲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者也。故今日之中國，處強敵侵陵之下，不欲求民族生存則已，如欲民族之生存，則必以發揚歷史的民族性爲恢復與充實民族力之基礎，以絕大之努力與犧牲求我民族之生存與復興。

## 二、亡國與亡國民

何謂亡國，何謂亡國民，此最值得討論之問題也。或者以爲凡一國之土地盡陷於敵，政治之權力已不能行使，人民已失其一般公民之權利地位者，謂之亡國，而在此等環境之下之人民，則謂之亡國之民，此至淺薄之解釋也。蓋一國家當強敵外患侵陵之時，若一時因武力之不敵，而致土地爲所侵占，政權爲所攫奪，不得行使其國家之統治權，此猶寇盜明火持械，破屋入據，爲之主人者雖一時力不能抗，然未能認此宅已爲寇盜所有，而此宅之主人已屬之寇盜也。亦不能謂此宅之主人已喪失其主權也。特爲一時不可抗之暴力所據而已。故世不得因寇盜之強占人宅而認原有之家主爲喪失其產權，亦猶民族間不得因強國之暴力侵占弱國，而認弱國爲喪失其主權而亡國。故歐戰之時，德國以比利時之兵弱，一舉而侵占之，比王至遷其政府於他國之境內，而繼續行使其統治權。當此之時，國際間未嘗認比利時爲亡國也。蓋比利時之國民有敵愾同仇自衛其國之勇氣與努力，故雖國土偶陷於強敵，而人民之爲民族爲國家努力如故，政府之施行政令如故，故不能認爲亡國而祇能認爲一時之失土，或暫時之土地陷於敵手。再如普法之戰，法敗而割亞耳撒斯羅倫諸州之土地於德，然亞耳撒斯羅倫之人民始終自認爲法民，而視此諸州土地之隸屬於德，不過一時土地之被侵占於德而已。故國民而不自消失其民族性，不自抹煞其歷史，不自認賊作父者，雖一時之土地陷於敵手，祇可認爲失土，隨時可以謀恢復之，不能認爲亡國。而凡在敵人暴力占領之下之人民，苟始終不肯爲敵之奴虜者，亦決不能認之

爲亡國民。

反之，若一國家之形式雖尙能保持，政府之組織也如故，土地之區劃也如故，但其大多數人民缺乏歷史的民族性，缺乏民族之精神，對任何強敵異族之陵侮，俱忍受而不敢抗，甚或甘爲敵人之虎俵而自殘其同類，或以得媚附於異族而矜爲榮寵，若此者，雖具國家之形式，而民族之實質與精神已亡，亡國之重要條件已具，故此等人乃可稱之爲亡國民。國民而不可亡，則雖有失土之辱而不害其國家之生存。人民而亡國之條件已具，則雖有國家之形式，而實際已等於亡國。故國家不患有亡國之危險，而患有亡國之人民。

越王勾踐之見敗於吳也，身已爲虜矣，然國內之政令修明也如故，故越卒能報吳而復興。秦之滅六國也，楚人日夜刻勵，期雪恥而復國，故日，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故陳胡舉兵，而項籍卒破秦軍入咸陽而滅秦。伍員之欲報楚也，誓必覆楚，乃申包胥誓之曰：「子能覆楚，我必復之。」故伍員既以吳師入郢而滅楚，申包胥卒乞秦師却吳而恢復楚國。故越也楚也申包胥也，皆不肯自亡其國，皆不肯爲人亡其國，則其國決不可亡也。故國民而不具亡國民之條件者，國必不亡。

### 三、民族性之表現



民族性之表現，於國家危迫之時見之，於國民為民族之生存艱苦奮鬥之時見之，於忠烈之士成仁取義之時見之，於愛國之士艱難恢復之時見之。此其表現也，或為言語，或為行為，或為文字，莫不精誠壯烈，可泣可歌，古今來至性至情之文，至壯至烈之行，莫不為民族性之表現，而民族乃不可得而亡。遠者姑不論，試舉最近之例，則此二年以來，東北各省之陷於強寇以後，東北之人民奮起相抗者，前仆後繼，百折不回，敵雖據我之土而不能有我之民，敵雖能以暴力壓迫我國民，而不能得我國民之心，使甘心以附敵，此東北所以決不能亡，此東北之民所以決非亡國之民，重光故土，還我河山，吾國民所敢自誓自信者也。再以文字而論，吾觀此次全國運動大會中東北五省區選手告別同胞書，覺其字字血誠，實為整個中華民族歷史的民族性之表現，故特以其書為本文之殿。

「全體同志同胞：

大會閉幕矣，諸位各個有家歸去，我們還是隨地漂流。這十日盛會中的我們，的確像碎船下的殘生，得以復見故里家園，重親兄弟姊妹，欣幸無量。所以這首都的一草一木，都像對我們含着無限的感情。諸位的一言一笑，都似對我們有深厚的意味。真的！諸位的握手，醫好了不少我們的破碎精神，諸位的掌聲，加強了許多我們的奮鬥意志，我們實在是情別。然而國家正在需要同志們各自去努力，生命都可以不惜，別離又算了什麼！諸位，再見吧！秋風多厲，珍重，珍重！

諸位凱旋帶回去的勝利品，或是五尺金戈，或是錦標銀盾。請猜猜我們帶回去的是什麼寶貝？曰「希望」，曰「信心」

。我們看諸位團體合作的精神，龍騰虎躍的體魄，的確足使中國有希望的。所以我們願這運動場上所表現的團體精神能普及到各界，能振起民族的力量。我們不僅希望土地不至再失，確可希望還我大好河山。我們再看諸位所造成的驚人紀錄，我們愈相信凡他人所能的，我們無不能。所謂「彼人也，我也，有為者亦若是，」祇在自己努力耳。日本人能滅國，吾輩豈不能復之。所以我們由運動場上帶回來的紀念是「有諸位在，東北不亡，」有諸位在，東北必強」的信念。至於我們自己，當然要站在最前綫上去努力。

諸位，別矣，竟別矣！一語珍重聲中，諸位賜給了我們這寶貴的紀念品，——希望同信心——我們是何等的感激。我們何以回敬？我們所有的，祇是慘痛經驗後所留的創痕——覺悟與認識——來贈送諸位吧。我們覺悟今日以前，中國青年所慣走的道路全錯了。喊口號，貼標語，離開國家講革命，丟下學術談救亡，畢竟是擋不了有計劃的侵略，抵不住帶民族性的戰爭。我們上下各顧己私，各謀己利，到最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惟有同歸於盡而已。我們今後惟一的生路，便是埋頭用功，忍苦鍛鍊，一言以蔽之曰「復幹」。

我們的第二創痕，是認識自己的責任。談國難的每好歸罪於某幾個人，或某一個黨派。實在說除了終日勤作的好百姓外，那一個人不負相當的責任。我們流離南北，常聽些怨天尤人聲音，少看見吾輩吾責捨我其誰的勇士。多是功則歸己，罪則歸人。國仇可以不管，私恨不能不報。習非成是，日本人縱不來亡我，我們又豈能幸免！納爾遜名言說：「英國要人人各盡其責」。諸位！中國今日誠要人人各盡其責矣。我們要有此認識，來改造自己，來復興國家。

我們的覺悟與認識，是由國家受空前的犧牲，自身受莫大的痛苦得來的。代價太大了！我們送給諸位帶回去，分贈給人人，勸他們不必付同樣的代價了！咳！亡國的滋味，實在是不可嘗試的，本來民族的文野興亡，全看他們能否互換經驗。我們所受的慘禍，盼望足夠同胞們借鑑了！若是全國青年都能認識己責，我們的希望，一定完成，我們的信心

，一定實現。最後我們熱烈的希望着，虔誠的祈禱着下次中華民國全國運動大會，在瀋陽北陵運動場上去舉行。下次中華民國全國運動大會的總錦標，是恢復東北河山的顏色。

我們這次來，備受政府當局與各界同胞的同情及援助，我們願就此替我們自己及東北體育協進會掬誠鳴謝。」

### 燕雲遺民思宋

(小輯)

五代之時，契丹南下，中國之民，雖暫安契丹之俗，（契丹國志云，漢人安之，不復思舊，）然慕中華之心，未嘗稍殺。據諸書所載者觀之，如盧文進所部思舊，則率其衆十餘萬來奔。（見資治通鑑）張希崇與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見資治通鑑）契丹北還，過冀州，所掠丁壯爭先鼓譟，欲攻契丹，（亦見通鑑）此皆漢人不服契丹之證。故晉太后之言曰，我死折其骨送范陽佛寺，毋使我爲虜地鬼也。武行德之言曰，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域之鬼乎。（亦見通鑑）而趙瑩卒也，願以尸還中國中，（見五代史）李濟之陷虜也，常有南歸之志，此皆民族主義之僅存者也。即燕雲之民，亦皆惓惓故國，故仁宗計至則燕境之民，無遠近皆聚哭。（見聞見後錄）而蘇頌過打造部落詩曰，「漢節經過人競看，忻忻如有若華心。」奚山詠詩曰，「皇恩百歲加荒憬，物俗依稀欲慕華。」蘇轍奚君宅詩云，「燕俗嗟猶在，婚姻未許連。」又見詩話總龜載燕京傳舍畫墨鴉題詩曰，「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飛，」則燕雲遺民之志，曷嘗甘爲虜役哉。故郭世珍之言曰，降卒多有思土之心，驅之而北，終不見用。劉六符之言曰，燕雲河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見陸游老學菴筆記）是吾中國之地，不當常陷入虜中矣，今日甘心就虜之漢奸，其誠誠出宋民下矣。



## 民族主義的憲法觀

章淵若

今之論憲法者，每都側重於政府體制之論，集權分權之爭，以及人權民權之辯，凡此種種，自爲憲法應有之義。卽歐美學者，其所論著，亦囿於此。惟是憲法既爲一國根本大法，其與民族之關係，當尤爲深切；上述種種，實僅皮毛。負制憲之責者，倘於民族興衰治亂，生死存亡之根本大計，無明確之目光，無適宜之規定，則國且不國，復何有於政府，何有於政權，更何有於人權。此愚所以不揣淺陋，不畏嘗試，而有是篇之作也。

一一

民族之形成，係由於血統，歷史，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諸種自然原素。故民族主義，實爲一種具有悠久歷史根據之自然力量。此種力量之表現，一則爲企圖其內部組織之鞏固與統一，以及民族精神之團結與融洽；一則爲努力其外來壓迫之擺脫與消滅，以及民族文化之發揚與進步。是以民族團體，實爲人類社會中一種不可分裂，不可壓迫，不可征服的自然組織。（註一）

法儒盧梭有言曰：國民主權，有不分性，不讓性，永久性，與統一性。近世學者，病其虛玄，以爲無可證實也；法學革命家狄騷氏，且從而否認主權之所在（註二）。愚爲服膺狄氏之一人，惟於是說，未敢苟同。蓋主權，不過爲一抽象的名詞；其實質之所寄，當在民族之精神；主權之所以不

可分，不可讓，且爲永久而統一者；實以民族精神之特具不  
分性，不讓性，統一性與永久性也。故在民族主義的理論上  
（註三），主權並非玄虛的理論，而確具可以實證（註四）  
之事實。

### 三

此非愚杜撰之論也。近代新進諸邦，憲法之趨勢，均已  
有濃厚的民族主義之精神，並顯著的以憲文保障其民族主權  
與領土之獨立與完整；防止帝國主義之侵略與分割。如德，  
奧，波蘭，希臘之憲法，於開宗明義之首章，即示其國家之  
所由生與所應屬。愛沙尼亞憲文第二條，明定其爲獨立共和  
國；獨立二字，更顯示其發揚民族主義，反抗帝國主義之精  
神。捷克憲法，更明白規定曰：捷克共和之領土，爲整個的  
，不可分的；又曰，一切人民，祇准有一國籍。羅馬尼亞憲  
法，第一條曰：羅馬尼亞王國之領土，爲不能讓與的；第三  
條曰：羅馬尼亞之領土，亦不能作外國人之殖民地。則其民  
族主義之精神，更較他國爲徹底，而其反抗帝國主義侵略之  
精神，亦更爲強烈。他如芬蘭，萊多尼亞之憲法，亦有類此  
之精神。（註五）

近年來，我國領土主權，慘遭蹂躪；降及今日，益復  
不堪！（註六）吾黨揭民族革命之旗幟，以打倒帝國主義，企  
圖民族獨立自由爲己任，則於其制憲之時，自應上遵 總理  
之遺教，近本世界憲政之趨勢，充分表現民族革命之精神，  
澈底否認一切迫害民族，侵害主權之制度與條約，以保民族  
之生命，而全民族之主權。此就民族對外的關係而言也。

### 四

更就其自身之生存與對內的關係而言，復有三端，深值  
注意。吾既言之，民族之形成，係由於血統，歷史，語言，  
文字，宗教，風俗習慣，生活狀態，種種自然的因素，此殆  
稍習政治者均能道之。惟吾國狀態，實有大謬不然者！就文  
字言，則學校課本，學校文告，教授講演，考試題目，學生  
試卷，均濫用洋文，漫無範圍。甚至國立學校，亦復如此；  
他如官立機關，其所造之簿冊，往來之文書，亦均沿用洋文  
；而國家發行之鈔票，郵票，車票，印花，以及各處車站，  
公所之牌示標誌，亦無不刊以洋文，誠爲獨立國家所罕見，  
乃舉國上下，莫以爲怪，甯不可嘆！辯者以爲方今世界交通  
，不能閉關自守，此種便利外人之辦法，初無可厚非。此實

爲國民心理之大錯誤，民族精神之大弱點。蓋求之東西獨立國家，均無其例也！最近德國且有驅逐猶太人之運動；彼專事侵略我民我國之外人，究何厚於我，尙必須予以如此之便利乎！近年以來，國人醉心歐化，而誤解歐化；鄙棄國粹，自殘國本，民族既無改進向上，亟起直追之志，反盡喪其固有創造文化自信之心。非但衣食住行諸種需要，在在仰給外人；而其生活狀態，風俗習慣，亦必一一盲從外人。舉凡形成民族之種種自然因素，均爲暴棄殆盡。吾人嘗談亡國慘史，彼亡人之國者，必先滅其文字，亂其血統，改其風俗習慣，移其生活方式，從而根本毀滅其歷史與文化。吾國曾一再亡於外族，然仍能苟延喘殘，維持其一線生機者，亦因其文字，語言，血統，宗教，風俗，習慣，以及文化歷史，尙未全亡耳。嗚呼國人，何尙不明民族爭存之原理，以及民族生命之原素；日言救亡，而日自促亡，日言愛國，而日殘國本，不亦大可危而大可哀乎？憲法爲一國之根本大法，則起草諸公，對於此種民族生死存亡之根本大計，甯可漠視。故愚以目前吾國之憲法，應有尊重本國文字，尊重本國文化之規定，藉保國粹，而固國本。此其一。

## 五

其次，憲法含有政治教育之精神，國民教育之意義；實爲舉國上下，永矢咸遵之典範。（註七）方今外患內憂，交相煎迫；國脈民命，危殆萬分之秋，此時吾國之憲法，實萬不能徒事抄襲歐美之成法，而應有極度嚴正的國民教育的精神，以挽民志，而振民氣；確立國家富強之基礎，深植民族復興之新機。誠以國難以來，國民平時萎靡，病弱，自私，害公，懶惰，貪婪，懦弱，卑怯，淫蕩，浮囂，醜嬉，愚妄之病根與積弊，仍未稍除，（註八）舉國渾沌，頹廢不振，縱慾消耗，不事生產，誨淫之劇，轟動都市；靡靡之音，普及閭巷。嗚呼，此種亡國滅種之氣象，苟不大刀闊斧，雷厲風行，以有效而普遍之方法，予以澈底之清除；則吾民族前途之危機，唯有與日而俱深！歐戰以後，各國新憲，均已明定人民對於國家社會應盡之義務；（註九）即文化幼稚的古斯巴達國民；亦須受其國家嚴格的體格檢驗與軍事教育。吾國承鼎革之後，適國難方殷之秋，自更當於國民體格，國民道德，國民教育，國民生活，國民思想，國民習尚諸端，作深切特殊因時制宜之規定，以示澈底更始，中興自強之精神

。此其二。

## 六

復次，法律爲人類生活之反應，而非少數專家所杜撰。其應其變，固有時間之關係；其適其存，亦有空間之特質。

(註十) 憲法既爲一國之大法，自爲一切法律之淵泉；則其與一國興衰治亂，適宜與否之關係爲尤大。負制憲之責者，既不能閉門造車，固執偏見；又不能因循竊取，盲從人說。首宜求其毋悖於民族之特性，適合於民族之需要，庶能因適宜而爲人民所愛護；由需要而爲人民所尊重。惟如何能毋悖於民族之特性，適合於民族之需要，此固有待於相當時間之醞釀，然亦胥視制憲者有無偉大之識力。大凡各國立法演進之過程，終不能脫於抄襲時期；即歐美諸邦，亦鮮例外。東鄰日本，初爲不成文法國家，政治黑暗，社會騷然；維新以後，步武歐西；卒因操之太亟，急不暇擇，生吞活剝，盲從抄襲，行之日久，流弊叢生！及大正承續大統，鑒於日本之文化與法制，實太歐化，而多不適國情，且盲從歐西傳統立法精神；故一方面，改造現行法制，以及社會經濟之組織；一方面復貫通東西文化；力求適應本國國情，發揚民族文化

。(註十一) 吾國制憲，一再失敗；歷來法制，亦流弊叢生；懲前毖後，自當以日本法制，爲前車之鑒，庶今日制憲之大業，不致再蹈以往之覆轍；而皇皇憲章，亦得行之而有效，傳之於久遠。斯則有望於起草憲法者，靜觀默察，慎思明辨者已！

(註一) 拙著：近代憲政論第四章中國制憲基本原理之檢討，第六節。(中華)

(註二) L. Duguin T. Raite du Droit Constitutionnel, Pm I.

(註三) 全上拙著。

(註四) 按狄氏爲實證主義之法學家。

(註五) 拙著：近時世界憲法之新趨勢，東方雜誌二十六

卷四號。

(註六) 全註一。

(註七) 歐西諸邦，憲法列爲學校之必修科，吾國亦應按學生程度，灌輸憲法常識。

(註八) 拙著：救亡誓言。(九一八後作，刊布各大報)

(註九) 拙著：約法蕪議，刊布各大報。

(註十) 拙著：近代立法問題。(民智)

(註十一) 拙著：近代日本法制之演進(中央月刊一卷二號)



## 平倭名將俞大猷戚繼光合傳

橫海

明史列傳中與於平倭之役者，先後凡百四十餘人。而世獨多俞虛江戚南塘者，其故有三：一則倭寇之患，莫劇於二公之時；二公轉戰江浙閩粵諸省，東南倭患，賴以悉平，其功爲最著。二則其時之樞臣疆吏，貪黷無恥，顛倒功罪，牽制事機，在在足以使志士心寒，勇夫氣沮；而二公獨本於民族興亡之一念，不避艱危，不虞毀譽，鞠躬盡瘁，以底於成。三則二公生長將門，並通儒術；於戰陣之中，既操萬全之算，却敵之後，每爲悠久之謀，其言議著述，軼代長新。故二公之動名，既凌駕於一代；二公之事蹟，遂永式於千秋。及今而網漏吞舟，勢危累卵；吾人追懷風烈，何以對越在天？是用稍廣前史，綜二公之生平，足以廉頑立懦禦侮成城者，合著於編，以供邦人之省覽焉。



俞大猷，字志輔。父原瓚，世泉州百戶。大猷少好讀書，受易於王宜林福，得蔡清之傳；又聞趙本學以易推行兵家奇正虛實之權，復從受其業；嘗謂：「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可使合爲一人也。」已又從李良欽學荆楚長劍，本學見而謂之曰：「若知敵一人之法矣，詎知敵百萬人之法，本於是乎？」大猷退而思，思而學，學而又思，始悟天下之理，本於約者未嘗不散於繁，散於繁者，未嘗不原於約。復因以白於本學，本學曰：「得之矣！」故大猷之學，實最得力於所稱虛舟趙先生者也。

父歿，嗣世職。尋舉嘉靖十四年武會試，除千戶，守禦金門；軍民囂訟，難治，大猷導以禮讓，俗爲之改。海寇頻發，上書監司陳某論用兵有二弊二便，陳怒曰：「小校安得

上書？」杖之，并奪其職。兵部尚書毛伯溫征安南，復上書



陳方略，請從軍，伯溫奇之；會兵罷，不果用。二十一年，俺答寇山西，詔天下舉勇士，大猷因自薦，伯溫爲送之。宣大總督崔鵬所：與論兵事，屢折鵬，鵬謝曰：「吾不當以武人待子！」下堂禮之，驚一軍；然亦不能用，大猷辭歸。

會海賊康老等橫行汀漳間，伯溫始起用爲守備。大猷之任，部曲數百人，率招募新集，訓練不夙；大猷結之以誠，教之以義，航海索賊，以身先之；遂爭効死力，大破康老於玄鍾所，獲舟六十艘，俘斬三百餘人，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世以爲難能。而靖廉不擾，所至尤德之。晉江王慎中，爲作海上平寇記，紀其功。大猷暇則於武平橋「立馬讀易軒」，與諸生爲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劍；被服進趨，溫慈如儒生。

大猷旋以功，擢署都指揮僉事，僉責廣東都司。新興恩平蠻峒屢叛，大猷乃親詣諸峒，威其不服，撫其善良，二邑賴以甯。二十八年，倭事日急，朝命御史朱執視福建，薦爲備倭都指揮；會安南入寇，嶺海騷動，廣東總督歐陽必進奏留之，而屬以征討。大猷進軍欽廉，禽斬略盡，窮追至海東雲屯，事平；嚴嵩抑其功，不敘，但賞銀五十兩而已。時朱執爲奸黨所構，恚而自殺，備倭之計，亦不行也。是年，瓊崖諸黎共反，朝議於其地設參將，卽以大猷任之。大猷

初與廣西副將沈希儀協軍進剿，斬獲累萬；繼謂：「黎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是宜建設城市，用漢法雜治之。」乃單騎入峒，與黎定要約，海南遂安。

大猷是時，數與大吏論選將練兵之宜。其論選將曰：「人才在天地間，苟愛惜之，培養之，則雖中人之材，可以立上智之功；或求備而沒責之，雖上智之士，亦將俯首帖耳，手足無所措」又曰：「堂下有至者，不問爲官爲士爲布衣，卽以客禮迎而置之幕下；與之同居處而忘其勢分，同出入而略其形迹；有時則並飲至醉，有時而劇戲至雪，有時而論古今人才得失，有時談天下形勢虛實；或研究經傳以探其蘊藉之精，或稽察行誼以觀其學術之正，或論蒼生疾苦以觀其測隱之形，或論社稷安危以視其担当之重；率然而辨以暗昧之獄，觀其獨斷之決何如也，忽然而施以斥辱之威，觀其無懼之色何如也；以此論辨，經旬越月，則其人之智愚賢否，銖銖兩兩，皆了然在吾權衡之下矣」。

自朱執冤死，海禁弛；奸人汪直，糾倭橫海上。三十一年，大擾浙東，詔移山東巡撫王忬提督福浙軍務，移大猷甯台諸郡參將。忬先至，亟遣使從瓊崖速大猷；大猷至，卽圖上方略，謂：「倭奴入寇，由海岸登劫者，其慮小；由河

港深入者，其患大；防禦之法，在握其機。又當盛備船隻器械，兵長船夫，皆素練習；定勝算於未戰之先，使聞風而不敢至。既至之賊，則當以福建樓船入海擊之，扞善之，大調福建舟師，分佈諸嶼島，而寄大猷爲心膂；連破賊於溫州昌國衛諸處，追擊入海，俘斬數千，又邀擊自松陽流徒之賊，焚其舟五十餘。

翌年，汪直結犛普陀諸山，時出近洋襲官軍；忮命大猷帥銳兵搗其巢，參將湯克寬以巨艘佐之。徑趨其犛，縱火焚之，賊倉皇覓餘腥遁，追擊大破之，禽斬三百餘，焚溺死者無算。值颶風發，兵亂，汪直乘間率衆逸去。大猷舟且壞，克寬急，要之叩祈海神，以數十牛羊豕爲禱；大猷乃禱以牛一羊一豕一；克寬曰：「何不多許？」大猷曰：「吾貧無以爲答也」。須臾，風益猛，諸軍號泣震天；大猷笑曰：「何其快也」！克寬恚之曰：「公此以爲快，則當快活時將謂何？」大猷曰：「等快活耳！今日卽與諸君同投大海，齊了業緣，豈不快哉？」頃之，風息；克寬曰：「若何乃爾？」大猷曰：「某平生心腸快活，不識有愁苦事也！」

賊旣創敗，於是移舟而北，由河港深入，犯蘇松郡，屯據柘林爲巢，四出抄掠，連年不可下。三十三年，南京兵部

尙書張經總督沿海軍務，徵調旁午，大猷應調至，遇倭於吳淞所，敗之。明年，詔陞南直副總兵，提督金山，甫至數日，兵不滿三百，張經趣之出戰；大猷曰：「各巢之賊，不下二萬，必有強兵十萬，圍而攻之，方可取萬全之勝；若由今之兵，是猶以肉投虎也。」不赴；經大怒；大猷曰：「某可殺，豈可使擊不勝哉！」乃整擱河船，四傍遮板藏蔽兵稍，周行河湖，迎賊之來，尾賊之去。經則日選將練兵，爲搗巢計。

會嚴嵩義兒侍郎趙文華以祭海至，索經賄白金二萬，不得；乃批格其所爲，屢趣進兵；經守便宜不聽，則連疏劾經以閩人避賊仇；帝怒，命逮經。未至；永順保靖土兵稍集，倭自柘林犯嘉興，經分遣大猷及參將虞鏗湯克寬統諸兵，水陸攻之；大猷督永順兵，與鏗、克寬相犄角，邀擊賊於王江涇，大敗之。斬首二千級，溺死者稱是，餘衆奔柘林，縱火焚其巢，駕舟二百艘出海遁，自軍興以來，稱戰功第一。捷聞，文華攘爲己功；仍速經論死；大猷憤，代經子作辨冤疏，爭之不得；大猷功亦不敘，且坐金山失律，謫充爲事官。

柘林倭雖敗，而新倭三十餘艘繼至，突青村所，合未盡餘倭，由崑山入屯蘇州陸涇壩；北掠澹墅，南掠橫塘，延蔓

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大猷乃與副使任環等遮擊，連敗之；焚舟五十餘，斬首千級。餘倭三百人登岸走，據華亭陶宅鎮；趙文華急要功，大集浙直兵，與浙江巡撫胡宗憲親將擊之，敗績。文華氣奪，倭勢益熾；有龍柘林失風舟九艘，復據川沙窪爲巢，糾合至四十餘艘，勢猶未已。文華委罪應天巡撫曹邦輔，邦輔則委罪大猷；初，大猷嘗論柘林用兵事有十難，人或持以告次輔徐階，嚴嵩聞之，怪其不關白已也，啣之，至是，欲逮大猷。廷臣或爭之曰：「大猷一身，豈能在海又在陸哉？」不得；則曰：「大猷自爲將，所將兵俱漳人，今遽召之，漳人受其拊循久，必不安；不如先散漳人，而後可取也」。嵩然之；坐是，並革祖職，責取死罪招，立功自贖。

陶宅之倭，以官兵圍急，竄周浦，漸與川沙窪巢倭合；諸軍日夜伺擊之，乃焚巢載舟出海。大猷偕副使王崇古入洋追之，及於老鶴嘴，焚巨艦八，斬獲無算，餘倭奔上海浦東。時帝命內外公卿大臣台諫議平倭長策，章疏數十上，皆言東南之禍，非大猷無以已之者，三十五年，遂命爲浙直總兵官。而新倭續至，會浦東倭犯松江，大猷及僉事董邦政連敗之；詔還世廕。賊自黃浦圍通，大猷追擊，大破之，沈六

卜舟，俘斬千五百餘級；江南由是漸靖。

大猷乃移師入浙。浙自大猷去後，倭勢復熾，出沒浙西，徐海爲之魁，浙東者汪直爲之主。胡宗憲方計圍海，處之桐鄉沈莊，與要約，而令大猷急擊之。大猷乃從海鹽進攻沈莊，破之，又追擊於梁莊，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斬獲一千六百級，海倉皇溺水死，浙西倭悉平。敕功加都督僉事。而浙東倭之屯據舟山者，負險結紂未下，宗憲以屬大猷；會夜大雪，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敵，殺土官一人，諸軍益競進，焚其柵，賊盡殲焉。加大猷都督同知。時汪直方屯據日本之五島，僭號淨海王。

明年，直復糾倭三千餘人，入甯波岑港，大掠四境。宗憲議復日本貢市；大猷獨奮議謂：「太祖太宗知倭奴健悍，終爲後世患，故深拒其貢獻，嚴其通舶；今之來寇，是通之罪，非絕之罪也，誠能大治戰艦，賊來則擊，賊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之舊，否則東南之禍，無已期矣！且倭人僅一刀一扇，無他產，不若東南諸島真臘爪哇，猶有椒木奇貨足資中國之用也；祖宗絕之不得，忍復開之乎？」

及宗憲誘直下獄，其黨毛海峯等復據舟山，阻岑港自守

。三十七年，大猷督兵討之；時戚繼光始爲參將，亦以兵來屬大猷。環攻之，未克；朝命趣之急，乃奪大猷繼光職，期一月內平賊。時宗憲利倭去，陰遣之；倭自岑港移柯梅，揚帆而南，流劫閩廣。御史李瑚，亟劾宗憲、瑚與大猷同鄉里，宗憲疑大猷漏言，遂委罪大猷邀擊不力以自掩。於是再奪大猷世廕，逮繫詔獄？同列多不平，而大猷素厚宗憲，就道無怨言；既而上疏自明，亦無一語訐宗憲；宗憲悔，爲致書嚴氏乞貸。廷臣重大猷者，亦謀贖金餽嚴氏爲脫罪，共得三千金；錦衣陸炳，陰出千金爲助，往說嚴氏父子。夜五鼓，炳抵嚴府中，叩關入，關人曰：「太尉！詣何早耶！太師，侍郎，當听正睡，非內旨無敢傳告者，太尉宜歸，且復來。」炳曰：「吾不睡數夜矣！齋宿焚香，既卜且筮，謂今早得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關人入者久之，世蕃乃出，搔睫欠伸而言曰：「姻長來何早耶？吾方睡耳！」炳曰：「炳不睡數夜矣！齋宿焚香，既卜且筮，謂今早得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世蕃曰：「爲誰？」炳曰：「俞大猷！」世蕃曰：「公何黨大猷耶？若徒負虛名，違制無功，輕蔑政府；厚交徐武英，而不及愚父子，何也？」炳曰：「大猷知罪矣！始白徐武英者，以武英松人，告以松事耳；今自知獲譴太師，

不可解，故陰有致於炳；炳敢請於太師，侍郎，以爲炳德也。」炳敢得帝寵信，嚴氏亦樂其與己同污也，世蕃心先許之；及嵩出，炳復與語如前，嵩亦大悅。炳出，疾呼：「俞帥人去謁侍郎！」世蕃已亦令往謝太尉也。大猷逮既至，法司避正堂出教云：「有敢索將官金錢者，配！」大猷囚首跣足，立獄門外，臺諫諸官，羣來唁之，且云：「將軍功高，明主所知，必從寬貸；即有不測，我臺官當不畏誅譴，爲上言之！」大猷以故得不死，發大同塞上立功。

大同巡撫李文進習大猷才，與籌軍事，乃造「獨輪車」，「拒敵馬」，立「大同鎮兵車操法」；以爲：西北用兵，步不如馬，馬不如車；教兵之法，練膽爲先，練膽之法，習藝爲先，藝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兵強則不貴其多；隄虜之來，常數十萬，不得如其數以當之，則據山險以邀之，或乘情歸以擊之，或昏夜以攪擾之，或列車以阻之，而後從而衝之，則未有不破者。嘗以車百輛，步騎三千，大破俺答於銀安堡。文進因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京營有兵車，自此始。累功，詔還世廕；許除罪錄用。

時戚繼光嘗寄書大猷，大猷即報以書，其略云：「把玩教音，文章道義，當於古人中求之，若夫今世，某足跡已遍

屢平九域，豈有如執事者哉？吾黨有人，斯道不孤；昔人喜而不寐之言，信有徵乎！某近閱三鎮舊志，見漢唐以來，守邊諸將，勳業最著者，所施爲亦不過如彼；於中欲求其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如古之方叔吉甫者，亦難也，而皆足於擅千古之名。故大丈夫生世，欲與一代豪傑爭品色，宜安於東南；欲與千古之豪傑爭品色，宜在於西北。但未知天竟何如，命竟何如，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天於一代豪傑，果不虛生，則某與公輩得盡管以盡其搏噬之能，新此乾坤，以報明主；傳之千古，使讀史者增一快談，然後私心始慰。此則區區今日濡滯三宿之本心，時人所未知者，謹以布之執事！某今歲在此，獲功三次，督撫薦章十有二，尙爾淹抑；自謂此一副肝腸，直是鐵做，至今不肯灰墜，但未知將來如何耳？天既生僕而又生公，爲社稷也；惟努力自愛，皓首爲期！

會鎮寧有警，川湖總督黃光昇薦大猷，即用爲鎮寧參將。四十年，移鎮南贛，協剿廣東饒平山賊張璉蕭雪峯，平之，擢副總兵，協守南贛汀漳惠潮諸郡。

四十二年，福建新倭合舊倭，再陷壽甯政和甯德等縣，乘勢直撲興化府城，圍之匝月。巡撫游震得告急，詔擢大猷爲福建總兵官，戚繼光副之，與廣東都督劉顯同赴援。顯軍

先至，不及戰；而府城已陷，入據爲巢。乃詔起了憂參政譚綸代游震得爲福建巡撫，督諸兵擊賊。大猷始至，不主速戰，作滅倭議謂：「若追城而攻之，不若列營以困之」。而別爲書自浙速繼光云：「猷與賊對壘，不肯輕戰，專候公大兵至，併力收功，世人皆以猷爲怯爲迂，唯謂二華及公能識猷心！賊在數日欲遁，願公速至！人皆以公爲遲，亦惟二華及猷能知公心也！」繼光至，賊棄城圍出海，屯據平海衛，綸乃令大猷將右軍，合擊大破之。殺功，以後繼光，但資銀幣；綸乃貽書慰之云：「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實必罰，公不如威；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如于忠愍；可以託孤寄命，當今之世，舍公其誰也！」

事平，還鎮南贛。明年，改廣東。時閩倭之逸出者，移巢潮州，漸聚至二萬；與大盜吳平相犄角；復糾諸賊伍端溫七藍松山，葉丹樓輩，日掠惠潮間。惠州參將謝敷與端七戰，失利，乃以俞家軍至恐之，端乃驅諸會以歸。無何，大猷果至，七被禽，端自縛，乞殺倭自効；大猷使先驅，官軍繼之，圍倭鄒塘；一日夜克三巢，焚斬四百有奇。又大破之於海豐，倭悉奔崎沙甲子諸嶼，奪漁舟入海，舟多沒於風，

賊者二千餘人，還保海豐金錫都。大猷圍之，兩月，賊食盡，欲走，副將湯克寬設伏邀之，手斬其梟將三人，參將王詔等繼至，賊遂大潰。乃移師潮州，以次降藍松山葉丹樓；遂使招降吳平，居之梅嶺。未幾，平復叛，造戰艦數百，聚衆萬餘，築三城守之，行劫濱海諸郡縣；大猷飭書繼光，密計誅平。四十四年，繼光如期將陸兵至，襲平，平遁，保南澳，大猷將水兵夾擊，大破之；平僅以身免，奔據饒平鳳凰山。繼光留南澳；大猷部將湯克寬李超等追擊不利，平遂掠民舟入海。大猷坐是被劾奪職；而倭奴亦自是技窮，不敢復犯矣。

山賊李亞元等，別起河源翁源間，勢尤猖獗，總督吳桂芳留大猷討之；大猷親搗其巢，生擒亞元，俘斬一萬四百，奪還被掠男婦八萬餘人；乃還大猷原職，使鎮廣西，予平蠻將軍印。廣西古田獮酋爲亂，劫庫殺官，積年不能平；巡撫殷正茂徵兵十四萬，以屬大猷。大猷先計後戰，連下數十峒，禽其酋，斬獲八千四百有奇；錄功，進大猷世廕爲指揮僉事。

隆慶元年，伍端死，其黨復叛；姪戶曾一本，亦以吳平餘黨爲亂閩廣間；詔大猷督廣東兵協討。大猷率總兵劉顯李錦郭成輩，馳驅二年，始相繼滅滅；大猷自爲洗海近事以

紀之。累功，進右都督。會爲巡按李良臣所劾，降都督僉事，爲福建總兵官。萬曆元年，海寇突閩峽澳，坐失利奪職；再起後府俞書，領軍營訓練，而大猷年已七十矣。屢疏乞休致，不許；六年，計奉職四十七載，身經百戰，斬賊二萬五千，兵部上其請，予告歸。尋卒，贈左都督，諡武襄。武平崖州饒平，皆爲祠祀之。

遺書：有正氣堂集二十六卷，劍經一卷，洗海近事二卷，鎮剿古田事宜一卷，戰車近議一卷，並行於世。明史藝文志，著其師趙本學韜鈴內篇一卷，大猷韜鈴續篇一卷，未傳。

大猷忠誠許國，視死如歸；而用兵獨持重不輕戰，故所在有功。其言學，篤信宋儒，開佛老；其爲文，無吁愁蹙蹙之聲；其行己，直截易簡，灑落快闊，不爲町畦畔岸，而絕無跣弛懈慢之容；其待人，功則歸之，過則受之，卑己而尊人，有容而善忍；其御下，廉而有恩，能得其死力；亦並爲其時所稱重。獨不善滑刺，慍於羣小；屢被遷謫；位不滿才。而其時之賢士大夫，多與之友善，卒賴以周全。自識戚繼光，尤深相期許，交誼亦特厚；其在車營貽繼光書，有云：「使千古之下，同志之士，知聖世有我二人；又使我二人交

誼，自管鮑之後，乃一再見；豈不快哉！」又云：「竊慨友誼之重，惟稱管鮑，悠悠千古，二人之外，何寥寥乎？戚俞之交，世人皆知，孰能爲記以傳千古乎？」

黃 黃 黃 黃

戚繼光，字元敬。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甯都司，入爲神機坐營，有操行。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中，嗣職。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備倭山東。

自市舶失政，海埂奸商，糾倭入寇；其患遂盡移於東南；而浙東諸郡，尤首當其衝。俞大猷爲甯台諸郡參將時，連破倭於溫州，昌國衛，普陀山，勢稍戢；既而大猷改官南直。逾年，乃移繼光僉浙江都司，充參將，分守甯紹台三郡。繼光至，見衛所兵不習戰，請從容創練營伍，然後用之；而時多浮議，未成。三十七年，隸大猷，會剿岑港之倭；無功，坐同免官，戴罪辦賊。賊旋遁走柯梅，大猷被逮；給事中羅嘉賓等，並劾繼光通番，方按問；會以論平汪直功，除罪復職；三十八年，改守台金嚴三郡。

時朝議練鄉兵禦賊；繼光始自挑選義烏民壯三千人，別爲營伍；而自專教練，期以三年。既得請，則嚴其禁令，勤

其操演；諸凡長短兵之擊刺，水陸戰之便宜，無一不習，獨於平時官府所用之花鎗花棍，深惡而痛絕之；又因山澤地形，自創「鴛鴦」「三才」諸陣法；一切戰艦火器器械，悉以己意精求而更置之。未久，卽成精銳；義烏兵由是名聞天下，號「戚家軍」。而繼光猶自以爲浙江民兵，如得其人而教練焉，義烏不及處州也。

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頭；繼光急趨甯海，扼桃渚，敗之龍山，追至雁門嶺。賊遁去，乘虛襲台州；繼光手殲其魁，殘餘賊瓜陵江，盡死。而圻頭倭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又與海道副使譚綸，共破之葛埠南灣。先後九戰皆捷，俘賊一千有奇，焚溺死者無算。而每戰，無逾一時，每勝皆全師而還，尤爲平倭諸役所未有。會總兵盧鑑，參將牛天錫，又破賊於甯波溫州；浙東之倭悉平；總督胡宗憲以聞，帝悅；論功，進繼光秩三等。

明年，閩廣山賊流入江西；宗憲檄繼光援擊，破之上坊巢；賊奔建甯，繼光還浙江。

會倭大舉犯福建；自溫州來者，合福甯連江諸倭，攻陷壽甯政和甯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玄鍾所；延見龍巖古田大田莆田之境。而甯德屢陷，距城十里

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逾年。其新至者，營牛田，而酋長營興化東南，互爲聲援。閩中連告急；宗憲復檄繼光剿之。時閩浙監司，均暢悉軍情，一畀繼光，繼光得以弛張自如。遂先擊橫嶼賊；人持草一束填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至福清，搗敗牛田賊，覆其巢。餘賊走興化，急追之；夜五鼓，抵賊柵，連克六營，斬首千數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絕。繼光乃旋師抵福清，遇倭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而總兵官劉顯亦屢破賊，閩宿寇殆盡。於是繼光至福州飲至，勒石平遠臺。

及繼光還浙後，新倭至者日益衆；復殘破城邑，進圍興化城。閩復乞援，詔發義烏兵一萬；擢繼光爲副總兵，將以往。時浙巡撫趙炳然與閩巡撫游震得意相左；繼光備極窘迫，未卽行。而倭圍城且匝月，卒給陷之，焚掠一空；初，倭之犯浙江也，破州縣衛所城以百數，然未有破府城者；至是，遠近震動。亟詔起譚綸爲福建巡撫，以代震得；趣繼光與總兵官俞大猷等協力擊賊。繼光練兵時，綸爲台州知府，故相得；大猷是時，亦自貽書速繼光。迨繼光得兵至，倭據城已二月，困不支；棄城圖出海，破平海衛，移據之。綸乃令

都督劉顯將左軍，大猷將右軍，而自與繼光將中軍；合攻賊於平海衛。繼光以中軍薄賊壘，先登；左右軍繼之，大破賊。斬首二千二百級，墮崖溺水死者無算，還被掠者三千人；綸上功，繼光首，顯大猷次之。福州以南，諸倭悉平；帝爲告謝郊廟，大行犒賚。繼光累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大猷還鐵南贖，卽用代爲總兵官。

繼光於浙誓師時，嘗召集士卒，口授以凱歌一章，使衆歌之，而節以鼓聲；一唱三和，聲震林木，同心起舞，抵掌達旦，遂浩然南征。其詞曰：「萬人一心兮，泰山可撼；惟忠與義兮，氣冲斗牛；主將親我兮，勝如父母；干犯軍法兮，身不自由；號令明兮賞問信，赴水火兮敢遲留？上報天子兮下救黔首，殺盡倭奴兮覓箇封侯！」至是，又以其間所歷之艱難，自爲閩海記以詳之；而系之以詩云：「十年荼毒悲閩徼，壬戌揚旌祀水涓；劍倚秋風平劇壘，帆懸漲海聚新夷！翻思往日同盟地，何似中流擊楫時；報國志酬民恨雪，艱虞此意更誰知？」

四十三年，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遊，三日；繼光擊敗之城下；又追敗之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多墮崖谷死。存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緣崖上



俘斬數百人；餘賊遂奪舟出海去。而新倭之自浙温州登岸者，復移犯福甯；繼光督參將李超等擊敗之，追至泉州永甯衛，斬賊三百有奇。餘衆流竄廣東，合廣東新倭，及大盜吳平徒黨，猖獗潮惠間。會俞大猷移鎮廣東，期繼光會師擊平；明年，乃率兵之廣東，與大猷夾擊吳平於南澳，大破之。遂留南澳，以次擊平餘孽之未下者。由是閩廣倭寇悉平；其後艇賊會一本黃朝秦梁本豪等，雖亦時引倭爲助，要不敢大爲患也。錄功，進右都督。

迨南寇略平，而邊患方起。隆慶元年，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擬用繼光，乃召爲神機營副將。移廣西巡撫譚綸總督遼薊保定軍務；綸因疏請，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爲三營，令總兵參遊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綸與繼光，事得專斷，勿使巡按巡關御史參與其間。疏上，廷臣多異議；時張居正當國，右之，卒從其請。二年，命繼光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繼光至鎮，首上疏言：「薊門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遙迤，絕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參遊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

寇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殲馬斃，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備曷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諸鎮入衛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爲噉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地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蒼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

，未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緩疣，臣安從展布？」章下，兵部言：「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乃命繼光爲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而浙兵仍不予調。繼光於是部勒卒伍，嚴定條約，一如浙東；又每聚諸將裨於一堂，登壇口語，開心見誠，反覆無慮數萬言，期矯邊兵積年之痼習。惟於陣法兵器，以南北異用，其制視浙東稍異。

未幾，韃靼寇入青山口，拒却之。繼光巡行塞上，見自嘉靖以來，邊牆雖修，而墩臺未建，乃議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圯，徒費無益；請跨騎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俱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強，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五年，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連接；詔進世廕，賚銀幣。繼光乃更

議，立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挽，戰則結方陣，而步馬卒處其中；蓋師俞大猷而損益之者也。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遇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鎗筴；寇奔，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九邊冠。

萬曆元年，韃靼糾朵顏入犯喜峯諸口；繼光連擊之，禽朵顏酋長禿。於是二寇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罪，獻還所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禿，許通貢如故。自是終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尋以守邊勞，進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久之，女真犯遼東，繼光急赴借遼東軍擊却之；錄功，加少保。時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遼東總兵官李成梁在；然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自後，成梁遂獨擅戰功。

十一年，張居正既歿，張四維爲首輔；繼光在鎮且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晏然；而給事中張鼎思乃言繼光不宜於北；四維遽改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強一赴；踰年，卽謝病；給事中張希泉等復劾之，竟罷還。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

遺書：有止堂集五卷，滿會嘗列爲禁書。練兵浙東時所著紀效新書十八卷，薊門時所著練兵實紀九卷，雜集六卷，後世談兵者，咸遵用焉。明史藝文志別著其將臣寶鑑一卷，今未傳。四庫存目有長子心鈐不分卷，武備新書十四卷則皆後人抄撮損改練兵二書，而僞題以新名者也。

自明祖設立衛所，養軍於屯；指揮以下，悉由世職。承平日久，武備不修；衛所積弱積輕，漸不知有戰陣。迨世穆朝，更世習於執符；偶被戎服，卽而頹如丹。而所屬士卒，日用花槍花棍，以爲官府供排場捕小賊；寇至，則別募民兵充戰守。邊徼將領，時或自蓄家丁，以救其急；亦徒避禍冒功，伺零竊級；每當大敵，輒望風縮首，無可如何。故繼光更歷南北，所至以練兵自任。

繼光練兵，雖南北異用，東伍不同，而皆首於選兵；既以周知其地方強弱直詐智愚之性習，而選其鄉野誠實耐苦者爲主。迨部勒既成，則教練之法，與革之宜，先後如出一軌。見於其練兵二書及其行事者，以今統之，其道有五：一曰革濫差，蘇勞役，以養士力；二曰，熟條約，辯常操，戒居常，嚴號令，信賞罰，以正士習；三曰，具節制，究誠弊，申連坐，以達士情；四曰，忘位分，同滋味，明恩威，恤

病傷，以得士心；五曰，精器械，勤習藝，以作士氣。中嘗以臨陣回顧，自斬其長子；故信賞必罰，尤爲諄諭所稱。繼光練兵既特精，而遇敵，復隨機應變，因地易形；故能電發飄舉，屢挫強寇。然亦賴其時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之商榷，有欲爲繼光難者，輒徒之去；諸督撫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咸與善，勳無掣肘，乃益發舒；故與俞大猷同爲名將，而名更出大猷上。

繼光又以兵者，器也；將者，制器者也。故在薊門時，並致意於練將，而於實紀著其法二十六事曰：「今後爲吾將者，須是看定兵馬真爲安國保民之物，事事報恩之本；無問文武分塗，展布難易，一心從保安民社上起念。推此而馴之，必以嚴節制爲務。欲嚴節制，必先明恩威。恩威明而教不行，士何由措？故先教士卒。教士之急，莫如正名分。然正名分，必自身率始。而習武藝，知兵法，身率之藝也，非本也；本不端，則萬目叢聳矣。必先辨古人而效法之；先勸職業，則效法有日進之益；先知謙德之利，則我爲官箴借，而人亦爲我惜之。但欲知義之所趨者，必先知害之所伏；於是而審功名之害。功名之害小，委靡之害大，故先審委靡之害。委靡自逢迎而生，故先審逢迎之害。逢迎之害，未若勝

人爲害足以取禍也，故先審勝人之害。勝人之害生於剛愎，故先審剛愎之害。大都諸偏之爲害，未有甚於欲之爲害也；而貨利聲色，尤害之大者。貨利尤可勉強，無如聲色易以惑人，故聲色先於貨利。能審害之所伏而不爲，須知大本大端之所先而定其趨。寬度量焉，德之次也，故先之以堅操守。操守勉乎外，無若先保好人以立其基。做好人而惕於憂禍，趨難定也，故先辨利害。利害莫大於死生，明死生，利害自辨。死生利害惟其昧於志向，故爲所奪；志向定，雖死生不足以移之，故曰先立志向。然志向先起之於心，故以正心術爲首。是故心術正，則志向自立而不忒。志向立，則死生自明而不畏。死生明而利害自辨。利害辨人品自好。做好人而未有不知堅操守者也。操守堅而狹隘者有之，故次之以寬度量。心廣體胖矣，而最難窒者慾也；慾莫如聲色與貨利，真能拔除難窒之欲，而尚德不可以不謹。剛愎害，勝人害，逢迎害，委靡害，功名害，皆以輕重大第而切磋琢磨之可也。夫惟諸害既去乎身，善美已歸諸己，於是而驕吝或生焉，非所以受益也，故尚謙虛之德焉。謙而無箴，其弊也弱，故次之以惜官箴，則謙不至於弱矣。勤職業者，官之箴也；辨效法者，官之箴也。官箴正矣，或於將之職未盡也；將以戡亂

爲務，戡亂有具，兵法爲要，武藝次之。治軍有方，名分爲切，教授次之。教授有術，故次之以恩威也，節制也。合而言之，無非以保民爲職，故終之以明保障。約之以一言曰，正心術而已矣！——蓋皆繼光所自身體而力行之者也。

繼光又曰「世之爲武夫者，積金帛，廣田宅，侈功名，保首領，與時遷移；今人謂之上智。竭心力，治職事，盡其在我，利鈍付人；時運不齊，爲國忘家，不能封侯，必期廟食；今人謂之下愚。謀不合。道不行，疲有限之精力，必欲維持職守於不可爲之中；陷罪在前，斧鉞不懼；今人謂之愚而又愚。吾將爲智乎？人欲之而吾心之智不欲也。吾將爲愚乎？吾心欲之而人不與也。必不得已，吾甯無違吾心！其爲愚乎，愚而又愚乎？宜號曰「愚愚子」。繼光既以愚愚子自號，故又名止止堂集之三卷爲愚愚稿。

吾述二公之事既竟，有由是而感發者三焉：一曰，我民族禦侮精神之不替也。自我祖軒轅氏立國於亞洲之東，唐虞夏商繼之，世修文德，恥言武功，干羽來格，以爲儀憲。厥後劉徹揚廣，雖代勤遠略，反見刺於當時，則以其大背於我歷祖之教也。揖讓衣冠，積爲文弱，我民族亦於用以不兢。

然至異族憑陵，厲牙欲噬；則我族中之健者，亦多能奮其武怒，以相周旋。及變深猶夏，神器已移；我族中克肖之子，亦終能濼蕩腫腥，以謀光復也。二公生當太祖廓清胡虜之後，夷夏之辨，尚有典型；受命安撫，亦同其職。然使微二公之奮起逐北，則我民族禦侮之精神，亦碌碌無可表見。故二公之在當日，實上繼太祖下啓李成梁袁崇煥，以綿延此御侮精神於不替者也。二曰，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勢也。政治之腐敗，兵備之廢弛，皆莫亟於二公之時。虛江事多掣肘，遷謫無常，甚至行賄以求全，而不餒其與千古豪傑爭品色之氣；南塘事雖少異，而衝卒疲儒，略似人形，以整軍旅，皆時人所謂必不可爲者，而公則別求其道以爲之。所謂：「此一副肝腸，直是鐵做，至今不肯灰墜」。「疲有限之精力，必欲維持職守於不可爲之中；陷罪在前，斧鉞不懼」。何其壯也

## 陸放翁之愛國思想

(茹)

！故二公卒能戡平倭難，固我邊陲，以終於有爲。則後之欲以一副眼淚哭天下事不可爲者，其殆未聞二公之救者乎？三曰，學問之效也，世以爲將者，皆武人也，搏擊而已，韜略而已；及述二公之所爲，及其所以成功者，則不專持於此也。蓋搏擊，韜略，能用以勝人，而不能用以勝己；能用以却敵，而不可必其忠義；能用以驅走天下豪傑入吾彀中，而不足以服匹夫匹婦之心。若二公者，並世稱名將，歷史爲完人；果何由以致此耶？一言以蔽之曰，學問之效而已！而所謂學問者，各有其道，吾人當於二公之書中求之也。嗚呼，二公往矣，國難方新！今日之倭夷，猶昔之倭夷也；今日之薊門，猶昔之薊門也；今日之山賊，猶昔之山賊也。吾人謳誦二公，將何以繼二公之志哉！

(完)

陸放翁夢遊華岳廟詩曰，「驛樹秋風急。關城暮角悲。平生忠憤意。來拜華山祠。」

及「皇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之詩。愛國精神，皆情見乎辭。



## 中華民族的潛勢力與今後之出路

壽昌

中華民族是一個謎！這個謎，弄得中外人士都瞠目結舌，不知所對了。我們看一看外人的漫畫，當象徵中國的時候，不是畫個碩大無比的巨人，就是畫個麻木不仁的動物，或是畫條虛無飄渺的大龍，此中的含義，一方面固表示藐視的意見，而他方面更顯出神祕的感覺。再看一看外人的論說，馬克斯 (Karl Marx) 對於中國歷久不變的社會，停滯不進的文化，覺得有無限的詫異，特別是『亞洲的生產』，實探討不出其停頓的原因來。奧本海末爾 (Oppenheimer) 能估定一切國家演進的方式，而對於中國，又不得不認為難以衡諸常態的例外。小泉八雲 (Lafcadio Hearn) 『在遠東的將來』

一文中，認為『要制服中國，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須費極大的代價』；因為中國是一個堅固的實體，潛伏着無限的抗拒力呀。百船羅素 (Bertrand Russell) 謂『中國實為一文化體，而非國家』；而在『中國的問題』一書中，對於中華民族的性格，有非常的讚美與嚴格的批評。迄東北事變發生以來，衆說紛紜，見仁見智，莫衷一是。總之，在這些毀譽參半的議論中，世人都已在那兒急切的問：中華民族將來究竟要怎樣？

反觀我國，從中朝天國，蠻夷戎狄諸小邦，何足道哉的時期起；一轉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時期；再轉為驚嘆西

洋學術科學的進步，本國實有望塵莫及之處的時期；三轉爲唾棄本國的一切，恨不得摧之，毀之，模倣外國的一切，又恨不得立刻變成外人的時期；迨至九一八以後，則呼天喊地，徬徨失措，以至轉入自信喪失淨盡的時期了。此中演變，閉關時代，極自大的能事。後此目視西洋兵甲砲艦的堅銳，以爲學得此套技巧，即可無敵於天下。待經過幾次戰爭，次次失敗，始恍然於兵器的不足恃，實有進一步推究學術源流的必要。惟當時對於本國學術尙認有其優點；迨後歷經變遷，對內則抹殺一切，對外則東抄西襲，循至畫虎不成反類狗的地步，僅學皮毛，無裨實際。日禍一作，國魂飄搖欲墜，自信喪失，共信不立，對於民族國家的前途，兩皆茫然，現狀既不能保，更何論乎將來。總之，際此憂患頻仍，民生陷於泥犁，民族快要漸滅的時代，凡屬有血氣的青年，都在這裏急切的問：中華民族將來究竟要怎樣？

丁茲危局，外患加緊的侵逼，作四方的圍攻，其深刻的程度，實不容人有喘息的機會；內則天災人禍，循環無已的內戰，日摧殘民族的生命於無形。此種遭遇，確富有悲劇的意味。古猶太民族淪爲奴隸，激成卽山年祭的萬衆號哭，促使勇武的摩西之崛起；羅馬之滅迦太基，歷經三次戰爭，有

名將漢尼拔的忠勇抗戰；百年戰爭中的法國，女傑貞德一起號召，即逐出英軍於法境；十八世紀戰敗的普魯士，岌岌可危，始有非希特的「告德意志國民」的演講，開後日復興的先河。徵之往史，兩兵相遇，哀者必勝；憂患之來，足以興邦；中華民族將從茲復興了呢？抑中華民族不知自哀，而始待後人哀之了呢？

× × × × ×

我們論近取譬，觀乎嫩江，淞滬，長城諸戰役，兵農的努力，實爲中華民族的潛勢力的至善表現。十萬健兒，甘入炸彈如雨和硝煙成雲的火窟，拚血肉之軀，和重砲飛機作周旋，相與同化灰燼，視死如歸。其意志的懇摯，願力的宏偉，能不感泣鬼神，爭光日月！但是這些士兵固未受任何教育，而生計的困窮，也是共見共聞的事實。平日敝衣粗食，無怨無尤；一旦國家有事，絲毫沒有躊躇的顏色，誇張的行動，迎頭趕上去，殺身成仁，舍身取義。以如是單純粗鄙的士兵，能有這種堅貞的操守，皎然的氣節，作保種衛國的干城。這豈不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真種子，真力量！

再看農民，軍行所至，解衣推食，輓粟飛芻，犧牲求食，的田園，安居的廬舍，舉以爲國效力。其心意的純潔，志氣

的堅毅，能不令人肅然起敬，油然而生感！但是這些農民固未感國家的恩惠，反受種種租稅剝削壓迫的痛苦，而生活維艱，賴胼手胝足以克之。平日出入息，努力於生產工作；一旦淪為戰區，含辛茹苦，飲泣吞聲，各盡所能以報國，無虛飾，不畏怯。以如是孤陋寡聞的農民，具這種急公好義的心腸，表為保種衛國的行動。這又豈不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真種子，真力量！

中華民族的不亡，正賴有如許出生入死的健兒，無數艱危相扶的農民；而中華民族的復興，亦惟有從此處着手。前此所表現的許多血幕，即可窺見新中國的輪廓。我們對此赤血，惟有珍愛之，發揚之，藉以開民族自由獨立的鮮花。

雖然，區區一大刀豈真有制服坦克的功能，而赤手空拳的農民又豈真有回天的大力；所以能殺敵致果者，特其潛勢力的表現。請進而論潛勢力的本質：(一)簡單生活的強力。中國人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氣候中生活着。在冰天雪地的寒國，在毒日如焚的熱帶，在潮濕卑污瘟疫盛行的半開化地域，都印上他們的足跡。真有航海梯山，無遠不屆之概！他們在種種樣樣的領域中，不是坐享其成者；却是斬荆棘闢草萊

的開路先鋒。所以能成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先鋒隊，全在非常節儉的生活，耐苦的勞動力。吃穿住行是意想不到的簡單，西方的任何民族，沒有一個能在中國人生活的條件下生活；同時在他方面，動作的效率又發揮到最高限度，差不多在任何工業競爭中都能佔到勝利。

(二)渾樸淋漓的元氣。中國許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大衆，都是頂天立地，披星戴月，櫛風沐雨的人物，不溺於小利，不滯乎形跡，度着健康自然誠實的生活。遇事腳踏實地，踴躍直前，實具堅實崇闊的元氣，而無纖巧支離的弊端。彷彿天置身在戰場上，而臨陣歡欣鼓舞；宛如斯巴達戰士的臨敵，長歌奏樂一樣。捨棄奢侈和舒適，以求心理上的真快樂，設非有渾樸淋漓的大德，決不能在任何環境中有自適的能力，又決不能形成舉世無雙的同化量。

(三)保種愛鄉的本分。中華民族雖早脫却遊牧的習氣，而仍保守農業的傳襲，靠這千萬知足安樂的人民，維持綿延不斷的文化，此文化的真力量，就在久遠二字。中國自有史以來，一盛一衰，一治一亂的中間，幾次受外族的侵凌，却好像掠過幾陣微風一樣，平靜的大湖還依然如故，依然是永不變動的千萬知足安樂的人民。其所以致此的原動力，即係



種愛鄉的本分觀念；而具體的表現，厥爲祖先崇拜。（請讀者勿以詞害意，亦不可以普通的崇拜儀式來附會此四字。）一切活動，一切情緒，都有本分統轄着，家庭之愛固托根於這上面，而愛國之心也是植基於這上面的罷。

上述種種潛勢力，經過千萬的時代，千萬的人們，從生活潮流的最深處，分散，消滅，進化，創造，以至於今日。我們審察保有潛力最多的分子，非腐敗貪污的統治人物，浪漫懶惰的士族社會，自號摩登的智識階級，實爲勤苦質樸的無數兵農。而所謂兵者，乃農民的化身；故獨具真實力量者，確是林林總總的農民大衆，彼等將投入於未來的暴風雨中，永久不滅，永久活動下去，以至無窮無極！

X X X X X

敘述到此地，先得問一問：中華民族是不是適者？是不能生存？不能！以世界上的適者，反而不能生存，這豈不是一大矛盾。請注意這個大矛盾呀！

試觀中國人移植到南洋，歷慘淡的經營，南洋羣島就開發了。當北美合衆國創立之始，特別是加里佛尼亞一帶，華僑實有墾荒的首功。至於中南美，像墨西哥和古巴等國，多少的中國人正在那兒埋首於生存競爭的工作。在非洲，和毒

蛇猛獸作劇烈的鬥爭。有的繞道俄國，徒步前往法國，隻身孤影，萬里長征；有的在甲板上，餐風宿露，或在艙肚內，暗無天日，以赴歐洲。在蘇俄，紅軍中有許多中國的戰士，給予該國革命以莫大的助力；而工廠中也有不少中國的出類拔萃的勞動者。日本自翊是世界上最勤奮的民族，可究竟敵不過中華民族，遠的不必說，單就東北移民而論，日本政府提倡了多少年，費了多少錢，給予墾殖者以多少方便，但其結果，遠不及自動的無助的中國農民。他們無論到什麼地方，歷盡艱苦，受盡虐待，沒有得到政府的助力，又沒有誰來維護他們；僅靠赤手空拳，銅頭鐵臂，作不斷的努力，在世界上海散佈了些星羅棋布的成績，這可見中華民族的能力比之其他民族爲何如了。

又試觀在南洋羣島，多數的中國人却受制於少數的英荷人。只聽到安南緬甸在那兒抽人頭稅，壓迫華僑，而華僑無可奈何。朝鮮排華，墨西哥也排華，多少財產被摧毀，多少生命被殺戮，結果還是不了了之。美國一道移民律，給你個閉門羹，把中國人擋住了。而近鄰的日本，每年也不知要驅逐多少華僑出境。中國人到處被奴視，受壓迫，正好像中華民族從此不中用了，將沒落了。中國人確在東北一顯身手，

但是現在的東北又怎樣？我們閉目想一想：假使美國讓中國人自由移民，現在的美國是怎樣一個情形？假使南洋華僑沒有受到任何壓迫，南洋羣島的地圖又是怎樣一個顏色？可是鐵一般的事實擺在眼前，回答的是一個「不」字；我們否認不了這個「不」字。中華民族憑藉上述諸種潛勢力，造成一個罕有的地位。現在，正好像有一個黑影，掩蔽了這種潛勢力；也正好像有一個巨靈，迫逼着這種潛勢力。一度開天闢地的中華民族，勢不得不步步後退，而自己的國家呢，又是落得個國破山河在。我們是適者，而不能生存於現代的世界，則此種適者的能力必然有着缺陷了罷。

此中破綻，原因很多；其最重要者，厥有兩端：（一）個體力和組織力的對抗。中國人好比是一粒沙，個體是很堅固的，單槍匹馬的酣戰起來，確是勝人一等的；可是以個人去抗羣力，自然是抵擋不住了。近代西洋社會，從工業革命以後，逐漸富有機械性，即日趨於嚴密的組織；因為組織的擴張，勢不得不向外發展，便與遠東民族發生糾纏，而中華民族在這一點上，就相形見絀了。（二）自然力和科學力的對抗。中國人是知足的，一切習慣終是最忍耐，最經濟，最簡單，所以在自然環境中，就成爲生存的最適者。因爲中華民族

參透了宇宙的定律，便具有質樸和堅韌的自然力。反之，對於利用自然，控制自然方面，却差得太遠了。一個力能扛鼎的人，究竟是敵不過一架起重機器，而中華民族在這一點上，也就優勝劣敗了。總之，因爲這兩個關鍵的脫節，便形成適者不能生存的矛盾律，也就是中華民族的致命傷了。

× × × × ×

從上述看來，假使中華民族真是華而不實的，沒有一點生命力，沒有一些創造精神；那末，早就應該和希臘羅馬同歸於盡，也決不會蘇延到現在。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反之，假使中華民族真是完滿無缺，十全十美的，沒有失墮變動不居的宇宙觀，自強不息的人生觀，始終是結實硬朗的；那末，自然發榮滋長，也決不會破落屈辱到如今的地步。這也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在這一正一反的交織中，晦蒙否塞太久了，突然從半空颯來九一八的暴風，震驚了一切，該是物極必反的預兆罷。

我們際此時會，不自卑，不自大，沉默地準備着未來的出路。第一，發揚中華民族本有的潛勢力。年來天災人禍，破壞農村至劇；而農民因之流離死亡者，不知凡幾，這實是一大損失。因爲中華民族中真實貯有無限潛力的，厥爲農民

；而真能作復興的原動力的，亦惟有農民。故繁榮農村，無論從抗日立場上講，或為國家百年大計着想，實屬必要。第二，團結龐大的人力以與科學聯姻。民族間的鬥爭，基於悟性，知力，忍耐力，和經濟量。中國的人力本屬驚人，如果運用科學的成就，則以節省的消耗，豈不成為不用資本的生產者。日本的生產力量已足以搖撼大英帝國的壁壘；而蘇俄的生產力量更成為世界的勁敵。但是中國的人力遠駕日本而上之，而無數人民又個個都是五年計劃的好身手。世上果有黃禍，這就是黃禍的真正所在。目下的中國真是背水之兵，

困獸之鬥，應該從絕處逢生，死裏求活了罷。中華民族過去有五千年的歷史，自然也有不可限量的未來，從前是不慌不忙的走來，現在要慌慌忙忙的走去了。

本年二月二十日，萊頓在巴黎和平協會中，作一驚人演說，有云：「……對中國龐大的人力，具有極深刻的印象。中國的前途，似包括於下列問題，即此種優良人類，以何種狀態，在何時期，和由何人發動，可予彼等以自覺的統一勢力。日內瓦乎？莫斯科乎？」抑中華民族自身乎？

### 湯燕孫之弘光出奔感懷

(小聲)

明湯燕孫，字元異，姑孰人，赭山懷古二首云：

赤鑄山頭鳥不飛。上皇曾此易青衣。無多侍從爭投甲。有限生靈但掩扉。五國城西邊月古。景陽樓下

暮鐘微。傷心莫唱淋鈴曲。未得生從蜀道歸。

淚逐天風向北揮。山僧指點舊重圍。翠華東駐泉偏咽。代馬南來艸不肥。野老久知今日事。先臣猶護

昔年非。延秋門外王孫老。司馬元戎首錦衣。

二詩於乙酉五月十一日弘光出奔事，極切哀婉悽惻，使人不忍卒讀，不減梅村之哀豔矣。



## 中國民族復興之社會學底考察

陸舒農

### 引言

在探討中國民族復興運動這個問題之前，先得要知道什麼是維繫民族生命的要素，或是民族生存上必需的資糧，才能認識我們民族真實底病根所在；我們相信由於這樣的認識而下的答案，或許會比較的合乎實際的需要。

民族是一羣經營共同生活的人類集團，關於它的起源，本質，和形成的過程，這裏暫且不用去加以研究，我們祇要說明一個獨立的民族所以能和其他不同的民族同時競存於世界的原理，已夠瞭解中國民族近百年來日趨衰頹的真因。

### 一 維繫民族生命的資糧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民族，無論它的構成因素是屬於種族

的，地理的，或是宗教的，甚至有些由於外力的壓迫，可是既經形成了民族的集團形態以後，它必然會根據他們共同生活的經驗和相互交通的獲得，加以裁剪而團捏成一個異乎其他民族的文化，以為自己民族份子行爲的模式。如語言，文字，習俗，傳說，以及各種社會的制度，都是一個民族為適應它們各自的環境特性所獲得的晶體。麥獨孤(William McDougall)對於民族文化的形成，更有簡明的解釋，他說：「每一民族從它的共同資料中，選擇那些最適宜它的份子的東西，加以改變，使更能適合於他自己的本質。所以文化——民族的傳說制度的總和——是生長在一個環境之中，由環境時常供給它以材料，不斷地陶冶它，因為這個原則的作用，凡民族之享有長時期的發展而沒有中斷者，所產生的傳說制度，必與它的本來環境的特性相適應。」就是說：每個民族

，必須具備着它們自己的文化特徵，才能構成特殊羣的生活方式，適應他們各自的環境特性，使民族生命得以永遠的持續和發展。所以民族文化之成爲民族獨立生存上的主要原素，當然是一件無可疑義的事實。不過民族文化既是民族環境的產物，環境是不斷地在變遷的，因此民族文化的內容，自然也要跟着它向前演進，在這個演進的過程裏，便發生一個文化選擇的問題。就是文化的本質，如果太於定型化了，固然會增加文化進化上的阻力，而趨於頹廢衰老，使民族生活感受環境壓迫的痛苦，漸至於自然淘汰的境地；可是文化的本質過於易變性了，對於自己舊有的文化，當然缺乏濃厚的興趣和留戀的觀念，往往於不知不覺間消失了它自己的文化特性，很容易被文化較強的其他民族所同化而失去獨立自尊的地位，甚至被人所滅亡。我們知道文化材料之來源，雖然未必盡是直接取之於自己的民族經驗，也可以從各種不同的民族文化裏轉輾假借而來，可是它必須要有一個限制，就有外來的文化，如果不能適合自己的文化特徵，一定要遭受排斥；因爲吸收外來的文化，是以滿足自族生活上的需要，或是文化上某種缺憾的補充，它祇是達到這一個目的的手段，不是文化進化的目的。換句話說：文化的本質，因爲有了可

變性，所以文化才會進化，可是每一個民族文化中，往往有一個足以表示民族特性的象徵，做了一切文化的核心，這個核心是絕對的不容變更，否則，民族的團結力必然十分渙散的，這是一個最普遍的民族現象，就是社會學家所稱爲文化的模型。高登衛 (Goldschmidt) 以爲文化模型就是民族文化的本體或精神，或是其他文化之一方面，由此產生一切新的文化，並吸收外來文化融化其中。不過文化模型之所以被視爲民族文化之本體，而成爲定型性的緣故，實在是基於另外一個民族主觀的精神因素；這個因素的形成，由於民族文化給與民族份子生活上一個極深遠的印象，並且以傳說和教育的方法，把這些印象傳遞給他們的子孫，因此民族份子對於民族所產生的事物，很自然地發生一種愛護的觀念和對於它的成就的自負心理，明顯的暴露出一種自別於其他民族的情緒。由於這些情緒的作用，不但對於自己文化構成一種保守和服從的信念，而且自己覺得負有一個必須替它發揚光大的義務。約瑟 (Bernard Joseph) 認爲這個民族的精神現象，就是搏合民族力量的基礎，尤其當一個民族爲外族所壓迫和仇視的時候，民族份子之所以熱血沸騰，急起以應者，就因爲這種情緒已經深印五內之故。所以民族文化模型的確立，是

維繫民族生命的第一個要素，而維護這個模型所產生的民族精神，便是保持民族生命的第二個要素。或者可以說，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上必要的客觀的資糧，民族精神便是民族生存上必要的主觀的資糧，更因為民族有了文化的生活，才會產生民族的精神，而民族精神的發揚，民族文化才有合理的進化，所以兩者間是互為條件的，缺乏了任何一面，決不能成爲一個獨立自尊的民族和其他較強的民族同時競存於世界。好像日本的民族文化，早年是取之於中國的文化，維新以後，復極力吸收歐美的文化，但是它並沒有同化於中國或是歐美的文化，而自成一爲東洋文化的體系，就是因為它們能夠保持「大和魂」的民族精神。我們同樣可以看出德意志，盎格魯撒克遜，和拉丁民族的不同成就，很明顯的因為它們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的精神。

## 二 民族精神消長之社會的成因

在交通並不十分發達，或和異族文化的接觸機會稀少的民族，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往往不能分得清楚的。因為從社會學的觀點，知道社會間的任何現象，都是互為條件的，而非各自獨立之實體。文化進化中的發明和創造，似乎是偶然

的發現，在本質上，不過是一種幾個現存觀念之創造的綜合，所以每一種發明或創造，都包含着多少固有文化的因子，或是民族的遺業。譬如火車的發明，必須先有蒸汽原理之確立，以及人類運用車輪的智識之獲得，其次，又須社會的環境確有長途交通之需要，否則，火車雖然發明，還是爲社會所排斥。達爾德(Farley)歸納發明之起源必須有這三種影響：第一，個人把過去的觀念重新綜合，這種綜合就是發明。第二，社會內發明能力之疊積。第三，社會有適於表現發明能力的環境。所以文化進化的過程中，自身已包含着一種選擇的素質，或者稱爲社會選擇的條件，一切新文化的創造，必然是以民族的成就做根據，即或偶然吸收若干外來的文化，決不能影響文化模型之變動。因此我們可以說：民族文化的內容，已經兼有一種民族精神的素質，不過在這個文化的環境中陶冶着的民族份子，却不能自覺其民族精神之存在。我們看文化較弱的民族用武力侵略文化較強的民族以後，結果侵略者往往反給被侵略者所無形同化的事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可是在世界交通工具極端發達的現在，各民族間因爲經濟和政治的關係日趨密切，文化單位，如生產的方式和工具，藝術和文學的創作，以及日常服用的習慣，因印刷

術的發達與運輸的簡捷，使民族與民族間的文化關係，因接觸的密切而起模倣的作用，因模倣而彼此相互吸引，因相互吸引而有一致的傾向。在這種情勢之下，民族的文化模型，因為它的文化單位間已失了平衡的狀態，很容易消失它的控制能力，如果再加以外來的文化強有力的或有組織的侵襲，民族文化便會整個的趨於崩潰，而影響民族生命的發展。這個現象，在民族的戰爭裏最為明顯，因為征服者一定以其自誇的文化精神，強制的傳給被征服的民族，或是消極的從事於戰敗國的文化破壞。於是國際戰爭的意義，除了一二野心家的窮兵黷武以外，便又產生一個新的文化鬥爭的內容。中世紀有名的十字軍的東征，便是很猛烈的宗教文化的爭鬥，此後歐洲各民族間又不斷地從事循環起伏的殺伐，與其說是民族間仇視心理的反映，毋甯說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表現；因為戰敗的民族，如果文化力量還沒有完全被消滅的話，往往由於外敵的壓迫，反而引起其民族的自覺，加以民族的先知先覺者的倡導，猛烈的燃燒起民族精神的火燄，喚起其民族意識，並為有組織的復仇雪恥的準備，於是又能發揮其民族的力量，而完成復興的工作，在另一方面，當然又因此而引起民族主義與反民族主義的戰爭的爆發。十九世紀歐洲

民族主義的運動，大半得力於先知先覺的倡導，如拜倫為希臘獨立而捨身，菲希特對於普魯士的貢獻，以及愛國志士如意大利的加里波的等，都是民族復興的先鋒。所以如果一個民族遭受外來的刺激而不發生一些反應，強有力的表示其民族的感覺，如負荷民族復興重任的先知先覺者的產生，以及狂熱的擁護其領袖而努力於復興事業的國民，就可以反證這個民族的文化，早已失去了固有的性能。因此我們可以說：民族精神的消長而不能獲得一個平衡的發展，便是國際政治紛爭的最大原因。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的結果，又一度的興起民族主義的狂潮，直到現在，戰敗國的德意志又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之下努力的抬起頭來了，未來的民族戰爭，當然又是不能避免的了。國際聯盟的存在，和關稅休戰與軍備減縮等國際會議的舉行，不過是粉飾太平的把戲，決不能說是世界主義的成就；同時統制政治或統制經濟，却漸漸推行於各個國家內政的改革，無論它的動機與方法，不能彼此盡同，而其最大目的，却沒有不是着眼在其民族自身利益的保持以維護民族生命的發展，決不是真的以繁榮世界為對象的。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鬥爭，最足以證明民族主義之時代的價值，我們知道馬克思共產主義及其運動，確已形成

一個新文化的潮流，因為在這個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時代，歐美資本主義的國家，已顯然走入沒落的途徑，無論國家財富的總量如何膨大，但以內在的矛盾不能獲得適當的解決，社會裏已潛伏着萬分的危機，共產主義便是這個空前大炸彈的導線。如果在這時候的國家政策沒有嚴厲的禁阻這個思想與行動的傳播和擴張，無疑地民族生命要受危害的。我們並不是說歐美社會已經具備着實行共產主義的一切條件，但是確有被他侵入的可能，因為上述的社會現象，如果施行適當的社會政策，這些問題並不是不能解決的，而在資本主義壓迫下的無產階級，因為生活上的逼迫，已無暇去判別它的內容是否適合他們的需要，却因為它是一個針對着資本主義復仇的口號，最易受其煽惑而自動。如果任其發展的話，雖然還是要受社會選擇的支配而歸於失敗，（如俄國革命後由共產制度而改行新經濟政策的事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是一經被它侵入，社會的一切組織和秩序，必然因蒙受猛烈的騷動和破壞而破產，至於無法收拾的境地，人類將因此感覺更大的痛苦，而且俄國共產黨操縱下的第三國際還抱有世界政治的野心。因此各國的嚴厲防止其發展，與其說是維持社會的安甯必要，毋寧說是共產主義的根本觀念與它們的民

族精神絕對不能並存的緣故。法西斯主義，就是跟着這一個事實的需要，而應運而生，以搶救這個正在汎濫的世界狂流。它不但在意大利已獲得成功，在復興中的德意志也正在發揮它的權威為民族獨立而奮鬥，就是美國羅斯福總統權力的擴張，也未嘗不是受着這個潮流的影響。不過法西斯的精神，惟其它是民族主義的產物，所以每一個國家所採取的組織，還是帶有自己民族文化的濃厚色彩，而未必盡是相同。記得莫索里尼曾經對訪問的記者答復世界法西斯運動的發展，他說僅僅以彼此的同情而止，而無發生關係之必要，就可以反證法西斯主義的最高原理，就是民族主義的原理，不過所採取的方法，僅在內政的運用上比較的激烈一些罷了。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明顯的概念：就是維護民族文化特性的民族精神，在常態的文化進化中，是潛伏在文化的本體中間，而不易為人所覺察，然而在民族的生存鬥爭趨於極端的今日，民族為求自己生存上的必要，非得把這個潛伏着的民族意識，由於強有力的宣傳和組織，以喚起其自覺的情緒不可；因為近世紀來交通發達的結果使各民族的文化單位漸趨一致，因而影響民族意識的模糊，如果不加以強力的統制，而先是靠着文化自己的選擇，民族的生命，無疑的



要遭受極大的危害。換句話說：世界主義的內容，必須以民族主義為基礎，才不會形成的變相的帝國主義，所以世界主義的理想實現，首先要要求民族主義的成功。

### 三 中國民族衰頹的真因

中國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佔有最光榮和燦爛的一頁，所以過去雖曾多少次受制於異族的武力侵略，結果都被我們文化的力量所征服，使其於不知不覺間為我們所同化，如南北朝時代，漢族被鮮卑等北方民族由黃河流域驅逐至長江流域，但漢族文化的勢力依然存在於北朝，而成為隋唐統一的基礎。因為異族自身文化很是幼稚，它們移居中國以後，都改用漢語漢文，隋唐以後，全都投入漢文化之熔爐中，而不能自覺尚有鮮卑民族觀念之存在。元時蒙古民族，建立了空前的盛大帝國，然欲使漢民族行使蒙文，終於不能生效。滿洲民族入據中國以後，雖然知道保存其自族文化的必要，防被漢族所同化，並強制漢民族順從滿洲之風俗，想藉此撲滅漢人的民族觀念。但是漢族政治勢力雖然衰落，而文化的勢力，却並不因此而稍遜。如強使漢人剃頭一事，滿清政府甚至以酷刑相迫，而漢人猶堅持反抗的態度，致造成不

少轟烈的事蹟，而歷史上有名的文字之獄，更是罄竹難書，同時滿人自己却於內外百官中參用滿漢人物，一面又極力獎勵中國學術，（四庫全書的纂修，就在它們最隆盛的乾隆時代）本想藉此收攬人心，而於不知不覺間已被漢族文化所同化，民國以後，雜居內地的旗人，大都冠以漢姓，而其風俗習慣，與漢族更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們現在稱為中國民族，實在於漢族之外，包含若干不同的民族，其維繫的力量，就是以漢族文化做了中心的緣故。然自近百年來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以後，為什麼我們民族的力量，一天天的衰頹下去，雖然軍事力量不能和它們抗爭，而文化的力量何以也不能照樣去征服他們？無疑地，現今的帝國主義者，決不是往昔專恃武力侵略的蒙古民族等可比，它們於銳利的武備以外，更有豐滿的近代文化，所以除了武力的壓迫，又繼之以無形的文化侵略；而最主要的問題，還在中國文化的自身已缺乏了應有的鬥爭能力，因此不能和西洋文化去抗衡。在前面已經講過，民族生存的基礎，是需要一個獨特而進步的文化，在過去的數千年中，因為世界交通的不甚發達，民族環境的變遷，並不十分顯著，又因為四圍的諸民族，都是崇尚武功，不修文治，常常被我們所同化，中國民族便缺乏了

刺激和觀摩的機會，民族精神便由誇大的心理而養成虛驕的習氣，又加以清代科舉制度的影響，文化自身於是失去進步的因素而滯留不進，漸漸地與進步中的環境，失了諧和的狀態，或是形成文化單位間的分化和衝突，社會生活便產生了內在的矛盾，表面上雖是日趨消沉，內心方面却充滿着一種壓抑之氣，到處隱藏着既不安之現象和社會騷動的危機。所以等到帝國主義者挾持其洋槍大炮的威力與中國通商以後，西洋文化也像怒潮般的不斷地侵入我們的國土，使中國社會的環境頓時起了一個突然的變動，於是固有的壓抑狀態，因為受了這個強烈的刺激而乘機爆發，使整個的民族文化立時失了調劑，於是缺乏控制社會的力量；另一方面，潛伏在民族文化本體中的民族精神，自然也隨着文化之崩壞而無形消失，西洋文化更得乘虛而入。好像過着禁慾生活的修道者，如果一天突然離開了他的修道的環境，而走入香豔肉感的場合，對於這個刺激自然不能不發生相當的反應，而且惟其過去是強制的過着禁慾的生活，所 只要稍一動心，更會變成一個常人所不能的縱慾主義者了。中國那時的情況，何嘗不是走入這樣一個極端的状态。雖然那時還有若干反抗帝國主義的思想與行動，如義和團事變的發生，可是這僅僅是一

個代表下層社會封建意識的反動，而一般所謂士大夫階級，沒有一個不是養成了一種媚外的心理，以為祇要什麼都能學外國人，國家便可以富強；一般社會方面，因為接觸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之大本營的租界，和遣送大批留學生的結果，也漸漸沉醉於西洋物質生活的享受，一反中國崇尚精神文明的傳統思想與習慣。總之在這一時候，實在是中國民族生命的絕續之交，即定有了強有力的政府，鼓勵國民的民族意識之覺醒，而加以慎密的組織，未始不能和帝國主義者爭求最後的勝利；可是滿洲政府委實太過腐敗了，它不但不能領導國民為民族的鬥爭，而且為民族復興的障礙。因此 總理領導下的中國革命運動，便一發而不可遏。所以中國革命是以民族主義為前導的，而民國成立以後，因為帝國主義的文化已征服了中國的民族意識，黨人竟齊口同聲的以為推翻滿清政府，革命已經成功，反帝空氣反因此格外的消沉，北洋政府而且依附了帝國主義的勢力來製造內戰。頻年內戰的結果，直接斷喪了中國民族極大的元氣，減損反帝的力量，間接給予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以從容擺佈的機會，使它在中國社會裏樹立了更深厚的基礎，中國的民族精神至此乃蕩然無存。我們祇要看都市裏的生活形態，在表面上寬闊的馬路，

高聳的洋樓，不能說是沒有進步，可是這些新文化的內容，與其說是吸收外來的文化的結果，毋寧說是已被他們所同化的象徵，因為在這些洋樓裏生活着的人，愈是我們民族中的優秀份子，愈是缺乏了民族文化的色彩。富麗的跳舞場，咖啡館，電影院，剩留了多少中國民族文化的模式，反之中國的酒樓，戲院，並不能夠找到些許外國人的足跡。不特這些物質享樂的生活是如此，就是一切藝術和文學的創作，社會交接的禮儀，飲食起居的習慣，以及種種倫理的思想與行為，什麼都能夠逼宵外人才算「摩登」，偶一提起中國固有的文化價值，便都冠以「落伍」之籠流名詞而鄙視之，尤其一般所謂「普羅」的作家，他們的立場與態度，簡直根本的表示着反民族主義的旗幟了。中國民族生命的資糧，既經貧乏到了這一個地步，所以自鴉片戰爭以來，祇有國恥紀念的數目的增加，而民族精神並不因此而有所發揚，而且還往下墮落。

總理覺察到我們民族滅亡的危機，所以於民國十三年澈底的改組本黨，明顯的揭示國人以提倡民族主義為復興民族的先驅，同時完成三民主義的演講，極力鼓吹恢復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不幸於總理逝世以後，其間雖曾完成北伐，統一中國的遺志，可是帝國主義的文化勢力，並沒有受着多少

的影響。而且本黨的同志，實際上也是帝國主義文化陶冶過的人，所以北伐成功以後，不期然的蹈了民元以後的覆轍，內戰頻起，中央政權，至今還沒有得到相當的鞏固。民族精神墮落到這一個境地，於是日帝主義者，便乘機引起中國民族空前的奇恥大辱的「九一八」事件的發生，在這種高壓之下，更產生了通常民族所不能有的不抵抗主義的出現，不能不說是中國民族文化崩潰的一個反映。尤其是「九一八」以後，民族團結的力量，並不像一般所預期的民族的國家一樣，因為外兵的侵入而燃燒起強烈的民族火燄，而呈現於我們面前的一切現象，沒有一件不是在「為虎作倀」；由此更引起一個病態的反動的民族情緒，幾乎要普遍在一般民間，就是大家對於亡國的慘象，絲毫沒有什麼恐懼的觀念的存在。

總之，中國民族到了今日分崩離析的狀態，根本上就因為民族文化模型之失墜，因此社會生活失掉了相互控制的重心。我們決不能怨天尤人，我們須得認清這一個共同的現象，然後可以知道民族復興問題的究竟。

#### 四 三民主義的時代精神

中國民族衰頹的根本原因，已如上面所述，是基於民族

文化整個的頹廢，而促進文化崩壞的力量，一方面是自缺身乏進步的因素，致與環境失了調劑，另一方面，又遭受西洋文化侵略的突擊，因而無抵抗的表示降服；同時因為文化的崩壞，而使寄托在文化本體內的民族精神也因此無形消失；民族精神消失的結果，文化模型更喪失其維護的力量而加速它的崩壞，反之西洋文化的侵略則同時反比例的加速進展了。中國民族的命運，就在這樣交互影響的狀態之下，而決定了重重國恥的產生。所以我們要復興中國民族，首先要恢復我們固有的文化精神，同時還需要迎合世界的潮流，吸收它們的精粹，團捏成一個適應目前環境的需要而且為我們所有的新的民族文化，一面使固有的民族特性得以保持，同時又充分的包含着進步的成份。我們相信有了這個依據固有的文化模型而產生的新文化，而且把它深入人心，做我們一切行為的模式，民族地位的恢復，無疑的只有時間的問題了。

前面已經講過，文化進化的過程中，原很需要外來文化的融合，但是因為我們固有文化的模型已失控制時代的力量，所以近數年來吸收來的文化，都不是切合民族新文化的實際需求，在政治方面，無論總統制或內閣制，在外國已獲得相當的成功，在中國施行却都歸於失敗。社會方面的思想更

是龐雜了，「五四」運動所產生的新文化，都可說是反民族的文化，如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社會思潮的輸入，（就是總理所指的世界主義，）竟能風靡於一時，甚至與中國民族思想絕端對立的「非孝」主義，居然也能博得若干思想界的注意和同情，足見中國思想界的紊亂已達極點。可是由於這些反動現象所給與社會的刺激，却反證了我們民族的先知先覺者的 總理偉大的創造的三民主義之時代的價值；因為祇有他才具備了指導民族復興運動所應有的素質，所以能夠博得廣大羣衆之同情與擁護，樹立了民族新文化的基礎。我們祇從 總理的「中國之革命」一文中，知道三民主義材料之來源，「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可見三民主義的內容，已包含着民族的成就和時代的潮流融合而成的文化進化中之創造與發明。而這些創造與發明的成就，又可以說明中國民族文化精神因外來的刺激而起了相當的反應，不能不說是民族存亡的一個轉機。

中國文化的特性，我們可以分做三方面來看：第一，對於民族的理想，從歷代被異族壓迫所生的復國運動中，知道是極端的王道主義者。歷代對外戰事之興起，純以達到自衛

的程度而止，以秦始皇的英武，于擊退匈奴後，並沒有蕩平漠北的企圖，反築長城以自保；漢武帝，昭帝，宣帝累世英主，擊敗匈奴，呼韓邪稱臣內徙後，而不移殖漢族，經略漢南漢北，收為中國所有，而任何匈奴復還故地，致貽後患。但後世史家對於秦漢武功，還以「弱兵驕武」「勞民傷財」而非議它。所以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版圖，不是漢民族的成就，而是蒙古族之元朝和通古斯族的清朝的功業。因為王道的內容，就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所以中國民族最反對帝國主義武力的殺伐與侵略。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便是繼續地要發揚這個民族的精神，它唯一的目的，是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對國內諸民族亦予以平等的權利，進而求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為要達到這一個目的，總理指示我們說：「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恢復民族的精神，「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又說：「我們舊有的道德應該恢復以外，還須把固有的智能，也應該恢復起來，」然後「去學歐美的長處。」近世以民族主義做復興運動而得到成功的，過去如意大利，土耳其，以及歐洲新興的國家等，近如德意志的復興運動，也不外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國人的工具；不過他們的民族主義，有些就是國家主義的變相，很容易流為帝國主義的可能，獨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思想，因為基於王道觀念而產生，所以決無流弊之可言。

總理就要以這個固有的民族文化的模型去喚起民族自覺的情緒，在生存競爭劇烈的現在，當然是我們民族復興唯一的前題。第二，對於政治的態度，雖然中國經過數千年的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可是在民族的文化裏早已深印着民權主義的思想。「易經」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就是說：天子受天命而為天子，直接受民意的監督，即間接受天意的制衡，如果天子而拂民意，就是逆天，天得視奪其資格而另委別人。至孟子而民權的思想格外明顯，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便根據這個固有的思想，參以世界各國民權運動的經驗，而創為權能分治的政治制度。政府方面於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以外，又以中國固有御史制度，將一般立法院中的彈劾權，獨立成一個監察權，同時又鑒於各國選舉制度的流弊，將中國固有之考試制度成為考試權和其他四權並立，構成一個最完美的五權憲法，使政府各盡其所能。民權方面，除選舉權外，又採取罷免，創制，複決三權而成為人民監督政府的四權。可是中國雖有民權的思想，還沒有試行民治制度的經驗，民元以後，施行議會政治的失敗，就是因為沒有顧到這個客觀條件的缺乏。所以總理更主張實行民權，尚須經過訓政的時期，訓練人民行使四權的知識和能力，然後真正的民權制度可以實現。第三，對於社會的思想，我們在禮運大同篇裏可以獲得人類理想的極則，它認為社會的進步，應該達到「……使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這一個階段，人類真正平等自由的社會才能實現。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便以這個理想爲基礎，同時鑒於世界各國工業革命以後所產生的社會病態，更爲防患未然的設施。所以總理對於流行的共產主義，雖然在原則上因爲「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而表示贊同，但是方法上却極力指斥其錯誤。首先反對他的唯物史觀而代以民生史觀，當然是受了中國民族崇尚精神文化的影響；尤其反對階級鬥爭的學說而主張社會經濟利益的調和一點上，最能夠表現中國民族固有的和平和禮義的精神，至於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方法，在資本主義還沒有達到成熟的中國，不但爲目前環境所需要，而且是消滅社會革命之痛苦的唯一方法。

三民主義內容的精深博大，當然不能在這樣簡短的敘述裏能夠發揮它的精義於萬一，不過我們至少可以獲得這樣的一個概念：就是三民主義確是包含着中國固有文化的特性，同時又不失爲一個時代的結晶，所以能成爲中國民族復興的基礎。但是北伐以後，爲什麼三民主義又漸漸被人所遺忘，甚至國民黨員也不一定都是誠意的信奉？這個現象，祇是說明帝國主義文化在中國社會的基礎的深厚，三民主義的宣傳

又不能深入人心的緣故，絕對不能影響其絲毫的時代精神和價值。

## 五 中國民族復興之路

我們已知道三民主義是復興中國民族唯一的文化基礎，可是它的力量的發揮，還須經過一個傳播的程序，使它能夠深入人心。總理告訴我們一種主義能夠爲一個強有力的行動的過程，就是「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所以信仰的獲得，才是由一種創造者的思想發爲大衆化的力量之橋樑。在常態的社會中，信仰的獲得，已如上面所講，原是由於社會選擇而來，一個舊的思想轉變到一個新的思想，或是一個舊文化的淘汰和新文化產生的時候，原沒有明顯的階段可以區分的。在我們目前的環境，舊文化已入於崩潰的狀態，外來文化大有喧賓奪主之概，所以三民主義的客觀條件雖已具備，然而要它深入人心，非有廣大的宣傳和強有力的政治力量以爲後盾不可。好像漢族固有的斜襟長袖的闊袍而改爲現今的長衫馬褂的過程，是滿清政府運用強制的力量才改變的，反之，今日長衫馬褂的裁製樣式，時時在那裏變遷，我們從這幾個月到那幾個月固然不能看出變遷的痕跡，如果把幾年前的舊衣服從新穿起來，那才覺得不合時宜了。因此我們在這時候如果要澈底改造中國的服制，就非得要

一個強制的力量不可。中央禁止奇異服裝的通令，因為沒有正確的涵義與強制的力量，所以通令等於具文，而奇異服裝却在層出不窮的產生着。由於這一個社會的意義，更加以法西斯運動的成功，給予我們以深刻的暗示，覺得要復興民族的文化，光靠平和的宣傳以求社會的選擇，還是不能成功的，非得於取得政權以後，運用其政治上之便利，為強有力的或強制性的教化不可，尤其在排除一切反動的思想而行爲的侵害，更顯得政治上由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徹底獨裁之需要。本黨統一中國以後，主義之推行，反而不如往昔之順利，就因為不能善用其獨裁的精神，以致國內思想至今不能統一，共產黨勢力的囂張，已給我們民族以重大的教訓。

事實上，總理根據他的革命經驗在建國大綱裏很明白指示我們於取得政權以後，必須要經過訓政的時期，這一個時期就是革命政府運用獨裁的精神，使民衆信從其主義的時期，它明白地規定每一地方取得自治的資格，必須「其人民會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實行革命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爲完全自治之縣。」（見建國大綱第八條）制定建國大綱宣言中，更詳細說明他的必要，因為「不經訓政時代，則大多數之人民，久經束縛，雖驟被解放，初不瞭知其活動之方式，非墨守其放棄責任之故習，即爲人利用，陷於反革命而不自知。」就是說：如果不經過訓政的工作

，雖有合乎民族需要的三民主義，還不能使它確爲人民行爲的模式，易爲龐雜的思想所引誘而功敗於成。所以 總理的建國大綱，可以說是中國的法西斯主義之理論與實際，祇因爲過去沒有嚴勵的實行，甚至有縮短訓政時期的反動現象發生，這是本黨自暴自棄的一個時代的反映。其次黨的組織精神，是民主集權的，所謂集權的意義，當然指在某一條件之下，中央是有獨裁的權能，以處理日常的事務。

因此我們要求得與中國民族，無疑地先要鞏固本黨的政權，尤其需要負有黨的使命的獨裁政府的實行，法西斯主義的精神與本黨民主集權的精神，在施行的原則上很有類似的地方，而現在社會上對於這個思想的傳佈，竟與共產主義同樣的視爲洪水猛獸，另一方面，又認爲是革命運用上空前的發現，這些矛盾的錯誤觀念之生產，不能不說是民族自信心失墜的象徵。所以我們要復興民族，就得打破這一個事事依賴別人的民族惰性，我們要大聲疾呼地喚醒大眾的迷夢，恢復我們自己民族的精神，發揚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集中中央的權力，用埋首苦幹的態度，排除一切由帝國主義文化侵略而來的足以危害民族生命之思想與行動，使三民主義確能成爲新民族文化建設的模型，做國人一切行動的重心，才是中國民族今後的真正出路；不然的話，比「九一八」事變千百倍嚴重的事實，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來，那時候的一切，無疑的祇有走到民族滅亡的死路。



## 清代民族思想之先導者

高良佐

夫清之興也，乘明末內亂之機，以異族人主中國；明之

遺民，抱國亡家破之痛，懷光復故鼎之志，或則文字鼓吹，或爲投袂舉義，故排滿之思想，光復之運動，前仆後起，再接再厲，終清之世，未嘗中輟，卒之得諸吾族者仍爲吾族所有，爲我國近世史之一大關鍵焉。究其致此之由，則以我之固有漢族本位思想，實爲其主要之原動力也。蓋種族之義，無待外證，曰華，曰夏，曰蠻夷戎狄，卽此種思想之表現。

南北朝時，南稱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蒙古勃興，稱漢人爲蠻子，漢人稱蒙古爲韃子，亦此種思想之表現也。而朱明太祖以吳元年傳檄中原，所謂：「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治」。民族觀念，尤表露殆盡。故滿洲以客帝臨朝，而漢人之種族思想，以積怨日深，表現益著，伏流奔奔，潛滅無定，至於清末，乃成波

瀾雄偉之壯觀，辛亥一役，告厥成功，非偶然也。

明末遺民，於清初倡導民族思想者，以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朱舜水，閻古古，賈島西輩爲最著。蓋諸氏當亡國之後，志存恢復，旣以運動失敗，乃復遜跡山林，從事著作，蠻夷猾夏之痛，反清復漢之義，皆藉以宣傳；有清一代，民族運動之綿延不絕者，卽以此也。茲略述諸氏之生平及思想如次：

### 一 顧亭林

顧亭林，名炎武，字甯人，學者稱亭林先生，江蘇崑山人。少年落落負大志，耿介絕俗，獨與同里歸莊善，共遊復社，一時有「歸奇顧怪」之目。順治二年，南都旣破，與歸莊及嘉定吳其沆共起兵，謀抗清師，事敗，其沆死之，炎武與



莊幸得免。母王氏避兵常熟，清兵既下常熟，不食而死，遺命炎武勿事二姓，故終身厲節勿失。明年，唐王於閩中以職

可知炎武志存匡復，蓋無一時之或渝焉。（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方郎召炎武，念母未葬，不果行。會有怨家陷之，乃微服作商賈，客游江浙間。復之金陵，屢哭於孝陵，居神烈山下，自署蔣山僧。比歸，有僕叛投里豪，欲上變告。炎武縛而沈諸水，僕墮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欲殺炎武，或爲之求解於兵備使者，事乃解。於是炎武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北走山東，聖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順治十五年徧遊北畿，入都，至薊州，歷遵化，玉田，抵永平，登孤竹山，謁夷齊廟。次年出山海關，歸至昌平，謁諸陵。由太原，入關中，至榆林，復聖田於雁門五台間，苦其地寒，經始粗具，付門人掌之。更南歸淮安，自山東入京師，復坐萊州黃培詩獄，馳赴聽勘，訟繫將半年，李因篤爲告急於有力者，得白，復如京師，六謁思陵。自是策馬往來諸邊塞，凡十餘年。康熙十六年，至陝之華陰，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他方所不及。而華陰鎗穀關河之口，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遂卜居焉。置田五十畝以自給，而東西開墾所入，則別儲之，以備有事。觀此

炎武講求經世之學，究心一代掌故，考制度得失，生民

利害，與前史旁推互證，而折其中於六經。游歷所至，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凡西北阨塞，東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檢勘。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指意，則馬上默誦諸經注疏，偶有遺亡，即又發書熟讀之。故所著皆不空言泥古，切實可行。嘗自述其思想與著書之由來曰：

「崇禎乙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此蓋其早年事也。入清以至於老，抱遺民之戚，時存恢復之念；其致用思想，尤始終不衰。且所至墾土地，置田產，輒小試其術，生平論文，亦一本此義，嘗謂：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

稽之言，勳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日知錄卷十九）

又嘗曰：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亭林文集與人書二十五）

由此可見其實用主義與救世之懷矣。又炎武究心音韻之學，以爲讀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其論音學之重要曰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尙書，而後人往往效之。然猶曰：『舊爲某，今改爲某』，則其本文猶在也。至於近日，鈔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隨徑改，不復言其舊爲某，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歎者也。」（音學五書答李子德書）

故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音學五書序）蓋欲復先秦之音韻，明遺經之訓詁，

亦隱寓民族自覺，反清復漢之微意也。

清廷初開明史館，熊賜履主館事，以書召炎武，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賜履懼而止。康熙十七年，朝議以纂修明史，特開博學鴻儒科，徵舉海內名儒，在朝諸人爭欲致之，炎武豫令門人之在京師者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諸人又欲特薦之，乃貽書學士葉方藹，謂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靡，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吾節，則吾未之聞矣」。《江藩漢學師承記》其耿介之志，危苦之情，於此可見，故蔚爲清初先導之大師，而其民族思想之播種，影響尤爲深遠。

## 二 黃梨洲

黃梨洲名宗羲，字太冲，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父尊素，明天啓間官御史，以抗直死魏闈之難。崇禎初，事白，宗羲入都，袖長錐擊殺父讎。明亡，清師至浙東，魯王監國，孫嘉績，熊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宗羲糾里

中子弟數百人從之，號「世忠營」。請以布衣參軍事，不許，授職方郎，尋改御史。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頒之浙東。江上軍潰，宗義走入四明山，結山寨自固。山民畏禍，突焚其寨。宗義歸，而跡捕之檄累下，奉母避居化安山中。順治六年聞魯王在海，乃赴之。時熊汝霖等已死，宗義失兵無援，與吳鍾巒坐舟中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歷而已。尋清廷下詔：凡前明遺民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宗義恐母罹罪，陳情魯王，變姓名歸。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州，復召宗義副馮京第乞師日本。不得請，宗義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乃回甬上。時浙中當事，得名籍與海上有涉者，即行剷除；宗義雖杜門息景，然位在列卿，而江湖俠士，多來投止。京第結寨杜壘，即宗義舊部。有上變告者，首列宗義名，捕者益急，宗義竄匿草莽，屢瀕於危。然猶挾帛書招蚤中鎮將，遣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其後海上傾覆，宗義無復望，乃奉母返故里，畢力於著述。（漢學師承記）

宗義欲以史事明治亂之源，故爲學亦多致用思想，其言

曰：

「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

，必兼讀史」（清史黃宗義傳）

蓋宗義史學家也，其生平爲文，皆爲晚明史料，如贛州失事，紹武爭立記，四明山寨紀，海外痛哭紀，日本乞師紀，舟山興廢，賜姓本末，思舊錄等，明季遺事，皆資考見焉。其言曰：

「余多敘事之文，嘗讀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事之缺文一也」。（南雷文定凡例）

可知宗義之致力史學，以眷懷故國之情，述前朝興替之蹟，固有難言之悲痛在焉。晚年著明夷待訪錄一書，論兵，論財，論取士。論田制，皆有特識，而原君原法二篇，尤其卓見。其原君篇曰：

「後之爲人君者，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爲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

孫，受享無窮。……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而小儒規規焉，以爲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民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

其原法篇曰：

「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卽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爲「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當異族專制淫威之下，爲此革命之論，非天下之大勇，焉敢出此？宗義誠不愧爲豪傑之士矣。故其思想，影響於後日之革命運動，尤爲深切。其自敘曰：

「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成庶幾焉。豈因夷之初且，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明夷待訪錄自敘〕

蓋以箕子自比，而待後世賢君之採擇，其用心可謂苦矣。自宗義以史學倡導，萬季野，全樹山輩，聞風興起，開清代史學之局面，馴至晚清未造，得以臚陳舊聞，提倡種族革命者，實宗義播種之功也。

### 三 王船山

王船山名夫之，字而農，湖南衡陽人。明亡，隱居於湘西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少負異才，逾冠，與兄介之同舉崇禎壬午鄉試。明年，張獻忠陷衡州，夫之走匿南嶽雙髻峯下，賊執其父以爲質，夫之自引刀刺其肢體，昇往易父，賊見其重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陷北京，莊烈帝殉社稷，夫之作悲憤詩，涕泣不食者數日。翌年，清兵下金陵，唐王稱號，使何騰蛟屯湖南，堵胤錫屯湖北，兩人不合，夫之憂之。順治三年至湘陰，上書於監軍章曠，請調和南北兩軍，防潰變。曠不能用，諸鎮卒奔覆。順治四年，清師下湖南。次年，夫之與友人管嗣裘，舉兵於

衡山，戰敗軍潰，由耒陽，永興，桂陽，郴州走桂林，遂至肇慶，復由流陽峽過清遠，仍還肇慶。是時桂王已建國於肇慶，瞿式耜特疏薦之，夫之以丁父憂，請終制。既服闋，即就起行人司行人，時國命所係，則瞿式耜與嚴起恆；然紀綱已大壞，朝端有吳黨蜀黨之分。桂王至梧州，內訌益熾。夫之三上疏劾吳黨王化澄，化澄患怒，必欲殺夫之，會有降帥高必正者救之，得免。返桂林，復依瞿式耜，聞母病，間道歸衡，至則母已先歿。其後瞿式耜殉節於桂林，嚴起恆受害於南甯，夫之知勢愈不可為，遂決計老牖下。已而緬甸亦覆沒，夫之益自晦匿，浪遊於潯溪，郴州，耒陽，晉甯，漣邵間，所至人士慕從，輒辭去。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名曰：「觀生居，」晨夕杜門，專力著述。康熙十七年，吳三桂稱號衡州，其黨知夫之名者，屬為勸進表。夫之曰：「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破屐賦。事平，郡守饒粟帛請見，夫之却帛受粟，以疾辭，不出，未幾卒。（清史王夫之傳）

夫之著作甚多，闡揚民族思想最為透闢者，則有通鑑論及黃書二書。其言曰：

「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異族繼之。」（黃書）

可謂喚起民族意識之警鐘。又曰：

「取東晉之勢與南宋絮論，東晉愈矣。然而宋之南渡，自汪，黃，秦，湯諸姦而外，無不以報讎為言，而進畏懦之說者，皆為公論之所不容。若晉則蔡謨，孫綽，王羲之，皆當代名流，乃其修敵之威，量已之弱，創盈腴退阻之說，以坐困江東，讀蔡謨駁止庾亮輕略中原之議，苟有人之氣者，未有不憤者也。夫彼亦有所為而言矣；庾亮之北略，形王導之不振也，而左袒導者，詘亮以伸導。桓溫之北伐，志存乎篡也，而惡溫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於是而中澆之情，深於外禦。為宰相保其動名，為天子防其篡奪。嗚呼！天下之大防，夷夏之大辨，五帝三皇之大統，即令桓溫功成而篡，猶實於戴醜夷以為中國主。况僅王導之與亮，爭權勢而分水火哉。則晉之所謂賢，宋之所謂姦，不必深察其精，而繩以古今之大義，則一也。」（通鑑論）

其言隱合顧王敗亡之蹟，如史可法督師淮上，無王導之倚重，黃得功與史異趣，恃功而驕，左良玉屯兵襄楚，就勢南下，可以規復中原，而侯恂阻其就食江南之簡，與蔡謨駁

止庚亮經略中原之議，又無以異。蓋豎儒拘牽名義，而貽後世，雖無懷姙誤國之志，而究不得逃於汪，黃，秦，湯名教之誅也。（黃帝魂王船山史說申義）夫之以史論發民族之大義，與宗義以史學存故國之面目，其用心相同，而夫之志節之悲涼，經歷之艱苦，殆過之無不及也。

#### 四 朱舜水

朱舜水名之瑜，號魯瑛，浙江餘姚人。少抱經濟之志，動輒適禮，親友多以公輔相期許。崇禎末，兩奉徵辟；福王時以薦授江西按察副使，皆不就。清兵陷南都依黃斌卿於舟山，並助王翊調度兵事，曾乞師日本，既許而師不果出。順治十五年，台灣鄭成功，起兵反滿，進攻長江。之瑜往來張煌言，陳璘軍，事敗，轉輾南洋安南日本。日本水戶藩主德川光國賞禮之，然乞師之舉終不就，遂卒於日本。之瑜居日本，以中國之文化禮教，授之日人，日本之能蔚為近代文化之邦者，實之瑜為之造端也，故有謂之瑜為我國學術界之哥倫布，（梁啟超清代政治與學術之交互的影響）非虛語也。其臨終遺言，謂胡運一日不終，一日不願歸葬，（舜水遺書湯壽潛序）反清之志，至死不渝，而其學卒傳於異邦，齋義

長沒，際遇之悲苦，亦可謂甚矣。

所著陽九述略一篇，內分致虜之緣，虜勢，滅虜之策等條，末署「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顙拜述」，皆孤臣孽子之痛言也。其言滅虜之策曰：

「滅虜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實與之相反。彼以殘，我以仁，彼以貪，我以義。解其倒懸，便已登之枉席，出之湯火，斯為沃之清涼，則天下之赤子與天下英雄豪傑，皆我襁褓之子，同氣之弟，安有不合羣策，舉羣力，以報十七年刺骨之深讎哉？逆虜雖有神謀秘策，亦無所再施。况黔驢之技久窮，山鬼之術盡露，全為百姓勘破，毫無足懼，故知一敗塗地，必不可支也。彼之所以能據我中國者，原乘我民心之叛而用以張其威，所以到處望風潰散，未嘗一戰而已竊取天下矣。」（舜水遺書陽九述略）

可謂民族革命論之先驅，其二百餘年後與中會同盟會之宣傳文字，莫不受其影響而揮發光大之也。

#### 五 閩古古賈冕西及其他

閩古古名爾梅，字用卿，江蘇沛縣人。李自成陷北京，

自古適自開封返沛縣，聞訊卽痛哭，數日不食。後乃盡散家財，陰託國士，誓爲國家報仇。未幾，滿洲入關，古日益悲憤，然奔走亡命，事皆無成，遂託諸詩歌，以寄其感，帝統樂章，排斥積夏，言尤痛切。其詩云：

「掃除胡種落，光復漢威儀。」

又云：

「禍自中原召，功爲外寇成，久之天意厭，厥厥聖人生，瓦刺三犁後，王藩改帝京。」（閩古古全集北直隸集八之二）

又云：

「偶被溼溫塵帝座，還歸華夏啓神宮，長城遠戍燧烽右，大海環收肅慎東。」（北直隸集九之二）

皆可爲當時人心之代表也。

賈冕西名應龍，字思退，別號木皮散客，山東曲阜人。

崇禎十二年爲河北固安縣令，旋擢刑部郎中。明亡後，與閩古古、丁野鶴等，奔走國事，未成，遂長嘯狂歌，以洩悲憤。時或端坐市坊，擊鼓敲板，痛唱歌詞，聞者莫不歎歎悲感。（劉階平木皮詞作者考）其所著木皮詞，統九騷人謂：「觀其字成鬼哭，絲動石破；先生之唾壺欲碎，先生之柔翰萬

折矣。」蓋亦一亡國遺民，悲歌慷慨，以發民族大義之文學家也。

以上所舉，諸儒，僅示一時期之代表而已，其他如孫夏峯，劉獻廷等，不及縷述，苟檢其遺著，皆可尋求其思想之淵源也。故風氣所樹，民族大義，深入人心，如降臣錢謙益著初學集，有學集，亦肆力於反滿之著作，如贈愚山子序有云：

「九州十道，並爲禹跡，燕代迤北，雜處戎胡。厥後茹血衣毛，奄有中土，肅慎孤竹，咸事剷除，皆馬國之雜種，幽冀之部落，……今儼然稱四主焉。」（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又有一匡辨篇，排斥滿人尤烈，可知當時人心之趨勢，種族之義，初不僅限於遺老忠義之士；亦非局於士大夫之文字著述，此觀於康乾以後秘密結社之紛起可知也。

## 六 諸儒學說之影響

大抵諸儒當明亡以後，飽經喪亂，抱遺民之痛，懷恢復之心，慨然欲有建樹，故有以空疏之宋明理學爲病，有以經世致用之史學爲尚；而以文學寄其悲憤之感者，又比比皆是。其致力雖各不同，而皆以反抗異族，提倡漢學，以激發民

族自覺爲本旨則一也。黃宗羲有言：「明人講學，藝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爲根底，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更滋流弊。」（清史黃宗羲傳）顧炎武曰：「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日知錄十八）蓋

理學之弊，至晚明王學而益著，學者漸養成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習氣，甚至猖狂自肆，號爲狂禪。及國家既亡，學者痛定思痛，首以力矯此弊爲務，顧炎武之所謂：「經學卽理學，」卽爲攻擊明學之新旗幟也。自是學者脫宋明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經；而閩若璩辨僞經，喚起「求真」觀念，胡渭攻「河洛」，掃除架空說之根據，（清代學術概論）清代漢學之規模既立，而間接卽予漢族思想激發之機會。蓋學者當異族宰制之下，而孜孜以闡明先秦時代之文化爲務，則民族之自負與自信心，不期然而潛滋暗長，卒之沛然不可抑止，而漸傾其目標於排滿復漢之一途，勢使然也。故清代漢學之復興，卽民族思想之復興也。有謂：「考證學者之先師顧炎武，著史論黃書促民族自覺之王夫之，黃宗羲，顏元，李球，又如提倡公羊學之莊存與等，漢學正統者惠，（士，奇，棟，）余（蕭客），江（聲），王（鳴盛），錢（大昕），

戴（東原）等，皆清末革命之先河，而創造中華民國之偉人。」（易君左中國政治史要）非過甚之詞也。

清初諸儒努力之另一方向，則爲史學，其動機與影響，較之經學，無異也。稻葉君山論當時史學開創之意義，頗爲切要，其言曰：「史者本不過記錄之官，而中國之史，則有一種特徵。緣不得志於當世者，卽託之史以鳴其不平。孔子王佐之才，不得其位，退而刪述魯之春秋。故當秉筆直書之際，雖王者亦無可如何。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之威權，可以抗王霸，洵不誣也。抑中國人之對於史而崇拜之者，又與祖先教有關係。有史以來，興亡頻繁，敗者欲保存自己之舊記，以傳之將來，以俟諸後世，故錢塘江東之所以興起史學者，實一片孤臣孽子之心也。」（稻葉君山清朝全史）黃宗羲致萬斯同之書亦曰：「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祥云：「國史非公莫屬；公死，是死國史也！」素以此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贊一詞，及明亡，朝廷之任史事者甚衆，顧獨藉「草野之萬季野以存之，不亦可慨耶？」可知史之意義，與黃宗羲輩致力史學之苦心矣。其後，萬斯同斯大兄弟，獨獲宗羲之學，復有全樹山，邵晉涵繼起研究，迄於章學誠，蔚爲浙東史學之大觀。後之



闡述民族歷史，發揚民族精神者，皆於此求之。故炎武爲清代經學之祖，宗義立清代史學之基，（清代學術概論）而其影響所及，直接間接皆有近代民族思想之啓導者也。其他王，朱諸儒之影響，則可循顧，黃，之軌跡以尋之，而闡，

賈諸儒以文學爲鼓吹，則影響之大，尤彰彰可見者也。故論近世民族主義之淵源者，必自明末清初顧，黃，王，朱，諸儒始。

## 明太祖諭李思齊去夷就華書

（徐徐）

明太祖嘗有書諭李思齊以去夷就華，讀之則世之甘心爲虜效力者，亦可以惕然自反矣。辭曰：「前此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事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竭力抗吾軍，不知竟何欲爲。昔足下在秦中以兵衆地險而去之，雖有張思道專尙助力，紅典等自爲保守，擴郭帖木兒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勁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犄角，此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此豈爲是厚德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而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勢，適足以自殞。使兵威常強，尙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巨測，一旦變生，禍起蕭牆，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待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



## 近百年中華民族被壓迫史略

劉憲英

### 一 由東亞宗主國退處被壓迫地位

中華民族，人口甲於天下，自古即有「人聚」之稱。而其  
所處區域之廣，物產之豐，文化之優，尤非他族所能與京。  
當其盛時，威震歐西，德及東非。迄乎滿清，滿人挾「漢強  
滿亡漢瘦滿肥」之謬見，處心積慮，不圖發展國家基本，專  
事謀絕漢人之路，以致漢人聰明才智無從施展，民生日且貧  
困；滿人則徒耽逸豫，久而無一可用之人，勢乃日微。然乾  
嘉之世，上襲先朝餘威，中華猶為東亞宗主國，萬邦來朝，  
威盛不遜大明。蓋其時，世界物質文明，尚屬幼稚，歐人又  
未深知中華虛實。徒見滿清威風凜凜，一如先朝之世；故縱  
有交涉，無不忍辱屈就，以求貿易之利。例如乾隆五十八年  
英國遣使來華，請求改訂中英國際關係及貿易苛例，我國儼

以宗主國自居。既迫其豎英吉利朝貢之旗幟；入覲時又強之  
為跪拜之禮；覲見之後，又復傲不與商所請之事，遣之空歸  
。厥後，英國又於嘉慶二十年遣使來華，繼續商請通商便利  
，則以來使不肯行跪拜禮逐之。英皇無可如何，乃於道光十  
四年遣那比爾為駐粵代表，以監督英商貿易。那氏抵澳門，  
致函兩廣總督，謂將來粵。粵督盧坤，以其不待命召；且對  
總督妄發平行公函；又不依公行轉稟例，認為目無法紀，遂  
拒絕入境；並請旨停止對英貿易。英商大恐，挽公行出為求  
和悔罪了事。未幾，那氏死，繼者無敢再求中國以平等待遇  
。道光十九年林則徐焚燬英商鴉片，訂佈禁烟專條，令洋商  
具結，葡美俯首如命，英商初亦僅請刪去「人正法」條文，未  
敢拒絕也。迨道光二十二年中英戰敗，滿清與英人為城下盟  
，締結中英江甯條約，允予賠償軍費烟款，割讓香港，開五

口爲商埠。其昏庸無能之真面目，乃現於世。帝國主義者遂放棄，相率逐派領事至華。美法兩國，且遣特命全權公使，脅迫滿清與訂修好通商條約，許其自由居住貿易及享受「不受中國法律裁判」等權利。清廷無可如何，允之。堂堂中華民族，至是降爲被壓迫者矣！

## 二 淪爲次殖民地

江甯條約既成，廣州，廈門，福州，甯波，上海，依約應開爲商埠。惟粵民自三元里粵英決戰以來，與英積怨甚深。一聞清廷屈服於英，卽修戰備自衛，誓拒英人入境。兩廣總督耆英，恐肇戰禍。會英人不欲撤舟山之兵，遂與約明不割舟山羣島與他國，爲撤兵及延期二年開放廣州之條件。未幾，耆英內用，繼之者徐廣縉，血性人也。陽與英人講情，陰助粵民自衛。道光二十九年廣州開放展期期滿，英人遽以軍艦強佔珠江，脅迫履約。廣縉聞訊，密召諸團練至省聽命；已則獨乘小舟赴英艦，告以民氣不可犯。英人怒，欲執廣縉爲質，及見岸上人民示威之聲容，若山崩海嘯，知非易與，乃釋廣縉，不復言入城事。泊咸豐六年廣東巡河水師發現奸民以懸掛英旗之亞羅號船走私，上船緝拿，並毀其旗，英

人引爲奇恥，乘我未備，突佔虎門要塞，砲擊廣東省城。焚掠劫奪，無所不至。粵民激怒，乃焚燬在粵英法美商館洋行以洩憤。其時俄欲佔我北境，苦無藉口，越年俄人計誘清廷黑龍江以北大興安嶺以遂與英法美相勾結；始則英法聯軍陷南之地二百餘萬方里。遂與英法美相勾結；始則英法聯軍陷廣州；既復與美俄合師陷大沽，脅迫滿清與訂中英，中法，中美，中俄等天津條約。除賠償軍費，開放門戶外，並確定英法美俄在華享有領事裁判權，傳教權及關稅協定權。翌年夏，英法等國遣使乘軍艦進京換約，擅進白河，守吏阻之，則逕砲擊大沽砲台，清廷與戰，終以積弱不常強敵，仍求和於天津。旋以英領巴夏禮出言辱及清帝，誘拘之京，戰端復啓。英法聯軍入北京，清帝倉皇出走。於是，北京陷落，圓明園被焚，文化民物，同遭浩劫，損失不貲。終由俄使出任調停，與訂中英，中法，北京條約，賠款喪權之外，且割九龍司與英，而俄人恃其調停之功，要求割讓烏蘇里江以東至海之地爲報，而中俄北京條約亦成。

當英法聯軍之際，有一事使我人認識帝國主義者對華施用武力，其目的非僅在使滿清俯首帖耳，聽憑宰割；而乃欲以最陰險手段，壓制我中華民族之自強者，卽助滿清攻滅太

平軍是也。先是，洪秀全憤清廷庸懦誤國，聚各省豪傑，組太平軍，揭竿驅滿，不數年而建都金陵。聲勢之盛，幾屋清趾。帝國主義者目擊之餘，遂欲誘秀全爲己用，詎被秀全所拒，乃轉與滿清勾結，期滅秀全，以絕中華自強之機。咸豐十年閏三月太平軍破和春大營於丹陽，上海震動。美人以時機迫切，遣華爾助清訓練清勇，並予新式槍械，編壯者爲洋槍隊。與太平軍戰，所向無敵，號曰常勝軍。秀全扼於其勢，不能伸張勢力於長江下游。清將曾國藩李鴻章等乃紛紛借助外人之武器與人才，改良湘淮各軍，成爲勁旅。乘太平軍內訌之際，滅之。此漢人復興運動，竟於滿清及帝國主義者兩重壓迫之下，功敗垂成！自經此役，滿清深感列強友助之德，竟持「甯贈友邦勿與家奴」之政策。對於其時法逼安南訂西貢條約，旋又佔領安南下交趾等事，均伴作不知，致使藩屬日被蠶食。其於同治九年天津人民因受法教士壓迫，忍無可忍，進而毆斃駐津法領事焚燬教堂一案，則事前既不爲被壓迫人民向法交涉；事後又竟俯從法人要求，嚴處正從各犯及地方官吏。其後處置騰越丹陽教案，幾皆如是。餘如關於政治經濟各案，亦無一非委屈就人。遂使帝國主義者誤認我族已無抵抗力量，益肆狂妄。同治十年俄竟藉口回亂，佔我

伊犁。其後雖經英人調停，得以收回，然我除允賠償軍費特許華北貨物免稅外，仍割伊犁城西南之地與之。同治十二年日本以台灣生番殺琉球人，向我交涉。清廷初以琉球台灣均我屬地不干日本駁之；繼因日本出兵台灣，乃央英美出任調停，賠款了事。然日本卒夷琉球爲沖繩縣，清廷則伴爲不知矣。同治十三年法人再逼安南訂法安和親條約，認安南爲獨立國，法負保護責任，比以其事通知各國，英人忌之，暗懲清廷出與交涉，而清廷至光緒七年，方行提出正式抗議，遂使法人有「安南由法保護，始於同治十三年，聞未嘗聞華有何異議。」之狡辯。翌年，且遣海陸軍入安南，我駐軍劉永福所部與戰，斃其大將。法怒，另派大軍來援。我軍未得清廷接濟，順化半島，入於法手。法人遂逼安南與訂順化條約，明定安南爲法保護國。清廷對法備戰，尋以劉永福兵敗，乃從德人調停，與訂中法構和草約，認安南爲法屬。然法人野心不戢，於構和草約將屆批准之日，突佔我宣化諒山。反誣我軍首先起衅，一方宣戰，一方進兵犯我閩粵滇浙。於是中法戰爭發生。我海軍雖全遭覆沒，敵亦屢受鉅創；陸軍方面，因得滇越人民之助，不但屢敗法軍，抑且有盡殲敵軍之勢。詎清廷因無決戰之心，且以交通阻滯，不能盡知前敵

情形，遂緣英人之介，與法言和，割安南爲法屬，許法人以滇桂之地利。是役也，我國據勝請和，開外交之怪例；啓各國之輕視。於是英踵法後，滅我緬甸，復因與法爭我暹羅，而曠使暹羅脫離我國。日本則自日韓江華條約締成，即從事煽動韓國青年。及至釀成甲申之亂，乃先置重兵於韓廷，以逼我駐韓防軍與之同撤。清廷允之，而日人則於撤兵之後，復令親日韓人組東學黨，爲其侵韓內應。光緒二十年東學黨作亂，我國出兵平之。日本洞悉清廷庸懦，竟調大兵入韓，擅易其君；繼復逼我與戰，中日戰爭遂開。我海陸軍先後潰敗，澎湖羣島以及與韓日相近要隘，且爲日軍佔領。清廷不能支，遂向乞和，締馬關條約，除賠款與承認高麗爲獨立國及割遼東半島澎湖羣島與日外，復許以英美法在華所享同等權利。由是中華民族又多一個壓迫者矣。

中日馬關條約既成，各國忌日得我遼東，繼俄向日提出抗議，卒由我以庫平銀三千萬兩向日贖回。事後，俄以有功於我，逼清廷與訂密約，許以遼東及北滿特殊利益，並允租借膠州灣爲其軍港。時德國方覬覦膠州灣，聞之，遂藉口曹州教案，逕遣海軍先俄佔領，強迫清廷租借。俄乃轉計強租旅順大連；英法得訊，藉口均勢，英強租威海衛劉公島；法

則出兵廣州灣，先佔後借。英國至此，又藉口香港受脅，求償於我，清廷遂租借九龍與之。於是我國沿海要隘盡失。而歐洲帝國主義者猶嫌不足，尙圖割據，美國見狀，恐各國蠶食政策，損其在華既得權利，光緒二十五年，遂向各國發出開放中國門戶之宣言。時英，法，德，意各國，方爲分配在華勢力範圍不均相猜忌，既得美國提議，相率表示贊成。於是中華民族，倖免瓜分之禍。惟我國民，目擊國家藩籬盡撤軍港被奪之慘狀，身受連年戰爭之重負，對帝國主義者早已痛心嫉首；而外國教士，復倒處逞其淫威，壓迫我民，遂使華人仇外之心，瀰漫全國。山東白蓮教徒受逼尤甚，乃挺而走險，相率戕害外國教士，焚燬教堂，釀成曹沂各地教案。清廷對之，初則遣兵痛剿；繼因痛恨外人不肯引渡慈贖所嫉之保皇黨，遂轉而聽信臣下神怪之言，決利用白蓮教以逐外人，更其名爲義和團，揭扶清滅洋之幟，到處暴殺外人。結果引起列強之怒，七月十九日，英，俄，德，法，美，意，日，奧八國聯軍逼我近畿，慈釋挈光緒西奔，京都遂陷，國庫民產，焚掠一空，迨李鴻章等來京議和，烽火始息。翌年，辛丑和約成，我國喪失之甚，撮其要者有六：

(一)不准中國於二年內輸入軍用品；

(二) 中國以海關鹽稅等收入，担保付諸國賠款銀四百五十兆兩，分三十九年攤還，按年加週息四厘；且須

依照當時規定市價，易為各國國幣交付；

(三) 劃東交民巷為使館區域，允各國設置衛兵於其內；

(四) 中國允將大沽及有礙京師至海道之各砲台一律削平

；

(五) 中國允各國駐兵於我北京通海道之各要隘，如天津，山海關等處；

(六) 中國允於二年內下詔嚴禁排外。

觀新六者，當知辛丑條約之重要，不僅在使中國無復有獨立之主權；抑且禁止我民族不得再有抗外之思想。故自該約成立，以言人民，則雖孜孜劬勞，猶不足以償付戰債；若言政府，則政治上凡百設施，必須仰駐華使團之鼻息；倘論國防，則幾無防可設，國家至此，民族地位將何在哉！自此而後，列強對我，凡利害相同之事，則由駐華公使以使團名義，逕相干涉；其於各個之事，則仍單獨進取，互相默認。例如光緒二十九年日俄以利害衝突，作戰於我境內，清廷以地位之卑微，既不敢獲罪兩方，又不敢袒助何國，東三省人民財產，遂任帝國主義者焚劫摧殘，而各國則袖手旁觀，未

嘗一主公道；迨戰事告終，俄以戰敗關係，盡舉其在華掠得權利，讓與日本，日本猶不知足，既夷韓國，復脅清廷與訂滿州善後條約，盡攫我東北之地利，各國亦未嘗有何表示。蓋此時之中國，在帝國主義者勢力支配之下；英以西南為其範圍；美以長江流域為其貨殖之地；俄因見敗於日，而轉企我西北；其他各國，則附英，美，日，俄以發展。故日人之攫取東北，不損及各國在華勢力。所苦者，惟我民族受不平等條約之縛束；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既受各國之共管，而各國並不保障我之安全，有義務而無權利，曾殖民地之不若，此孫總理所以慨而言之，稱為次殖民地也。

### 三 民國北京政府時代帝國主義者對我

#### 誘迫事件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漢起義，各省響應，中華民族遂脫離滿清專制政治之壓迫而肇建共和，舉孫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孫總統就職伊始，即以提高中華民族國際地位，休養國家元氣為職志。各國亦因素仰孫總統人格，非惟不加掣肘；抑且予我同情。迨民國元年三月，袁世凱繼任大總統，遷政府於北京，帝國主義者知袁氏為宗法社會人物，其貪庸去

滿清無幾，於是野心復熾，假袁氏之手，繼施其誘迫吾族之故技矣。元年秋，蒙古因受俄國煽惑；西藏因受英國印度政府利用，相率乘國事未定之際，向中央宣佈脫離而獨立。俄英見計已售，乃與日本訂三國瓜分滿蒙密約。約成，俄即脅蒙與訂俄蒙協約；英則誘藏與訂英藏協約；日則規劃劫奪東內蒙古，恐我不認，乃均挾以爲承認中華民國之條件，各向袁政府交涉。袁政府折衝之餘，議改俄蒙協約爲中俄協約，詎遭國會否決，遂致中擱。其後袁氏因受俄國威脅，一方又忌本黨議員督責，乃妄將我黨議員，取消資格，乘國會人少不能開會之際，擅自簽決之。其內容大要，爲：中國允不派遣官員軍隊駐紮外蒙及舉辦殖民之事；遇有關外蒙古政治土地之事件，須與俄國協商，並准外蒙古派員參加會議。於是外蒙成爲中俄共同監督之自治國。而俄人於承認中華民國之後，又逼袁氏劃呼倫貝爾爲特別區，我黑龍江西部，遂入俄人勢力範圍。民國五年，俄且築砲台於其地，陽示佔領焉。英則於民國元年八月袁政府遣兵入藏剿亂之際，突然向我提出三大要求：（一）中國不干涉西藏內政；（二）不遣軍隊駐紮藏境；（三）關於西藏問題須與英國協商，並聲明其要求爲承認民國之相對條件。袁氏被脅，乃止入藏剿亂之舉，而非正

式承認英國要求，後因商訂正式協約不成，遂爲懸案。（其後延至國民政府統一全國，英人從未提起此事，故在法律上已失效力，但在事實上西藏主權，已早入英人掌握中矣。）日本則於袁氏就正式總統之日，提出滿蒙五鐵路建築權之要求，亦聲言爲承認民國之條件，袁氏允之。於是滿蒙藏大權盡失，我整個中華民族之團結，亦受動搖矣。其後袁氏密謀稱帝，日本乃乘歐美帝國主義者方在酣戰之際，先假對德宣戰之名，劃我山東爲戰區，肆意蹂躪；繼又提出二十一條款，陰示爲承認袁氏帝制之條件，迫袁政府承認。國人聞訊，以其無異迫我爲日奴，羣起反對，而英法俄意等亦提出詢問，美更宣言不承認有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之任何條約。日本乃一方表示願將第五號各款暫緩協商；一方則致最後通牒逼袁氏簽約。雖經我全國人民竭力聲抗，然袁氏沈醉帝夢，不顧國家存亡，逕於五月九日完全接受，造成中國未有之奇辱。未幾，袁氏稱帝不成，抑鬱以死，北京政府主持人更迭不常，國事益趨紊亂。遂使帝國主義者威脅之事件，續加無已，今僅紀其要者如左：

（一）民國五年七月，日人嗾蒙匪犯突泉，我二十八師擊之，匪敗，退南滿鐵道附近郭家店，日人卽出而干

涉，被我軍駁斥，憤恨在心。會八月十三日日商毆打華童，華兵出加勸阻，日商恃強，竟捏報事實於日營。日人見機已至，乃逕遣部隊襲我駐紮鄭家屯之二十八師，爲我所敗，因而老羞成怒，調大兵來攻。至則二十八師已他去，遂佔我遼源鎮守使署及中國營房，並佈告不准華人擅入鄭家屯至四平街一帶地段，一方復逼北京政府謝罪給恤及申誠二十八師師長，迨如其願，始撤其軍，是爲鄭家屯案。

(二) 民國六年，日人因參戰有功，煽動各國承認中華民國爲其保護國，英法感之，相與訂立宰割中國之密約，美則於其年十一月七日與日發表共同宣言，承認日本在中國享有特殊之利益。我國提出巴黎和會各案之失敗，卽基於此。

(三)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各校學生聞我國在巴黎和會失敗，知爲曹汝霖章宗祥等媚日賣國所致，憤而焚燬曹宅，毆打章宗祥，並通電全國，抵制日貨。各省望風響應，因之日商大受損失，乃謀報復。十一月十六日駐閩日領事台灣派械殺華人十餘名於途，我軍警聞訊，馳至捕兇，詎日領竟調軍艦對我

示威。卒因全國民氣沸騰，抵貨甚烈，日政府乃撤日領了案。

(四) 民國八年夏，滿鐵長春站夫役日人船津，強欲通過我吉軍所部營地，爲衛兵所阻而起衝突。日軍聞訊，逕遣隊伍襲擊吉軍，旋且派滿鐵守備隊向吉軍夾擊。吉軍不支，死傷甚衆，乃向北退避。事後，日人脅迫北京政府道歉恤死，並申斥地方長官。

(五) 民國九年十月二日，韓國獨立黨由俄境潛入琿春，焚殺日本官民，日政府得報，竟遣軍隊萬餘人，佔我琿春及和龍，延吉，東甯，甯安等五縣。尋且焚殺僑居我東北之韓人數千名，復逼北京政府保障日後不再發生韓人殺害日人之事件，始允撤兵歸國。

(六) 民國十一年，英屬緬甸政府將我雲南之片馬，擅劃爲縣治，設官施政，儼同領土。民國十五年秋，復乘我國國民革命軍北伐之際，增兵片馬，窺我滇西，旋又進兵江心坡，窺伺康藏，雖經我疊次抗議，迄未了結。

(七) 民國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外蒙古受日本煽惑，復



宣布獨立。先是蒙因自獨立後，不勝俄人脅迫，遽生內附之心。迨俄皇爲其革命黨所敗，遂於民國八年十一月七日正式懇請北京政府准其取消獨立。日本聞訊，以其有關日本侵佔滿蒙之計劃，立遣策士多人入蒙，煽惑其衆，卒使蒙人對北京政府所派之西北籌邊使徐樹錚，發生惡感，因復宣布獨立。

(八)民國十二年二月，蘇俄赤化外蒙古，以活佛爲外蒙古革命委員會委員長，我國各界及北京政府向之抗議，無效。

(九)民國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長沙學生會聞有澳奸從日輪運到大批日貨，即將乘雨起岸之消息，立遣糾察隊赴碼頭巡視。越日，湖南外交後援會派員至碼頭演講，勸勉工人勿起日貨。詎爲日艦所悉，被殺三十餘人，湘省政府北京政府先後向日交涉，均無結果。

(十)民國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人因其所辦之內外棉紗廠第十二廠工人與廠長發生爭執罷工，竟以停止其他各廠工人之工作相脅迫。工人不服，與之理論，日人遂開槍擊死顧正紅一名，傷者多名，遂引

起五卅慘案。

(十一)民國十四年五月卅日，上海各界聞學生爲援助顧正紅案分隊游行道經南京路爲英巡捕所捕訊，馳赴援救，圍老關捕房不散。詎該捕房總巡，竟下令開槍向羣衆掃射，死傷塞途，且被捕去多人。於是全滬罷市罷工罷課以示抵抗。而帝國主義者猶不覺悟，六月一日二日三日又繼續捕殺我國學生。各省聞之，羣起聲援。帝國主義者對之，仍持殘殺態度，卒演成漢口南京沙基各慘案。我黨至此，一方以其殘暴之事實宣告各國人士；一方令海員罷工，並施困迫香港沙面等地英人之計劃，英商頓感痛苦，而各國政府亦恐華人予外僑以報復，卒與北京政府會商了結其事。然僅撤換肇禍總巡，撫卹死難烈士及收回上海會審公廨而已。

(十二)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張作霖所部郭松齡爲和平救國計。倒戈擊張氏，氏乞援於日本，日本遂於十二月九日遣兵入奉天，易奉軍標幟，迎擊郭松齡。郭氏敗死，日乃恃功要挾張氏賣國，不遂，恨張刺骨。越年炸死張氏於京奉道上之皇姑屯。

(十三)民國十五年春，馮玉祥所部國民軍既佔京津，欲封鎖大沽以阻奉軍由海道來襲。因駐華公使團提出抗議，正與協商中。日本竟遣軍艦，轟擊大沽炮臺。事後復評我軍先擊日艦，曠公使團協同提出交涉。卒由國民軍將領向日艦道歉，並取消封鎖大沽之議。

(十四)民國十五年我國兵士五十餘人，奉高縣軍事當局命，往雲陽提取鹽款後，乘小船待搭英輪萬流號返萬。詎該英輪鼓輪疾駛，以急浪覆我小船。全船人物，均遭覆沒。川省官民憤激，將輪監視，進行調查。乃英竟武裝拒絕。旋且增駛軍艦二艘，助駐萬兵艦向萬縣轟擊。萬縣街市，燬於砲火，人民死傷數千。後雖經我抗議。僅落得俟後調查明白，再行續議一字句而已。

以上均為帝國主義者直接壓迫我族之事件。其假手於我軍閥以殘殺人民者，如：段祺瑞之捕拿五四運動學生；槍殺為大沽事件憤而集會示威之北京民衆；以及各地官吏為奸商張目，壓迫抵貨運動等事，紀不勝紀。然此猶其小者也；彼帝國主義者自辛丑以後，大多注重於經濟文化之侵略。至民

國成立，其文化侵略幾告成功，而經濟侵略則猶長足進展。僅就引誘軍閥舉借債以充內亂之用，致國內實業不振，外貨得以暢銷一項計之，其數額幾達數百兆矣。其後國家財政之困難，農村經濟之破產，雖泰半受關稅協定之影響，然亦未始不基於全國生產之收入不克償付鉅額外債故也。

#### 四 華僑歷來所受之壓迫

華人僑居海外，始於何時，固乏考據，而其盛也，則自明亡以後。漢人避滿清兇暴，相率浮海。清廷以其有民族思想，故海禁極嚴。乾隆時，荷人慘殺爪哇華僑六萬人，清廷知而不問，其厭惡華僑，可見一斑。咸豐年間，清廷既屈服於帝國主義者。列強因欲利用華工之勤勞，以發展其實業，咸對我要求准許華工出口。清廷迫於勢，允之。於是中英中俄中美中西條約，皆有中國允許各該國在華招募華工之文。同治七年中美續約，並謂兩國人民得自由來往，於此可見當初列強對華僑之歡迎矣。惟各國雖歡迎華僑，而華人之應募赴各國作工者，其始類多囚犯苦力賣身於外人在華所設之洋行，再由洋行轉販與各國者。各國自我鴉片戰敗，本已輕視華人，及見華工之許賣終身或若干年限，於是蔑之益甚，待

過養苛。然華僑天賦耐苦之性，不因帝國主義者之欺凌而灰心。往往賣身期屆，即能自立，不旋踵而擁資鉅萬，作富家翁矣。再則華僑富有互助之精神與民族思想，故常能團結不換。此華僑所以不至困死異邦後且能資助革命為祖國爭光之主因也。光緒元年，列強以科學進步，機械可代人工，人工之需要銳減，美國首先與清締約限制華工人數及居美年數。嗣後列國相繼訂立特殊限制。例如南洋各屬之徵人頭稅，其最顯著者也。帝國主義者既不歡迎華工入境，而華僑在境之待遇，遂每况愈下矣。茲略述其被壓迫情形如左：

(一)暹羅之華僑 中法戰前，暹羅為我藩屬。我粵潮梅人士，謀生其地者，百八十餘萬人。幾握有全暹實業，而暹人亦視我如家人。及英人嗾使暹羅獨立，環境乃大變。昔日華人娶暹婦所生之子女為華籍；今則為暹籍。昔日對華僑教育採自由政策，今則採干涉政策，限定暹文為學校師長所必通，學生所必修。昔日暹王不敢妄殺華人；今則任所欲施矣。

(二)法屬安南之華僑 華人在安南者約二十餘萬人。其始生活尚佳。迨地屬法，乃日趨惡劣。生命財產既乏保障，言行亦不自由，而每人每年，尚須納身稅

數十元。此外尚有特許華僑吸賣鴉片一事，則更含  
有弱我民族之毒意也。

(三)荷屬東印度之華僑 華人在東印度者約七十萬人。其受壓迫之程度，較上述兩地為甚，蓋荷人自來否認華僑為華人也。宣統元年，清廷頒布國籍法，規定凡華人生長於外國者，仍為中國人。荷政府聞之，翌年亦頒布國籍法，規定凡生於荷屬東印度者，皆為荷屬東印度人以為抗。後雖屢經交涉，亦僅許華僑歸國時，隸屬華籍，在東印度時為荷籍。然華僑屬於荷籍時，應取得之荷國公權，並不賦予，即人權亦時被剝奪也。

(四)美屬各地之華僑 我國僑居美國及其屬地之人民，計菲列濱四十餘萬人，夏威夷數萬人，舊金山數萬人，在菲列濱者，商業上佔有優越地位。惟近來菲人文明進步，漸忌華僑之存在，常起排華風潮；在夏威夷與舊金山者，自光緒八年美國禁止華工入境後，僑胞遂不能自由往返。近因世界工商業不景氣，美工失業者甚衆，於是排華空氣，益形濃厚矣。

(五)英屬加拿大之華僑 咸豐八年，加政府因建築全國

鐵路之工，邀我在美華僑助之。光緒十年全加鐵道告成，烏盡弓藏，加政府竟逼我華工出境。幾經交涉，仍有課華人入加者年繳人頭稅美金五十元之苛例。旋又改五十元爲五百元。民國十二年，且僅允有條件之商學界進境，絕對禁止華工入口，雖經華僑各團體抗爭，終歸無效。

(六)日本之華僑 日人自來視中國爲天國，華人爲天民，故對於華僑素持尊敬。迨中日戰勝，遂一變往日態度，華僑乃漸入痛苦之境。民國十一年，藉口其國人民失業，我華工被驅逐回國者數百人，然此係各國壓迫華僑之通例，不足專怪日人。其有出人意料者，固尚有多事焉！民國十二年九月，日本發生空前地震，韓人圖乘間起事，日政府乃下令戒嚴，並派青年團協同警察維持秩序。青年團者，日本富排華性之青年學生團體也。素與我國留日學生不睦。至此，遂強指我數百華僑爲曾協助韓人預謀搗亂者，分別加刑與監禁。越日晚，且會同日軍，持械至大島八丁目華僑客棧。威迫華僑指出財帛所在；既復佯言即將地震，誘之出外臥地，突出手機關槍

向之掃射，死者一百七十四人。時我國聞隣國地震，方謀募款慰藉，得此慘訊，舉國憤怒，嚴督政府向日抗議，而日政府僅以一紙道歉文書了之。其後則爲最近發生之朝鮮排華慘案：民國二十年七月，日人既造成萬寶山慘案，即嗾朝鮮各報鼓吹排華，並遣浪民及軍警化裝韓人煽動事端，韓人被惑者頗衆。三日晚，開始搗毀華人店宅，連續四五日之久，華僑赤手空拳，不敵日人武器，死傷幾達萬人。財物損失，不可勝計。而日人仍謀繼其暴行，幸韓人已探知我國並無殺害僑居東三省韓人之事，不願再受日人愚弄；我政府又向日本嚴重抗議，其禍方終。然我僑胞之冤屈，不知何日得申也。

按上述僅爲列強殖民地及日本華僑所受痛苦之概況。他如僑居歐美各國本土之華人，其所受帝國主義者之壓迫，亦紀不勝紀。蓋自中國淪爲次殖民地，帝國主義者及其大多數國民心目中，早已無中華民族之存在。故其待遇華僑，無異待逃亡國之氓。晚近更以我國民族思想之發達，帝國主義者遂更嫉視我僑民而肆意排斥。最近墨西哥僑胞之被逼歸國，與南洋華僑之大批返籍，皆其顯著事例也。

## 五 帝國主義者破壞我國革命及暴日

### 佔我東北之事實

我國自國民黨從事國民革命，其目的在顛覆滿清，改造中國，使中華民族得享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幸福。不意清社既屋，軍閥當政，既不能掃除滿清秕政；反勾結帝國主義者榨取民脂民膏，國法掃地，民失保障。而帝國主義者更與軍閥及其他反革命份子相勾結，力謀破壞國民革命之進行。民國九年三月，帝國主義者藉口我護法政府內部分裂，停付護法政府應得之關稅。護法政府迭次催付，概置不理。十二年冬，經孫大元帥嚴辭質問北京公使團，公使團始則推諉使團無處分關稅之權力，及見孫大元帥欲易兩廣稅關人員，改廣東為自由商埠，竟遣軍艦十餘艘進佔廣東省河，對我示威。此其勾結軍閥，欲以經濟困阻我革命進展之著者也。民國十三年秋，英帝國主義者嗾其洋行買辦陳廉伯陰謀推倒革命政府，建立商人政府，以運械不密，為我黃埔軍官學校所截獲。事後陳廉伯竟以廣州商團暴動，幸為當地軍警所撲滅。此其勾結反革命商人，欲以武力破壞我革命之又一事也。民國十五年冬，帝國主義者見我革命軍底定鄂贛，有即規復閩浙進

取上海之勢。相率調遣大軍來滬，置我民衆之抗爭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之聲援於不顧。其兵士且任意越界生事。同年一月三日，漢口市民為慶祝革命勝利，開會遊行，路經英租界，詎英兵遽開槍向我掃射，死傷甚衆。以是激怒我國兵民，齊取同一步調，誓行收回租界，我國民政府乃從容派員收回管理。未幾，九江亦發生相同之事。英人至此，知我革命力量，未可輕視，遂自動將蘆江英租界交還我國；與國民政府訂立收回漢滬鎮英租界之協定。我政府亦於其時宣佈修改不平等條約，蓋本總理遺教，求以和平之道，解除帝國主義者對我之縛束也。歐美帝國者惕於漢滬事件，均先後與我另訂新約，放棄租界之法權及關稅協定權。其後且因事實之變遷，撤退上海大批駐兵，並無形取消其共管中國之公使團。我國與歐美各國之關係，至是日就親善。獨日本則不然，彼恃其與我毗隣朝發兵而夕可至之便利，仍堅持其傳統的外交政策。不僅不與我國改訂新約，且對我革命軍始終加以壓迫，其於佔領我東北領土之企圖，更日進無已。茲紀其事之大者如左：

(一)當我國收回漢口英租界時，日租界戒備森嚴。四月三日日水兵與我工人衝突，日領遂煽動各國調艦到

漢威嚇。我國上下，鎮靜待之，其狡謀乃敗。其後駐漢日兵，又於九月二十一日故意槍殺華兵多名，經我方嚴重交涉，日領初則措辭野蠻，繼見各國無一袒日，乃向我道歉即死了事。

(二)民國十六年五月日本聞我革命軍將入山東，竟更退橫蠻，立遣大軍入駐我主權完整之魯境，直至我軍蔣總司令下野，北伐停頓，始行撤退。迨十七年春，聞蔣總司令再起北伐之師，又調大兵入魯。五月一日我軍克復濟南，日軍遂於三日無理啓衅，以機關槍掃射華人，死傷萬餘；尋且砲擊城內，搜殺居民，宰割我交涉員蔡公時至死而後焚之；扣留我外交部長黃郛，脅其簽字承認衅由我啓而後釋之。蔣總司令知其目的實在直接助長北方軍閥，阻我革命軍之發展，一方遣員與之交涉，一方令部隊離濟繞道北伐。日本至此，乃轉謀佔據山東，繼續增兵魯境，事為各國所阻，未克實行。然日兵佔魯，延至十八年一月始行撤退，而是案之交涉，則至二十年方告解決也。

(三)日人既出兵山東阻我革命軍前進，遂恃有功於軍閥

，密向張作霖要求速即解決滿蒙懸案，蓋遵其東方會議（民國十六年日本政府召集駐滿蒙官員討論應付我國革命軍之事，是為東方會議）之決議，欲乘中國注力於革命戰爭之際，一方出兵遏阻我軍以示恩軍閥，一方用強硬手段割我滿蒙為日屬也。詎張氏不允，乃炸斃張氏，冀施其乘亂強佔之謀。不意張氏雖被炸斃，其子張學良能維持東三省治安，遂使日人無亂可尋。加以學良既繼父位，旋即易轍贊助統一，東北時局，益形穩定，日人狡謀，至是遂根本失敗矣。

(四)民國二十年四月日喉韓人申永均等假托華人郝永德名義，向吉林長春縣政府請貸萬寶山裴家店等處窪地，尙未獲准，申等即僱韓人數百名，逕先掘地通河，華人田園被毀者數百畝；既復築堰橫阻河流，致上游華田數千畝，盡成澤國。被害華人，憤與抗爭，韓人即邀日本軍警到場捕殺華人，構成萬寶山慘案。事後，日人捏造華人殘殺韓僑之謠言，以煽動韓國青年，且派兵警浪人，誘導韓國排華，其用意乃欲激我華人之怒，對東三省韓僑施予報復，俾

日人得所藉口而出兵強佔我滿蒙也。不意我國人早獨其奸，未爲所動，且憫韓人受愚，益與親善。日人之計，乃又失敗。

日本爲圖我東北，不惜借事尋衅，與我國人屢次強事之苦心，已如上述。願日人野心，並不稍戢；益且久而彌熾。

民國二十年，竟妄指旅遼日人中村爲我國東北當道所戕，逕於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出兵襲我瀋陽。我守軍猝不及備，且鑑於日人尋衅之屢次自敗，忍辱讓之。不知日人早有整個計劃，竟於佔領瀋陽之後，繼攻長春，延吉，敦化，我守軍均以未得長官抵抗命令，相率退避；吉邊代理司令熙洽，且被誘於其月二十一日以吉林全省降日；坐使旬日之間，安東，鳳城，牛莊，營口，海城，昌圖，新民，皇姑屯，巨流河，以及海濱重要各鎮及鐵路所經區域，均入日本掌握。我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被迫，移遼寧省府於錦州。日人於是

一方收買漢奸熙洽等在其監督之下組織治安維持會；一方進兵黑龍江，黑龍江主席馬占山，抗戰半月，終因彈盡援絕，敗退海倫。十一月十九日，日軍遂佔有我黑垣。

日軍寇華之事，既聞全國，我國人民莫不髮指，乃一律抵制日貨。少壯志士，紛紛從戎；老弱之人，源源輸財。敵

懷同仇，聲震山河。我政府除指導人民協助其成外，並以暴日佔我東北各地之經過報告國聯，請求制止。國聯責日違犯國際公約，而日不懼也。其年十一月十九日，既得我齊齊哈爾之後；更且調集大軍進犯遼西，圖破壞我存留於錦州之最後政權。我政府一方調兵與抗；一方告急於國聯。而日人則捏造遼西匪熾之謠言，利用其在國聯會議聲明保留之所謂剩餘權，於十二月二十日實行進攻錦州。城防居民，幾被燬斃無餘。守土將士，爲避敵機，晝伏夜戰，死亡積野，然仍效困虎之鬥。延至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三日，勢窮力盡，乃棄城南退。我東北三省遂全陷日人之手。

日人既不四月而盡掠取我東北，遂睥睨一世，視我國如無人。一方謀建僞國，藉以抵抗國聯之干預；一方於我沿海各要埠，肆意尋衅。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上中兩旬，曾先後在福州青島等處肇釀事端；一月十八日，我經濟文化中心之上海，復有日僧滋事及日浪人焚燬三友實業社工廠之事件。日本藉口日僧被毆，要求道歉，懲兇，撫卹及制止抗日運動，並聲言若不履行，將用適當必要手段。市府爲維護和平計，忍辱負重，完全接受。詎日人怙惡不悛，本其預定計劃，竟於二十八日晚十二時，向我閩北地方進攻。我軍爲正當防衛

奮起抵抗，戰事遂起。日軍因屢遭慘敗，老羞成怒，密調海陸空大軍來援，我政府增兵守境。卒以我軍心哀，仍敗日軍。然日人以有租界為掩護，我軍則因條約關係，不能越入租界殲敵；而日則自屢次失敗以後，改用砲彈策略，日以大炮轟我陣地，飛機炸我要塞與交通機關，我民命財產以及上海文化，盡被摧毀，閘北一帶，且成焦土，故自美使出任調停，我方亦即表示停戰。五月十六日，上海停戰協定成立，滬戰遂告結束。是役也，可謂我國將士由不抵抗而轉入積極抵抗之表現。日人雖殘暴，亦知我國人尙未心死，我雖敗亦榮也。

當滬戰之際，有一事表示日人直接威脅我政府者，則其駐泊南京下關江西之兵艦，突於二月一日炮轟南京各要塞是也。我政府知日人不可以常情度也，乃臨時遷都洛陽，為長期抵抗之準備。日人見我如此，乃轉致力於卵育其僞國。蓋日本於佔我東北後，本欲逕行吞併，以償其數十年來兼併滿洲之素願。顧以畏懼中國人民之反抗，及國際正義之制裁，乃變更策略，施行傀儡政策，易明奪為巧取。於是脅誘東北漢奸叛逆，進行所謂滿洲獨立運動。三月九日，脅由津被劫劉藩之溥儀充任滿洲國執政，發表建國宣言，盜竊民族自決

之名，實行其併吞之謀。我政府先後向國際發表宣言，駁斥其事，並催促國聯從事制止。國聯乃派遣調查團來華調查事實，一方仍顧忌日人，力謀調解。而日人則視國聯如無物，竟於調查團離華之後，公然承認僞國。及見中俄復交，與我三中全會決議抗日，乃於國聯將開會之際，屢次向我挑釁。一面表示不受國聯制裁；一面欲造成第二重局面，以移轉世界視線。十二月八日，既無端砲轟榆關，二十二年元旦，又為二次進攻。榆關警備司令何柱國，自平聞警，返榆與抗日血戰二日。卒以日方炮火猛烈，我軍又無後援，遂於三日失守。我政府除報告國聯要求速採有效辦法外，並宣言日本侵略真相。國聯自日本承認僞國，雖以暴日為可惡；然仍一再徇其請求，延期開會，尋且不惜遷就日人意見，通過西門提案及德留蒙修正案，以抑制中國。而日本因其未有承認僞國之決議，認為不滿，拒絕接受。國聯至是，乃於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毅然決議：（一）一致不承認僞國且不與合作；（二）通知隣近滿洲之各國採取一致態度。而日人則泰然自若。一方從事攻擊熱河；一方預備退出國聯。（後於三月二十七日正式宣布退出國聯）二月二十一日，日軍開始總攻熱河，朝陽開魯，發生戰爭。我政府明令守將誓死守土，各地義勇軍



亦分別活動。詎知熱河主席兼第五軍團司令湯玉麟不戰潛逃

，承德遂於三月四日陷落。日軍乘勢尾追我抵抗之義勇軍與

東北軍，旋且進迫喜峯口古北口。我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

聞報，即於六日北上，計劃對日戰事，一方准張學良辭職

；一方急調中央直轄各軍入冀，並派何應欽坐鎮華北，指揮

軍事。未幾，我軍集中長城，與敵決戰。於是長城各口，發生

激戰，烽火連天，血肉橫飛，其間以南天門一役尤為劇烈

，雙方死傷甚重。而我方為積極自衛、任何犧牲，在所不顧

。徒以兵器不利，以血肉之身，與炮火慘搏，傷亡既衆，遂

節節被迫退却。五月十三日晚，我軍退密雲，堅守陣地。而

東路日軍，則於十二日自遷安渡灤河，直迫豐潤。致我軍後

方，大受威脅，灤州及北甯線，不得已乃自動撤退。迄十六

日止，唐山已無我軍。而日軍威迫平津，日益接近，一時華

北人心，大起恐慌。十七日中央任命之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

主席黃郛至平，圖於不妥協不屈服之下努力和平，以安定人

心。詎日軍竟於五月二十一日迫近北平。我軍為戰略關係，

乃放棄密雲薊縣玉田各地，集兵力於北平郊外，欲與背城借

一。會日人扼於各國駐華公使之干涉，乃轉意與我協商和平

辦法，幾經波折，卒於五月三十日會雙方代表於塘沽，三十

一日簽訂停戰軍事協定。

協定既成，我軍遂依約開始撤退，而日軍則仍遲遲履行

。既嗾使僞軍李際春等騷擾我地方，刁難我政府；繼復藉口

馮玉祥之通電抗日，以侵襲察省；又厚誣我義軍為匪軍，慘

加轟擊。迫馮玉祥通電離張，則又乘方振武吉鴻昌等之稱兵

，阻我保安隊剿匪工作。故自協定成立，以至日軍陸續撤退

，歷時幾達三月。而至今日止，其由我警察接受者，僅灤東

各縣之城防與市鎮而已。各鄉村要隘與我東北四省。則猶在

日人掌握也。

日本侵佔東北既陸續完成，乃積極鞏固其在東北之勢力

，以為永佔之計。兩年之間，其從事經營者：一為建築全滿

鐵路；二為修築北滿鐵路；三為收買中東鐵路，四為建築全滿

路網；五為設立旅順軍港。上月且在我天津密築飛機場，雖

經我抗議停止，然日人之野心不僅固於佔我東北全部，可見

一斑矣。

綜觀此近百年來我中華民族被壓迫之歷程，內則自滿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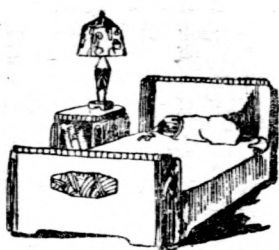
專制以至軍閥縱恣；外則由帝國主義者之比周相脅而趨向日

本獨力侵吞。國家民族之危亡，實旦夕可待。雖然。多難興

邦，古有明訓。我國國民，苟能一心一德，明恥教戰，繼續

奮鬥，則發憤為雄，復興民族，收復失地，自躋我民族於國

際自由平等之域，凡我同胞，其勉之哉！



## 明代倭寇概觀 (續完)

王扶生

### 第五章 倭寇之肆擾

倭寇之肆擾，亦可依其前後不同之情況，而彙別為三期。自洪武初元至正德之末，凡一百五十餘年為前期；嘉靖一朝，凡四十五年為中期；自萬曆紀元以迄明亡，凡七十餘年為後期。茲著其在各期中之特點如次：

前期——

- 一、渠帥悉真倭；
- 二、純以剽掠為目的；
- 三、多假朝貢之名以行之；
- 四、逼擾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五省，及朝鮮王國；

五、僅止於濱海沿江諸郡縣。

中期——

- 一、渠帥多從倭；
  - 二、於剽掠外，兼有復仇及求撫之意；
  - 三、多假互市之名以行之；
  - 四、其肆擾地，集中於江浙二省，餘及閩粵；
  - 五、深入內地諸郡縣；
  - 六、漢奸特夥。
- 後期——復可分為二類：
- 甲、在中國者
  - 一、逃亡之餘，悉併附於中國海盜，不能自樹旗幟；



江南													
淮安				鳳陽		應天			遼東		登州		
				泗州	泗州				金州	蓋州	甯海		
桃源	安東	鹽城	清河	山陽	天長	盱眙	溧水	溧陽	江甯		文登	萊陽	蓬萊
				廟灣鎮					秣陵關	望海場 王家山島	靖海衛		沙門島

蘇州				揚州							海州			
太倉				通州	泰州	高郵	寶應	泰興	儀真	江都	贛榆	沭陽		
崇明	嘉定	常熟	崑山	長洲	吳江	吳縣	海門	如皋	寶應	泰興	儀真	江都	贛榆	沭陽
三沙	寶山所	陰村鎮	石埔鎮	陳湖	唐家湖		海門島	丁假鎮		黃橋		瓜洲鎮		
南沙	吳淞所	三丈浦	震澤鎮	唐浦鎮	石湖		新插港	白蒲鎮						
營前沙	川沙浦	福山港		陸涇壩	瓜涇港		餘東場							
平陽沙	婁塘鎮	白柳港		許墅關	平望鎮		呂四場							
	南翔鎮	黃泗浦		楓橋	黎里鎮		狼山鎮							
	顧涇港						利河鎮							
●	●	●	●				●							
●	●	●	●	●	●	●	●	●	●	●	●	●	●	●

徽州		甯國		太平		鎮江		常州				松江			太倉	
歙縣	南陵	蕪湖	當塗	丹陽	丹徒	靖江	江陰	宜興	無錫	武進	青浦	上海	華亭	劉河 七鴉浦		
				曲阿城	北固山 金山 鬪山		川沙窪	楊舍鎮	獨山			青村所 南匯所	柘林鎮 陶宅鎮 川沙堡			
											●	●	●	●		
●	●	●	●	●	●	●	●	●	●	●	●	●	●	●	●	



台州		甯波					紹興																		
甯海	楓嶺 桑洲嶺 梅嶼鎮	象山	錢倉所 爵溪所 昌國衛 石塘所 舟山 韭山	定海	鄞甯衛 普陀山 柯梅嶺 岑港 雙嶼 關山 秀山	奉化	蔣家舖 桃花嶺 連山驛	慈溪	丈亭渡	鄞縣	高橋 龍山所	新昌		蕭山	龜山	嵊縣	清風嶺	上虞	黃家僊	餘姚	勝山 姚江驛	會稽	三江鎮 高埠 嵯浦	山陰	臨山衛 三山所 防海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		福州		溫州		金華								
興化	福州	溫州	金華	興化	福州	溫州	金華							
莆田	古田	羅源	連江	福清	長樂	侯官	閩縣	樂清	平陽	瑞安	永嘉	東陽	太平	仙居
南日山舊寨 林墩 白湖 平海衛			棋嶼嶼 北菱鎮 小埕寨	瑞岩山 逕江 海口鎮	松下鎮 梅花所 磁嶼	閩安鎮		玉環山 盤石衛 蒲岐所 石馬鎮 沙角寨 荆溪	金鄉衛 南兜山 東洛山 江口關 陌城寨 鮑艚寨	柘浦山 三港口 東山港 丁田寨 眉山北隘	梅嶺 霓嶼 龍灣 長沙灣	南午嶺	松門衛 新河所 隘頭所 溫嶺 藤嶺 斗橋	彭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漳州		泉州					邵武	延平	建甯					
漳浦	龍巖	龍溪	德化	永春	惠安	同安	南安	晉江	邵武	大田	壽甯	政和	松溪	仙遊
雲霄鎮		高安砦 福河堡			鴨山 獺窟山 崇武所	金門所 高浦所 浯洲嶼 王倉坪 石頭嶼 石菌舖		永甯衛 澎湖嶼 東湖 洛陽橋						石獅隘
							●							
●	●	●	●	●	●	●	●	●	●	●	●	●	●	●
								●						

建國月刊 第九卷 第五期 明代倭寇概論

廣東														
潮州				惠州	肇慶	廣州			福甯					
									本州					
惠來	饒平	揭陽	潮陽	海陽	海豐	陽江	高要	新甯	香山	福安	甯德	海澄	詔安	
神泉鎮	南澳山 黃岡鎮 柘林寨	北岩鎮 官溪隘	興安鎮	南洋三灣	碣石衛 甲子所	雙魚所 海陵山 北津砦	銅鼓衛	廣海衛	浮礁山	辰山	龜嶼	松山 洪山 桐山 福甯衛 豐沙寨 七星山	月港	玄鍾所 東溪
●					●	●		●	●			●	●	
	●	●	●	●								●	●	
	●				●	●	●	●	●					

		瓊州		雷州	高州			
萬州		儋州			化州			
陵水	昌化	瓊山	海康	石城	電白	吳川	茂名	澄海
南山所				錦囊所	神電衛			蓬洲所 蛇浦 關望鎮
●	●	●	●			●	●	●
					●	●	●	●

此外，則朝鮮琉球臺灣，以逼近日本，萬歷以還，被患尤劇；其時，固同隸屬我國版圖者，不可不知也。

右所列舉，先後凡及一百二十餘州縣；或突破其城邑，或抄掠其四郊；要皆有隙則來，既飽則去。其攻陷之府城，先後祇興化一府，亦非有竊據稱雄之意也。其被困於內地而屯據之，如川沙窪柘林倭巢者，亦時時以突圍出海為急焉。然以倭性之兇殘，初不以既得我之貨財為已足；剽掠之餘，輒肆為焚殺。英宗正統四年，嘗寇大嵩所，入桃渚，官

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東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得孕婦，卜度男女，剝視中否為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不可言。（吾學編）使倭性而未或改者，則其前後應無殊致，可以例見之也。故明史忠義列女諸傳中，以死倭事者為最衆；終明之世，閭巷小民，至指倭相罵詈，甚以噉其小兒女云。（日本傳）

## 第六章 倭寇之備禦

備禦之道，繫乎海防，明代之海防，蓋專爲備倭而設者也；（按嘉靖間葡萄牙人即明史所謂佛蘭機者雖嘗進犯福建詔安各處但經朱執鵬敗之於走馬溪遂不復爲患）其疏闊張皇，已如前述。然使君明臣良，將士得力，則補苴罅漏，已足遏絕亂藁而有餘；嘉靖以前，內外得人，倭奴豕突狼奔，未甚爲中國患者，其明驗也。及於世宗，嚴嵩當國，政以賄成，「文武將吏，率以賄進」；（張紳劾嵩語）於是趙文華胡宗憲阮鶚輩，以出鎮東南爲利藪，顛倒功罪，牽制軍機，雖如朱統王仔張經，先後稱賢督撫，悉被誣陷以死；俞大猷戚繼光盧鏜湯克寬諸將，亦動多掣肘，不得早奏膚功；即使海防之謹飭如九邊者，固亦無如寇何也。嚴嵩既敗，徐階張居正相繼當國，委寄俞戚諸將，東南倭寇，始賴以悉平。是則謀國者之得人與否，實較海防爲尤要矣。

防倭將吏，初無定員；除衛所指揮之屬爲常職外，巡撫總兵，雖鎮守之久暫不同，率由特遣。洪武永樂間，屢命功臣巡視防倭，如湯和之於浙江，吳傑之於廣東，周德興之於福建，劉榮之於山東，陳瑄之於南直，皆集所在之事權於一

身，故得專制四方，指揮如志。及嘉靖間，以倭事旁午，簡命紛更；於是防倭諸臣，名目歧出。因給事中孫濟上言；「防倭諸臣，既有巡撫總兵，又有總督及都察院重臣，事權不一，牽制靡定，迄無成功」。始命兵部釐定諸臣職守云：「督察主竭忠討倭，實覈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糧餉；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至於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垣」。（國朝典彙）而挾持推諉之弊，仍所不免；是則趙文華輩所得而恣睢怙惡之又一因也。

防倭士卒，初由衛所；正德以後，衛所積弱，至舉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戰守。（兵志二）嘉靖間，始聽所在將吏，便宜招募，於是湯克寬將徐邗兵，俞大猷將浙閩兵，戚繼光將金華義烏兵，並成勁旅。繼光自爲教練，請期三年，然後用之；（見譚綸傳）戚家一軍，尤名聞天下。（本傳語）然招募之兵，其數常感不足，（繼光一軍初祇三千人）倭事既亟，則徵調四出；諸省州郡及邊徼土司應徵而至者，或爲官兵，或爲民兵，名目繁多，良莠不一；雖亦時著戰功，而所至騷擾，得不償失。

其時之餉糈，亦有可考見者：萬歷間，給事中王德完言

；「諸邊歲例：私正間，止四十三萬；至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而今，則三百八十餘萬；近歲用兵費，朝鮮之役，七百八十餘萬。」（王德完傳）蓋明初衛所之兵養于屯，無俟餉糈，所謂歲例，但爲設防置器之用；至嘉靖而始行募兵，募兵必需給養，故歲例亦因以激增；以前例之，則嘉靖間之餉糈，不下二百萬，萬歷間不下三百萬，朝鮮之役，不下七百餘萬。而每人授餉之數，如以商大節巡撫保定時，所募民壯，上者月授餉二石例之，（商大節傳）復核以萬歷時之米價，石折銀八錢計之，（食貨志一）每兵歲餉，約常銀二十兩。若循此以復求其募兵之額，則嘉靖間約共兵十萬。萬曆間約共十五萬；以西北，東南平分之，則用於防倭者，數當五萬以至八萬。朝鮮之役，因經前後七年，歲餉約百萬，東征之師，應祇五萬；明史傳爲數十萬者。或併其前後死亡而合計之也。至此項餉糈之來源，由於所在省分之提編，江南一省，提編至四十萬，他可推知。提編者，其法以銀力差排，編十甲，如一甲不足，則提下甲補之，（食貨志二）初蓋爲盈戶之特捐，非常賦役也；東南倭患平，巡撫周如斗等疊請減革，其議不行；遂以爲制。而不肖官吏，浮收中飽，巧索橫斂，指一科十，人民之苦於倭者，復苦於防倭矣。

其前後備禦之緩急，可見於其實功之制：洪武二十九年，命沿海衛所指揮千百戶獲倭一船及賊者，陞一級賞銀五十兩鈔五十錠。嘉靖三十五年，定斬倭首賊一級，陞實授三秩，不願者，賞銀百五十兩；從賊一級，授一秩；漢人脅從一級，署一秩；陣亡者，本軍及子實授一秩；海洋遇賊有功，均以奇功論。萬歷十二年更定新例，視舊例少變；以賊衆及船之多寡爲功賞之差；復定海洋征戰，無論倭寇海賊，勦是奇功，均與世襲。（兵志四）就此觀之，其獲賊賞授，以嘉靖間爲最厚，亦卽其時備禦最急之徵也。

其戰鬥之具，首賴海舟；其目，有福船、廣船、浙船、海蒼、開浪、沙船、鷹船等；大者能容百人，非倭舟所能及。（兵志四）其次爲火器；嘉靖八年，從御史汪鉉言，造佛郎機砲，謂之大將軍，大者重千餘斤，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兵志四）二十六年，朝鮮王李暉咨稱：「福建人泛海往日本市易，爲風所漂，前後共千人以上，皆挾軍器貨物；致中國火砲，亦爲倭有，恐起兵端。」（朝鮮傳）則知日本是時，尙無如中國之火砲者；如衛以今日戰陣之情形，則我固常佔優勢矣。

其備禦之策，嘉靖間，唐順之以爲當截之海外。（明史

本傳)隆慶間，翁大立亦謂：「海防惟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此爲上策；循塘拒守，毋使登岸，此爲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城，此爲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方輿紀要)持此以論，則明初，張赫吳禎，捕倭至琉球大洋；陳瑄柳升，追倭至朝鮮境上；(並見本傳)並屬上策。順之大立時，羣倭逼境，已難語於此。外如阮鶚之賂倭以羅綺金花，及庫銀數萬，又遣六巨艦，俾載以走；(胡宗憲傳)則無恥之尤，且不足論於無策矣。

備禦之責，雖屬於官軍；而寇氛所及，其時士民之奮起自衛，其禦外侮者，亦史不絕書。其最著者：鄉紳、有常熟錢泮、(忠義傳)永嘉王德、(忠義傳)崑山朱龍韜、(籌海圖編)淮安沈坤(淮安府志)等；耆民、有崇明施斑、(崇明縣志)嘉定嚴氏、(嘉定縣志)慈谿杜文易(忠義傳)等；儒生、有福清舉人陳見、(忠義傳)崇明生員顧國樊(崇明縣志)等；商人，則松江孫鏗；(忠義傳)良醫。則永嘉王沛；(國朝典彙)而慈谿沈氏之族二千人，於寇至之日，其男子誓於衆曰：「無出婦女，無登貨財，共以死守，違者誅。」婦女亦誓曰：「男子死門，婦人死義，無爲賊辱。」因屢殲

其魁，奪還虜掠，(忠義傳)其事尤足矜式。故凡有司徵調所及，輒能叱咤成軍，以赴國難。

此外，則臣貢諸蕃，無間遐邇，亦時時思以捍衛宗邦及勤王自效。如朝鮮、於嘉靖二年，以俘獲倭夷來獻；二十六年，咨告火礮流入日本，恐起兵端；三十五年，有倭船四艘，自浙直敗還，漂入朝鮮境，遣兵擊殲之，得中國被俘及助逆者三十人來獻；三十八年，剿滅倭舟附岸者二十五艘，獲通倭嚮導十六人獸闕下。(朝鮮傳)琉球，於嘉靖三十六年，遣兵邀擊自浙江敗還之倭寇，大殲之，獲中國被掠者六人送還；萬歷四十四年，日本有取雞籠山之謀，遣使以聞。(琉球傳)呂宋，於萬歷四年，官軍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國，助討有功。(呂宋傳)暹羅，於萬歷二十年，日本破朝鮮，請潛師直搗日本，牽其後。(暹羅傳)其效雖未甚著，而同仇敵愾之心，固不異我族人也。

明史所見海防將吏，預於防倭之役者，前後僅及百四十餘人；雖多未備，然類比其事蹟，已可概見有明一代之防倭情形。茲並勒爲左表，以備考覽：

		在地		
		時期		
		任		
		職		
		姓名		
		事		
嘉靖		福州衛指揮使	張赫	在海土人所捕倭不可勝計最後追至琉球大洋禽其魁十八人斬首數十級獲倭船十餘艘
		太倉衛指揮僉事	翁德	帥官軍出海捕倭斬獲不可勝計
洪武		靖海侯總兵官	吳禎	總江陰四衛舟師出海捕倭至琉球大洋獲其兵船俘送京師自是常往來海道數年無寇
		都督僉事副總兵官	於顯	副吳禎
永樂		杭州衛指揮同知	耿再成	出海捕倭深入外洋溺死
		清遠伯總兵官	王友	帥舟師捕倭大破之
嘉靖		總督海運總兵官	陳瑄	屢追倭至金州白山沙門島及朝鮮境上焚殺甚衆
		豐城侯總兵官	李彬	緣海捕倭復招島人鯤戶買豎漁丁爲兵防備益嚴
嘉靖		安遠伯	柳升	同陳瑄率舟師巡海至青州追至金州白山島而還
		中官	張謙	帥西洋還敗倭於金鄉衛
嘉靖		右通政	唐順之	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其禍乃躬巡海洋督勵諸將又破倭於崇明沙
		參將	尹鳳	倭陷福清南安連縣出海鳳凰邀擊沉其七舟泊至外洋禽斬四百餘大小凡中數戰內地賴以稍安
嘉靖		參將歷總兵官	俞大猷	周浦川沙窪倭焚巢出海追之及於老鸛嘴焚巨艦八斬獲無算又追賊海丁焚其船五十餘
		兵備副使	王崇古	擊倭夏港殲之又偕大猷追倭出海

略



江南				山東			
嘉靖	成化	永樂	洪武	萬曆	正統	永樂	隆慶
參將歷總兵官	都指揮同知	都指揮僉事	太倉知州	巡撫	永康侯	都指揮使	參將
俞大猷	郭鈇	都勝	王銘	萬象春	徐安	衛青	黎鵬舉
從經大破倭於王江涇稱平倭功第一又連敗倭於勝墩陸涇壩等處	代勝備倭	備倭揚州擊敗鹽徒爲亂者尹旻等	捕斬倭寇千餘人	倭躡朝鮮濱海郡邑悉戒嚴象春拊軍民供饋運應機立辦	備倭	後代劉榮爲總兵官	以舟師擊倭於海中多斬獲
總督軍務便宜行事	都指揮僉事	金山衛指揮使	吳淞衛指揮使	衛青	劉榮	劉榮	郭成
張經	郭鈇	施義	朱文	衛青	劉榮	劉榮	郭成
任俞大猷都繼芳湯克寬盧鏜爲將屢著戰功又徵狼士兵未悉至爲趙文華所刻能	備倭揚州擊敗鹽徒爲亂者尹旻等	倭寇突入衛與同知侯端等却之追擊焚其舟自是百餘年不敢入寇	倭寇吳淞口沿海一帶破之	後代劉榮爲總兵官	於望海場築城堡設烽壘嚴兵以待倭三十餘舟至以計畫殲之斬首千餘級自是不敢窺遼東	後代劉榮爲總兵官	澆海追曾一本大獲
總督軍務便宜行事	都指揮僉事	金山衛指揮使	吳淞衛指揮使	衛青	劉榮	劉榮	郭成
張經	郭鈇	施義	朱文	衛青	劉榮	劉榮	郭成
任俞大猷都繼芳湯克寬盧鏜爲將屢著戰功又徵狼士兵未悉至爲趙文華所刻能	備倭揚州擊敗鹽徒爲亂者尹旻等	倭寇突入衛與同知侯端等却之追擊焚其舟自是百餘年不敢入寇	倭寇吳淞口沿海一帶破之	後代劉榮爲總兵官	於望海場築城堡設烽壘嚴兵以待倭三十餘舟至以計畫殲之斬首千餘級自是不敢窺遼東	後代劉榮爲總兵官	澆海追曾一本大獲

參將歷副總兵官	鄒繼芳	駐金山衛提督海防諸軍破賊於寶山及採淘港等斬首八百級又於王江涇會戰斬級二千
參將歷總兵官	湯克寬	從大猷破賊王江涇又赴援江北敗北洋倭二十餘艘
參將歷總兵官	盧鏜	屢平江北倭
參將歷總兵官	劉顯	以青徐長槍手六千人同許國應調至連敗倭於嘉興吳松等處
山東參將	李逢時	同逢時應調至連敗倭
山東參將	許國	戰死
松江衛指揮	劉勇	應調率土兵至不能有所為
永順宜慰司	彭明輔	應調率土兵至隸俞大猷大敗倭於石塘灣
保靖宜慰司	彭蓋臣	應調率土兵至隸俞大猷與蓋臣互為犄角以成王江涇之捷
永順宜慰司	彭翼南	應調引狼兵至隸俞大猷命擊倭涇漕敗績失亡甚衆自是賊知狼兵不足畏
廣西田川土官婦	瓦氏	倭衆三千攻金山衛與瓦氏兵邀擊之稍有斬獲
游擊	白泫	應調督川廣兵至無功
貴州總兵官	沈希儀	應調與希儀各率家丁赴蘇松軍門而以不諳海道又年已老兵與將不習竟不能有所為
松潘副總兵官	何卿	倭患起長吏不習兵革環慷慨以身任之屢立戰功
蘇州同知	任環	

常熟知縣	王鈇	從任環破倭焚其舟二十七
知縣	羅拱辰	倭陷乍浦所率民赴援賊引去
崇明知縣	唐一岑	禦賊城陷死之
松江推官攝府事	吳時來	賊攻城驟兩城壞數丈時來以勁騎扼其衝急與版築三日城復完賊乃棄去
上海知縣	喻顯科	戰死
吳松所百戶	馮舉	戰死
吳松所百戶	宗元爵	戰死
太平府同知	陳璋	敗倭於獨山斬首千餘殺餘衆浮海道
僉事	董邦政	搗川沙寇賊巢破之
崑山知縣	祝乾壽	蘇州各縣皆被倭攻圍而攻崑山尤急乾壽與民死守賊懼圖歸乃解蘇松圍而去殪其魁二大王
揚州同知	朱哀	擊破倭於沙河殲其會還所掠牲畜甚衆未幾倭復大至薄城東門與戰死之
無爲州同知	齊恩	率舟師敗倭於團山斬首百餘殺子嵩最饒勇擊倭至安港伏發恩家二十餘人俱力戰死
淮揚兵備副使	于德昌	擊倭於東鄉大破之
巡撫御史	曹邦輔	具奏俞大猷任環破賊功趙文華欲攘之不得因劾罷
巡撫鳳陽四府	李遂	請輸增兵恤民節用次第守戰守策前後二十餘戰斬獲三千八百有奇江北倭悉爲所滅

浙江	
右通政歷巡撫	唐順之 以廟灣功代李遂
副使	劉景韶 破倭於廟灣江北倭平
巡按御史	溫如璋 倭犯太倉三沙率屬討平之遂不復至
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鄭曉 募鹽徒爲兵各海口皆設墩遂大破於通州斬首九百餘級
總督軍務	楊宜 代張經節制不行狼士民肆擾東南民既苦倭復苦兵倭屯據陶宅久無功
總督軍務	胡宗憲 代楊宜屢以計贖倭首汪直徐海而惜事文華加賦額侵官帑苛斂富人所至騷擾
祭海侍郎督察軍務	趙文華 初獻七事多無賴既至凌脅百戶搜括府庫顛倒功罪牽制兵機將吏解體寇氛益熾
信國公	湯和 築衛所五十九城皆堅緻不圯浙人賴以自保多歌思之嘉靖間立廟以祀
都督	方鳴謙 從湯和至浙多用其議嘗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則倭不得入
都督僉事	楊文 巡視防倭
都督僉事	劉德 巡視防倭
都督僉事	商嵩 巡視防倭
魏國公	徐輝祖 巡視防倭
安陸侯	吳傑 巡視防倭
孝文	易紹宗 倭登岸剽掠紹宗格戰追至海岸陷淖中手刃數十賊遂被害

		嘉靖				正統		
游擊將軍	宗禮	倭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邀戰三捷獲首七十餘殺稱神兵會橋陷軍潰戰死	參將歷總兵官	尹鳳	改掌浙江都司謝病歸	僉事	陶成	倭寇浙東成夥飭海道率兵平之
巡撫	李天寵	代王倭忬掠紹興殲焉以協剿嘉興倭屢失利爲趙文華所劾罷	參將歷總兵官	劉顯	鎮守	提督海防軍務	朱統	革渡船嚴保甲嚴懲通番諸奸擊禽其渠李光頭等九十六人以便宜戮之爲御史所劾罷
台州知府	譚綸	練鄉兵千人數破賊	參將歷總兵官	戚繼光	募義烏兵教練精熟稱戚家軍所向克敵浙患賴以勦平	提督軍務巡撫	王忬	始任俞大猷等爲將時倭艦百餘至焚掠州二十餘留內地三月破燬其船五十餘艘
	黃釗	禦倭被執不屈死	青田知縣	李楷	青田故無城	總督軍務便宜行事	張經	見前
	李天寵	代王倭忬掠紹興殲焉以協剿嘉興倭屢失利爲趙文華所劾罷	温州同知	黃釗	禦倭被執不屈死	參將歷總兵官	俞大猷	破昌國臨山倭多斬獲又平舟山賊巢先後殺倭四五千
	譚綸	練鄉兵千人數破賊	台州知府	譚綸	練鄉兵千人數破賊	參將歷總兵官	盧鏜	破台州倭乃與胡宗憲共謀滅徐海誅汪直倭復犯浙東水陸十餘戰斬首千四百有奇
	李天寵	代王倭忬掠紹興殲焉以協剿嘉興倭屢失利爲趙文華所劾罷	游擊將軍	宗禮	倭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邀戰三捷獲首七十餘殺稱神兵會橋陷軍潰戰死	參將歷副總兵官	湯克寬	破溫州倭轉掠奉化甯海追圍於獨山民家賊半死餘奪圍遁

福建											
嘉靖					洪武						
巡撫	周珙	代天寵無功	祭海侍郎督察軍務	趙文華	見前	江夏侯	周德興	相視要害築城十六置巡司四十五防海策始備	福州衛都指揮	張赫	見前
總督軍務	楊宜	見前	總督軍務	胡宗憲	見前	提督軍務海防巡撫	朱執	見前	提督軍務	王忬	見前
總督軍務	趙炳然	福建請協剿然曰應各團練士著使人自爲用家自爲守急則兵緩則農然後聚散兩有所歸	參將歷總兵官	俞大猷	與戚繼光合後興化城又屢破倭	總督諸軍便宜行事	張經	見前	參將歷總兵官	劉顯	與戚繼光合復興化城又屢破倭
副總兵官	朱先	大小數十戰皆先登殺倭甚衆	參將歷總兵官	戚繼光	復興化城又連破仙遊賊圍窮追俘斬不可勝計	提督軍務	宋儀望	與繼光合力破倭因列陳海防善後事詔從其請	副總兵官	戚繼光	復興化城又連破仙遊賊圍窮追俘斬不可勝計
兵備副使	宋儀望	與繼光合力破倭因列陳海防善後事詔從其請									

廣東																																													
洪武	隆慶																																												
雷州百戶	指揮使	李玉	戰死	參議	宗臣	倭薄城納鄉人避難者萬人或言賊且追曰我在此不憂賊也與主者共擊退之	惠安知縣	林咸	拒守五晝夜賊引去窮追陷伏死	福清知縣	葉宗文	城破戰死	參將	尹鳳	見前	巡撫	譚綸	倚仵威劉三將收復興化城	巡撫	阮鶚	寇犯福州還以重賂並巨舟六艘俾載以去而斂括民財動以千萬計	巡撫	游震得	調戚繼光浙江兵至	總督軍務	楊宜	見前	總督軍務	胡宗憲	見前	祭海侍郎督察軍務	趙文華	見前	興化知府	董士弘	倭登岸流劫走據山士弘糾民兵獵戶與指揮使合勢圍賊殲之	總兵官	李錫	出兵協剿曾一本	總兵官	張元勳	破倭福安後倭陷銅鼓雙魚城大破之	指揮使	花茂	沿海依山設廣海礮石神雷等二十四衛

隆慶	嘉靖					正德		永樂						
提督軍務	總兵官	提督軍務	副總兵官	參將歷總兵官	參將歷總兵官	參將歷總兵官	總督諸軍便宜行事	副使	總督兩廣軍務	後軍都督僉事	後軍都督	永定侯	安陸侯	雷州鎮撫
殷正茂	郭成	吳桂芳	朱先	戚繼光	湯克寬	俞大猷	張經	徐柏	鮑象賢	王銘	胡原	張銓	吳傑	陶鼎
令總兵官張元勳參政江一麟先後殺倭數千以次平諸盜	渡海追曾一本大獲	斬獲新舊倭八百人	見前	肅清吳平餘孽	追擊吳平遁海不敢復犯	平曾一本	見前	討平徐銓	賊魁徐銓糾倭橫海上檄將擊斬之	防倭	防倭	率致仕武官防倭	率致仕武官防倭	戰死



朝鮮		萬歷		萬歷	
都指揮使	副總兵官	副總兵官	副指揮僉事	副總兵官	提督諸軍
毛文龍	劉綎	陳璘	李如梅	李如柏	李如松
逗留遼東遼東失自海道遁回據皮島	時倭已退李如松等軍還以綎留守朝鮮後亦撤退	屢破倭	從兄赴援却敵先登	從兄赴援	赴援連戰皆捷窮追至碧蹄館遇伏敗績
					代楊鎬赴援俘斬二千二百有奇
					楊鎬 赴援未至先奏陳十事多苟且由是朝鮮人多怨之鎬亦無功能
					黃應甲 梁本豪結倭爲亂應甲與戰生禽本豪俘斬千六百有奇沉其舟二百餘撫降二千五百人
					凌雲翼 時倭盜略盡惟林風遁去命把總王望高以呂宋番兵討平之
					胡友信 海倭竊發於鄉立四應社一鄉有警三鄉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賊賊不敢發
					李材 倭五千攻陷備白大掠而去材追破之石城設伏海口伺而殲之又擊甯州倭降其渠許恩
					江一麟 先後殺倭數千人
					張元勳 先後殺倭數千人



## 宋漁父日記（續）

宋教仁遺著

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三年（乙巳年）

一月

初一日，陰。是日爲日本元旦，家戶皆休息，彼此過從相爲賀，然不如我國之酣嬉玩樂，舉國若狂也。亦足見其風俗之一斑矣。己正，偕申錦章李和生二君，往淺草游觀。淺草者，東京名勝之地；人烟充斥，百戲雜陳，是日爲元旦之期，士女觀者往來如鯽，真有舉袂若雲之狀云。余等買券入其公園，縱覽園中，陳列百物，魚鳥之類尤衆。其他之大動物，奇形異狀，殆皆不能名之。其最可觀者，若西洋人形活動劇，若月世界空中運動，若花中美人，若出征軍人留守宅，若滿洲激戰模形等類，皆是發人美術之精神，鼓人愛國之思想者也。午初，觀畢而去，至一牛豚肉肆午膳。未正回，

寫一信致警鐘社，定閱警鐘報一份。

初二日，陰。己正，至越州館吳叻先處，談良久，下午回。未正至勝光館，訪張步青，談及組織雜誌事，步青亦贊成之，郭瑤皆魯文卿亦頗與聞，申正回。

初三日，陰。己正，載涓卿來訪，談良久，留午餐。未初，偕至留學生會館，赴文普通同學會。時各同學皆至，乃由余演說湖南風潮，及余去湖北以後之歷史。諸君皆贊惜不勝，欲爲余代籌資，留學此間。余惶愧不已，再三辭却。諸君乃偕至一室秘密商議，如不欲使余聞也者，余莫可如何，只聽之而已。然其究竟之如何，余固不得知也。申正畢，乃散。酉初，余復至越州館，開組織雜誌發起會。時到者十餘人，余演說此事發起之原因，及單簡之辦法，訖。雷道亨不以爲然，倡辦小說報之說，與余再三辯難，卒經大衆之決議

，以辦雜誌較善，事始定。乃議舉暫行經理人二人，公舉得余及張步青任之。並屬予擬一章程，余允之，事畢散會，戌正回。

初四日，陰。巳正，至越州館張步青處，商議雜誌辦法。午正，至越州館，與吳劭先田梓卿談良久。申正，劭先要余至錦輝館觀活動大寫真。比至，每人以二十錢買入場券而入，場內分四等席，余輩坐者為三等。既坐定，復經一時許，始開演。初開演者為日露戰爭事，次為北冰洋漁業，次歐洲之風俗，次日本軍人之出征。每演一次，先由一人演說理由，然後放現，戌正始畢事，乃別劭先而回。

初五日，陰。擬草雜誌章程稿，下午成，共四十三節，十九章。

初六日，晴。午初，至越州館李仲卿處，商議為雜誌章程認可事，約初八日開會一次。遂發郵片各處，亥初始畢事，遂未回。

初七日，晴。辰正，自越州館回。尋至會館閱報，知旅順俄艦，已於前三日降伏於日本云。午初回。

初八日，晴。午初，至越州館，開辦雜誌會。時到者約二十餘人，由余演說發起情形，並誦章程草稿一遍，社員皆

決議認可，乃議公舉職員事，皆決議用推舉法，舉得余為總庶務。申初散會，酉初回。

初九日，晴。巳正，張步青來，商辦雜誌一切事務。申正，至郭瑤皆寓，談良久。晤陳於九黃逸侯，瑤皆言二君皆願盡撰述義務於雜誌社，余頷之。酉正回。

初十日，晴。巳正，至張步青寓，坐良久，遂偕步青郭瑤皆至牛込秀英舍工場，訂印刷雜誌章程，未正回。

十一日，晴。辰正，至越州館，午初回。寫致羅立中信，無甚要語，僅一郵片而已。夜酉正，至愛兩堂，訂刻雜誌社各應用圖章，只十六顆，價六圓四十錢。戌正回。

十二日，晴。巳正，至張步青寓，坐良久，邀郭瑤皆黃毅侯至小川印刷店，訂刷雜誌原稿用紙，並收券簿，未初回。

十三日，晴。巳正，至秋璿卿寓，談良久。時秋君與諸同志組織一演說練習會，每月開會，演說一次，並出白話報一冊，現已出第二期。余向秋君言，願入此會，秋君諾之。戌初回。

十四日，陰。屬主人代為訂購二六新聞一份。申正，至黃毅侯寓，毅侯託余代售其所輯農作物病理學教科書，余應

之。酉初回。

十五日，陰。余久擬作中國新紀年一書，以闡近日新創紀年各說之不當，而以中國紀年，託始於黃帝卽位元年癸亥爲正。至是始擬定目錄，計二篇，共九章。

上篇

1. 紀年之意義

2. 紀年之種類

3. 中國紀年之沿革

4. (原缺)

5. 中國近日新紀年之各說及其得失

6. 中國新紀年之託始

7. 中國紀年之將來

下篇

8. 中國紀年與各國紀年對照表

9. 結論

下午申初，至越州館，在李仲卿處晚餐，戌初回。閱報，知俄國革命黨大起，全國各等社會皆動云。噫，返視吾國之民氣，則何如矣。

十六日，晴。已正，至張步青寓。時雜誌已印成，余與

步青擬定下日曬日開會發行之。午正回。

十七日晴。午初，至田梓琴寓，未初回。閱報載清政府

擬興復海軍事，然未確也。申正，至會館閱書，酉正回。酉

正至越州館時，李仲卿將歸國，雜誌社會計，議舉人代理，

時有田梓琴與紹先等均在，遂舉得白楚香焉。戌初回。

十八日，陰。已正，至羅子雲寓，談良久，午初回。申

初，至劉林生寓，酉初回。

十九日晴。已正，至郭瑤皆寓，午初回。作時評一篇，

題爲嗚乎漢奴，時美國之滿洲留學生，致信在東京之同族，

有殺盡漢奴之語也。申正，至一書店，購婚姻進化及法律上

之結婚二書，尋回。

二十日，陰。未正，僧郭瑤皆至振武學校，晤得湖北同

學江榕岷等諸君。言及辦雜誌事，皆贊成之。又晤李小園，

湖北涇江人也，余說其擔任雜誌作文事，彼應之。坐談良久，申正回。

二十一日，雨。已正，至郭瑤皆寓，尋回。

二十二日，雨。未初，至會館，開雜誌會，發行章程，

到會計三十餘人，新入股者十餘人，酉初畢事回。

二十三日，晴。已正，至郭瑤皆寓，尋回。午正，至田

梓琴寓，有所商，尋回。

二十四日，晴。巳正，往田梓琴寓，不遇，乃至道德館，晤龍際雲翁國鈞，言及辦雜誌事，二君皆願附入一股。午初，至築地館，訪杜星五，坐談良久，並留午膳。未初，至崎越館，訪雷道亨，並促其速作二十世紀之支那發刊辭。未正，至臥龍館黃續臣處，會議組織速成陸軍事，坐良久，程潤森（江蘇人）平山周（日本人）至，羅子雲等與程潤森議不合，乃未決議而散。酉初，復至越州館，在白楚香處，取得雜誌社日金十五元而回，夜寫致警鐘社中外日報館時報館中國日報館等信，皆為雜誌事，欲其代登章程於彼之報內也。亥正，讀東語，半時就寢。

二十五日，晴。巳初，至勝光館張步青處，談良久，午初回。未正，至九段勸業場，購簿記，復至一書肆，購得岩本千綱暹羅老揭安南三國探險實紀一部，及新佛地學界，支那一月份各一冊。申正，至昇盛館，訪彭希明，不遇而回，寫致胡經武信。

二十六日，晴。巳初，至臥龍館魯文卿處，郭瑤皆已取回雜誌原稿用紙一千張，概交余。午初，至越州館田梓琴處，午餐，見彼處有警世鐘數冊，余遂取一冊，摘其開始所印之

黃帝肖像，將為插入雜誌之用，乃並題數語於背，曰：「起崑崙之頂兮，繁殖於黃河之譜，藉大刀與鬪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孫有噉飯之所兮，皆賴帝之櫛風而沐雨，嗟四萬萬之同胞兮，尙無數典而忘其祖」。未初，至愛兩堂取印章。未正，至羅子雲寓，不遇，乃至東新譯社陳星台處，談良久。申初，至劉林生處，酉初回。戌初，至大島館戴伯詠處，屬其譯英文，復坐良久而回。安沼白來談，移時去。亥初，兩接曾搏九來信，約二十八日開同鄉會。

二十七日，晴。巳初，彭希明徐運奎來談，最久，時陳星台將有北京之行，運奎謀與余極力反對其說，余允之。午初，至越州館，邀田梓卿黃谷奄偕至崎越館，訪雷道亨，不遇，乃至盛廉生熊知白等寓，談片刻。午正，復至越州館午餐。未正，至道德館訪龍際雲，不遇。申初，至湘西學會陳古岩處，坐談良久，留晚餐，酉初回。戌初，邀李和卿至永井家坐談，至二點鐘之久，戌正回，見案有羅子雲信，乃告以組織速成陸軍事，已歸程潤生擔當者也。

二十八日，陰。辰正，安沼白來談，良久去。午初，至周海南寓，問以程潤生組織速成陸軍事，究竟若何，渠答以猶待商酌云。未初，至羅子雲寓，未正回。申正，彭希明來

，要余至山本館劉霖生處，晤黃慶午章行嚴，會商一切事件，時陳星台發有要求救亡意見書於留學界，其宗旨專倚賴政府對外與國內之政策，而將北上陳於政府，余等皆反對其說，擬於明日開同鄉會時，行干涉主義，議決，戌初回。

二十九日，陰。辰正，至湘西學會，是日爲湘西開本月例會之期，時至者約五十人上下，先經謝伯助演說開會理由，訖，余乃次演對於瓜分問題，大反對要求政府之說，而主張各省獨立自治，座中有反對者，亦有贊成者，未決議而散。午正，至崎越館雷道亨處，談片刻。未初，至越州館黃谷菴處午餐，未正，至海國館章行嚴處，坐談片刻，申初回。酉正，復至海國館章行嚴處，不遇，乃至彭希明處，亦不遇，戌初回。

三十日，陰。辰正，往錦輝館，赴湖南同鄉會，時至者約二百人，皆決議不贊成要求政府之說，而主張全省獨立自治，至午正始散，余偕胡文岩楊仲達陳偉臣回，午餐。未初，余至成昌樓，與柳聘農等食料理訖。申初，至聘農寓，聘農與柳濟貞彭希明徐運奎，皆寓昇盛館者也。酉初，至張步青寓，談片刻。酉正，至郭瑤皆寓，不遇，乃至一書肆，購書數冊而回。戌初，至永井家，坐談良久，以書數種贈之，

戌正回。

三十一日，陰。午正，黃慶午來，相商阻止陳星台北上之行，以星台前對余說，有曾謁梁卓如及屢次通信之事，遂擬以改變宗旨，受保皇黨運動責之，慶午乃約余明日同至渠處，開特別談判，余允之，未正渠去，郭瑤皆來，借余至加藤館取相片，遂同至留學生會館閱報，良久，晤秋璿卿，坐談一刻。申正，至一書肆，購羅馬教皇國際地理學各一冊而回。

## 二月

一日，陰。辰正，至順天中學校，上日語英語課，此課爲新開之一班，每月學費一元五十錢，學一科者一元，每日分二班，上午八時至十時英語，十時至十二時日語，下午六時至十時日語。余是時繳學錢一元五十錢，乃入其上午一班。午初畢，回午餐後，至黃慶午寓，遂同至東新譯社，與陳星台大開談判，而余則實證其受保皇黨之運動，辨難良久，尙未解決，星台以日本警察干涉此事，赴警署而去，余遂回，酉初雨雪。

二日，陰。巳正，至順天學校上課，午正回。（以後每

日上課皆不書，惟休息或未去則書，申初，黃慶午來言陳星台事，已干涉其不作云，良久去。

三日，晴。申正，至郭瑤皆寓，借瑤皆及黃毅侯至神保町各書局，遂購得萬國大年表世界十偉人東西二十四傑各一冊，及太陽教育各一冊，酉初回。戌初，至越州館訪田梓琴等，不過而回，是日爲吾國之除日，一年已盡，此身猶昔，細想祖國，悽然者久之。

四日，晴。清晨余未起，覺微有疾，是日爲吾國之元旦，湘西學會開新年會，余遂未去。夜至劉林生寓，不過而回。

五日，晴。巳正，戴涓卿來，留午餐而去。未初，至黃慶午章行嚴彭希明等寓，皆不遇。申初回，復至越州館田梓琴處，坐良久，在吳紹先處晚餐。酉初，至劉林生寓，談最久，所言湖南風潮起落之詳情，及以後之辦法，戌正回，作二十世紀之支那時評一則。（嗚呼漢奴）

六日，晴。午正，至黃毅侯寓，遂偕郭瑤皆至東明館，購得華盛頓肖像一張，將爲插入二十世紀之支那之用也。未初，遂偕黃郭二君至熊田印刷所，以華盛頓像與之，屬其印刷。申初，至留學生會館，閱報良久，並購得正則英文教科

及西力東侵史。申正，至一書肆，購外國人名地名辭典，及揚子江，酉初回，寫致萬午亭信，屬其當二十世之支那發行所事。戌初，至越州館楊仲達處，仲達言及有人將往東三省施運動手段一事，欲與余商其詳法，余不其贊成之。

七日，辰初，自越州館回。未正，至郭瑤皆寓，尋回。酉正，至黃慶午寓，談良久，戌初回，途遇永井，欲邀余至其家，余謝之，遂隨伊行良久，至仲嶽樂町，乃別而回。

八日，晴。作漢族侵略史，敘例未成。

九日，晴。辰正，至臥龍館，遂邀郭瑤皆黃毅侯同至熊田活館所，議印刷雜誌事，彼之幹事，對毅侯言，前日所定之價，其便宜過甚，欲議增加之，余等皆不允，乃計議另覓印刷處印刷之，遂索回前所交之黃帝華盛頓肖像而去。午正，復同二君至秀英舍，議此事，經毅侯再三磋磨，議始成，每期印三千部，每部一百二十頁，都值一百八十二元，遂交黃帝肖像，以便先刻訖，辭去。未初，至成昌樓食午餐，申初回。酉正，至永井家，坐良久，戌正回。

十日，晴。辰正，至順天學校，遇田梓琴，遂託其轉購二十世紀之支那社會記員，速發郵信至各員處，催繳股金。午正，至昇盛館，談片刻，未正回，郭瑤皆來，邀余同訪日

本之女教育家金井歌子，遂同去，至伊家，不遇而回。酉初，至海關館章行嚴寓，談良久，戌初回，接同鄉會來信，知各縣舉代議士。（改良章程，而桃源即舉得余，約後日議事者也。）

十一日，晴。已初，郭瑤皆來，遂邀余同往金井歌子家，既晤面，則二十四五之女郎，余固不能日語，遂以筆談。彼言甚關心於日本女子之卑劣，欲大整頓之，而以精神的物質的二者之文明爲目的，又言欲先擴清精神，必先依宗教，又言諸君之革命，必抱一死自己之目的，當此戰爭之際，我甚願諸君之從速實行，此一好機會也，若有可以贊助之處，余必極力行之。又言支那之留學生，輕佻浮薄者居多，實亦一恨事。談至一時半之久，余復詢以辦雜誌規例，及對於日政府有無交涉，渠答以明日爲余調查清白，後日當即告覆，談訖，復贈余以二十世紀之婦人一冊，渠等所出版之女子雜誌也。午初辭去回寓，劉林生來，邀余同往秋瑤卿寓議事，午餐訖，遂同去，秋處，本鄉元町元日館也，談良久，申初復同至會館閱報，並購得世界十女杰書一冊，酉初回，晚餐後，復至秋瑤卿寓，晤得彭金門沈強漢，談最久，沈君時有旅行大阪之事，不日起程，邀余，余允之，戌初回。

十二日，晴。辰正，至郭瑤皆寓，坐片刻回，未初至會館，收股金，白楚香張步青等皆至，都坐待至三時之久，而來繳股金者甚寥寥也。申正事畢，回途遇柳聘農，邀余至其寓，坐談良久，酉初回，金井歌子寄郵片來，言雜誌須納保證金事。

十三日，陰。辰正，至東新譯社陳星台處，談良久。已正，至劉林生寓，遂偕至龍鐵園寓，坐片刻，午初回。未初，至張步青寓，談良久，留晚餐。酉初，至李錦堂寓，酉正回。

十四日，晴。辰正，至勸工場，購衣物等件，復至數書肆，翻覽古本書，無所得而回。午正，至陳星台處，坐良久回，郭瑤皆來，與余談及旅行大阪之事，極力贊成，並勸余進行，余遂擬即於今日晚間坐火車而去。未正，至秋瑤卿寓，坐良久，留晚餐。申正，至張步青寓，告以大版之行，並邀其送余至新橋火車站，渠允之，乃約至郭瑤皆寓會齊，而余先回，收拾一切。酉正，至瑤皆寓，張君至已久，言火車開行時刻已過，今夜已不能去，可於明日早起行，余遂回。十五日，晴。辰正，余將往新橋，路遇張步青，乃邀余同去。已初，至火車站，則十二時始有車開，乃購得乘車券



一紙，（自東京至大阪四元一錢）以坐待之，午正登車，開行，車中人甚嘈雜，而余言語不甚通，頗苦人云。車行，每十餘里數十里必一停，其地名不悉記載。酉正至靜岡市，（駿州第一之都會，市舍甚盛，爲日本三十四聯隊之營所），亥初至名古屋，（爲關西鐵道自此分歧，至大阪各處乘換之所，與東西京爲繁榮之三地，名勝甚衆，）亥正至岐阜，（亦一大市）子初至彥根，（濱臨琵琶湖，風景甚佳，此地昔井伊氏之所居也，）丑正至京都，（即西京）徹夜未合眼也。

十六日，晴。辰正抵大阪，余下車，至久世田屋寓焉，時沈強漢已在此，彼於前二日至者也，早餐訖，遂偕強漢至范旭東寓，吾湘人也，坐談良久而同。午初，王薇伯來寓，薇伯山西籍，而生長蘇，與強漢友善，余前日曾聞秋瑾言及其爲人，至是始晤之。未初，遂偕沈王同至大阪之所謂名勝四天王寺者，日本佛教起點之地，聖德太子留大紀念之所也。既至，亦無大意識，游觀良久，申正回。酉正，偕強漢至孫實甫家，強漢之同鄉，大保險商也，既至不遇，戌正回。十七日，陰。辰正，至各街游覽良久，市情之繁盛，都人之富庶，皆不減東京也。午正至一書肆，購得浦鹽斯德一

本，未初回。酉初至孫實甫家，談良久，戌初回。

十八日，陰。午正至西區，購得洗濯物數種，未初回。

十九日，陰。下午雨雪，寫致劉林生信。

二十日，陰。未初至王薇伯寓，坐良久，申正回。

二十一日，陰。

二十二日，晴。

二十三日，晴，偕王伯微起行回東京，午初至火車站，購車券，遂登車，未初開行，申初過京都府，亥初過名古屋，時同車有二軍人，新滿洲戰地歸者，稍通中語，與余及王薇伯談及滿洲軍事，及風土人情，甚多。子初過靜岡市，徹夜未睡，因時與薇伯談，較前夜稍不苦也。

二十四日，晴。辰正至東京新橋下車，已正回寓。未初至劉林生寓：談良久，未正至黃慶午寓，申初至秋璿卿寓，談最久，酉初回。

二十五日，晴。已初至范任卿寓，不遇而回，至會館閱報，良久，午初回。

二十六日，晴。順天學校日語英語課，余皆不欲上，遂擬自今日始，不去矣。申初至郭瑤皆寓，酉初回。

二十七日，陰。作漢族侵略史敘例成，共十三頁。申初

至東樓館，訪范任卿，邀其任雜誌事也，渠允之。酉初至張步青寓，談良久而回，夜雨雪。

二十八日，陰。已正至田梓琴寓，談良久，與梓琴忽想得作募建洪秀全銅像啓一篇，以激發國民，而余二人皆不能作，乃致一信於高天梅，屬其速作焉。午正回。未正至神保町各書店，購得南島沿革史地文地圖體育實業之東亞東洋歷史表解外國地理表解各書，申正回。酉正至魯文聊寓，坐談片刻而回，寫致震亞社信，訂其當雜誌發行所也，又寫致李仲卿信，告知雜誌現已大有進步，訖，編正月分時事日史未成，警鐘社寄警鐘日報來。（自中正月十一日起）

二十九日，晴。已初至高天梅寓，談良久，午初至旭洋俊賀年仙寓，談最久，並留晚餐。酉初至湘西學會陳古岩處，問其代收楊玉山所作理化文稿，是否已脫稿，渠即交余物理學之應用一篇，戊初回。

### 三月

一日，晴。致新民叢報社信，訂閱時報一份，並寄日金二元。午正至留學生會館，閱報良久，未正回。申初至田梓琴寓，遂偕梓琴及高天梅，至本鄉訪蔣觀雲，因天梅忘其住

址，尋良久不得，遂回。接中國日報館記者馮自由來函，言願代派二十世紀之支那。

二日，晴。午正至劉林生寓，遂偕林生至彭希明寓及黃慶午寓，皆不遇，乃至柳病農寓，坐片刻而回。警鐘日報寄來，申初陳星台來議事，未終局，適王薇伯沈強漢來，星台乃去，強漢以昨夜由大阪來者也，二君與余談最久，強漢先去，薇伯留晚餐而去。酉正至一書肆，購得史學界，自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一套，尋回。戊初至永井瞻一家，坐談良久，渠出茶點食之，戊正回。

三日，陰。已正至田梓琴寓，尋回，作二十世紀之支那時評二則，（內國時評）寫致羅立中曾松喬歐陽駿民汪毓松信，夜雨。

四日，大雨。作二十世紀之支那時評三則。（內國時評）。

五日，晴。已正至田梓琴寓，午餐後，偕至高天梅寓，邀天梅至本鄉訪蔣觀雲，既至，則觀雲已外出，乃復同至上野圖書館，將閱書，而閱者已滿，遂回，途中電車上，遺失日金四元。酉初，復至蔣觀雲寓，又不遇，晤得劉同仁，武進人也，酉正回，至書肆，購古錢鑑海外奇談二冊，戊初

閱。

六日，晴。作時評三則，（評論之評論）未正至會館閱報，申正回，寫致馮自由信，閱報，知日艦隊至香港南。

七日，晴。已初至田梓琴寓，午初至劉林生寓。申初回，復至田梓琴寓，戊初偕梓琴至羅子雲寓，子雲言及雜誌事，有改爲政法報之意，問余可否，余姑應之，戊正回，小川昇一郎來，談良久，時雜誌作文者少，余託其代譯日報，每篇給金一元，伊允之。

八日，陰。辰正至郭瑤皆寓，已正偕瑤皆至會館閱報，午初至黃慶午寓，留午餐，午正回。申初偕申錦章至本鄉訪楊風生，初至一次不遇乃去，往市上游覽良久，復至又不遇，如是者三次，至末一次乃遇之，遂以特來邀其作報相告，渠允之，作哲學，有暇則間作小說亦可，酉正回。

九日，晴。午正至徵伯寓，談最久。未初至張次助寓，未正回，接會博九信，言十二日開湖南代議士會。

十日，晴。作時評二則，（內外國各一）午初郭瑤皆來，言有日本體會者，專教授徒手及兵式操法，邀余同學之。未初，遂借九段該會事務報名，並繳學費元五錢，申初上操場習徒手操計一時畢，復習兵式操一時，酉初回。

十一日，晴。寫致會松喬歐陽駿民信，訖，作時評二則，（黑龍江尙設民官耶，練神機營何爲乎）閱報，知日軍已占奉天矣。

十二日，晴。辰正至會館，與代議士會議，所議之事，鄙瑣不屑記也，復閱報，知日軍已於午前占與京矣，午正回。

十三日，雨。輯竹頭木屑錄三則，申初至體育會，上操，（以後皆不書）酉初回，小川昇一郎來，交余以所譯稿二篇，譯筆未大善也。

十四日，晴，小川所譯之國民與戰爭之關係一篇，余欲登入雜誌，而譯筆稍劣，乃爲之改易一通，是日未畢事也。酉正偕郭瑤皆至王小宋寓，談最久，言及雜誌事，王君出倫理學數篇與余，乃漢聲未印之稿也，戊初回。

十五日，晴。午初，國民與戰爭之關係，復爲之刪改二節，猶未畢也，寫致蔣觀雲信，仍請作雜誌發刊辭事。未初至會館閱報，知日艦至新嘉坡海面。申正至田梓琴寓，午初回，觀粵軍志，時余欲著太平天國地理志，乃於是書內錄其兵力所及各地名，彙爲一冊，以預備焉。

十六日，晴。午初至蓋平館楊風生寓，不遇，歸途買得

人類學雜誌二冊而同，上海警鐘日報時報告寄至。

十七日，晴。時二十世紀之支那文稿仍甚少，余思索再三，竟無良法，乃擬開會集各社員提議維持方法，遂於下午發各社員處郵片，約十九日上午，開會於會館。

十八日，晴。下午劉林生羅品山來，坐良久而去。戊初至張步青寓，不遇，乃至郭瑤皆寓，戊正回。

十九日，晴。辰初至會館開會，時到者三十餘人，余乃演說雜誌所以不能出版原因，一由於各社員股金未交，經濟不足，一由於文稿不能收齊，不能付印，所以遲遲至今，尙未出版，且即能出第一期，而下期不能出，亦甚無謂，必須全體社員，設法維持，方好，說畢，陳星台乃起辭編輯之任，衆人皆短氣焉，直至午正，迄不得一良法而散。噫，亦可嘆矣！未初回，酉初至吳紹先寓，坐良久。戊初至一書店，購得軍事彙報及萬國輿圖而同。接石卿自家寄來信，稱，家內皆平安，渠於去冬曾繫獄月餘，族中人皆恨余，甚至有禱神求拿獲余者，惟春皋文卿略見天良，又朱叔彝甚爲曲全，密派親兵至家彈壓保護云云。上海時報寄來。

二十日，陰。巳正，同楊仲達至神保病院診病，醫三數人，卸衣周身診視，皆云無病。卒，一看護婦謂余，以後宜

每晚九時就睡，每朝六時起，否則生病云。午初回，寫一信致陳義卿，並寄去余去冬在上海，同胡經武所當時計票一張，及日金八元，托其代余購去焉，夜雨。

二十一日，雪，下午止，寫致石卿信及仙舫信，告以此間情形也。接振武學校戴君渭卿等來片，謂二十世紀之支那社，既總編輯皆辭職，宜從此解散云云。未初，郭瑤皆來，謂陳潤生有意充當二十世紀之支那社總編輯，邀余去與之議妥，未正遂偕去，既晤面，余遂告以情形，並現無總編輯事，陳君應之，申初回，夜與李和卿衝突一次，和卿氣憤甚，然不是之原因，及無禮之應付，皆由余不知毋我負人之義所致也，今而後余知勉矣。

二十二日，陰，接載渭卿江峪峴等八人來函，稱，二十世紀之支那社，皆不願入股，請余於下禮拜開會解散之云云。下午，郭瑤皆白楚香田梓卿皆來，與余議雜誌之辦法，皆不主張解散，余遂擬於下次開會時，待衆公決焉。

二十三日，晴。巳正至永井德家，談良久，午初回。未初至田梓卿寓，未正至劉林生寓，申初至秋璣卿寓，酉初回，解子開來，啓口，輒以出雜誌催余，余應之。夜接石卿來信，所言皆家中米鹽鷄鴨瑣屑之事而已。

二十四日，雨。上海警鐘報時報皆寄至，劉林生來，坐良久去。申初至浩養館訪沈強漢，不遇而回。

二十五日，陰。發雜誌社各員郵片，約明日開會。申初至程潤森家，酉初寫致國粹學報社信，定購該報半年，並寄出日金一元四十五錢。

二十六日，晴，已初，同李和卿劉子淵戴抱貞等，餞楊仲達行，仲達將於明日起行歸國也。未正至會館，開二十世紀之支那會，至者二十餘人，先由余報告戴涓卿等欲解散之意見，及田梓琴等欲維持一定不解散之意見，以待社員公決。卒之，贊成不解散占多數，於是戴涓卿等皆退會，各社員乃推舉總編輯，舉得程潤生，嗣余辭總庶務之任，衆乃舉得黃益慈當之，至申正散會。酉初回，寫致孫迪卿信及石卿信。

二十七日，晴。辰正送楊仲達行，至新橋，已正回，偕李和卿至雉髮店，午初回，接戴涓卿信及江浴岷陳性農郵片，皆大怪余不主張解散雜誌之事，並索還退會股金，辭氣甚厲，余遂作書覆之，稱，此事之因果及余之苦衷，共十四頁

也。

二十八日，晴。辰接江浴岷來信，皆責余不上學校，及雜誌社不退還戴涓卿等股金之詞，頃之戴涓卿來，談及雜誌退會事，渠言振武學校諸君，皆有索還股金之意，余答以必處置周杞君可勿慮云云。酉初至白楚香寓，與高劍公談良久，遂偕楚香至解子開家，坐一時許，戌初至達生寓，坐片刻，戌正回。

二十九日，陰。已正至程潤生寓，與其夫人談良久，日本人也。午初至崔通約處，崖君廣東肇慶人，為世界公益報光報（美國華人新出之宗教界機關報，專重耶穌教，日出一冊，）之記者，余與談良久，午正回，夜至永井家，尋回。

三十日，晴。已初至郭瑤皆寓，時余有移寓之意，遂邀瑤皆同至神田各町，覓房間，皆不得，卒至今以小路二丁目十七番越後館，有樓房頗好，遂擬居之，午初回。

三十一日，陰。余與李和卿，擬於明日移越後館，遂清檢行李，未初至劉林生寓，談片刻，申初回，閱報，知俄波羅的艦隊抵錫蘭島。

（未完）



# 明代倭事月表 (續)

王扶生輯

帝紀	年	月	事	實據書	附註
武宗正德	四	七	日本南海會遣使來貢	典彙	
正德	四	冬	來貢禮官言明年正月大祀慶成朝鮮陪臣在殿中第七班日本無例請殿西第七班從之禮官又言日本貢物向用三舟今止一賜銀幣宜如其舟之數且無表文賜敕與否請上裁命所司移文答之	日本傳	日本國志引此注與弘治九年三月源義高事同
正德	五	春	其王源義澄遣使來貢時劉瑾竊柄納其黃金千兩賜飛魚服前所未有也素卿鄒縣朱氏子名縞幼習歌唱倭使見悅之而縞叔澄負其直因以縞償至是充正使至蘇州澄與相見後事覺法當死劉瑾庇之謂澄已自首並獲免	日本傳	日本國志作足利義澄注言宋素卿仕於細川政元日本歷史政元爲義澄之管領
正德	六	?	宋素卿源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	四夷考	典彙作六月
			後柏原帝八年義植遣僧永壽於中朝求釋奠儀注不獲	日本國志	

正德	正德	世宗嘉靖
七	八	元
<p>義浚使復來貢浙江守臣言今畿輔山東盜充斥恐使臣遇之為所掠請以貢物貯浙江官庫收其表文送京師禮部會兵部議請令南京守備官即所在文寶遺歸附進方物皆予全直毋阻遠人向化心從之</p>	<p>僧桂梧來貢</p>	<p>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於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p>
日本傳	四夷考	職官志
<p>按明史日本傳蓋名賴恩又言宗殺瑞佐追索卿至紹興城下則瑞佐已死瑞佐為素卿與此異又載素卿狀稱西路多羅氏義興者向屬日本無入貢例因買遊必經西海正德朝勸合為所奪我不得已以弘治勸其偽致啓靈云云</p>	<p>皇明四夷考言宗設與瑞佐相仇殺太監以素卿故陰助授錦大器前波總督備倭都指揮劉佐逞兒又言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與此及日本傳前後並異</p>	<p>皇明四夷考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盛與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倫瑞佐及素卿先設三年管領高山日本國志大永三年管領高山高國遣僧瑞佐宋素卿於中國通商抵甯波會大內義興亦遣宗設市易</p>
嘉靖	二	<p>其主源義植幼聞不能制命羣臣爭貢強給符驗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僧宗設右京兆大夫高貢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寧波爭長不相下故事番貨至市舶司閱貨及宴坐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而素卿狡市舶太監先閱佐貨宴又坐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讎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而設衆強拒殺不已遂燬嘉賓堂劫東庫逐瑞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設追之城下令縛佐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至西霍山洋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鏡執指揮袁璉百戶劉恩又自育王嶺奔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浙中大震設負固據海邊巡按御史歐珠鎮守太監梁瑤奏聞逮素卿下獄待質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p>
紀事		

		嘉靖	嘉靖			嘉靖
十八	十八	十八	九	四	四	四
?	?	七	?	?	?	二
<p>後奈良帝天文八年將軍義晴上書於中朝義晴求勘合不許大內義隆亦遣僧周良於中朝時華商多在周防貿易公卿僧徒文士以四方鼎沸多避亂山名義隆又好讀書愛玩文物屢延華商盡收古畫畫名文諸玩好一時稱盛</p>	<p>日本國王源義晴復遣使來貢</p>	<p>義晴貢使至甯波守臣以聞時不通貢者已十七年則却回且嚴居民交通之禁</p>	<p>琉球使臣蔡瀚者道經日本其王源義晴附表言向因本國多事干戈梗道正德勘合不達東都以故素卿捧弘治勘合行乞貸遣望并賜新勘合金印修貢如常禮官驗其文無印篆言倭謠詐難信宜赦琉球王傳諭仍遵前命</p>	<p>遣日本夷僧妙賀等各歸國勸諭日本以宋素卿仲林望等兇叛就戮妙賀等無罪以禮遣還</p>	<p>琉球使臣鄭繩歸國命傳諭日本以禽宗設還哀璣及海濱被掠之人否則閉關絕貢徐議征討</p>	<p>宋素卿伏誅初宗設遣海島不獲獨素卿及瑞佐下獄會朝鮮兵倣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羅等三十人國王李倬委獻闕下於是發仲林等至浙責與素卿對簿備鞠遺貢先後及符驗真僞既悉有司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死釋瑞佐還本國</p>
日本國志	典彙	日本傳	日本傳	典彙	日本傳	紀事
<p>按日本歷史言大內義隆以功爲周防長門豐前筑前之守護</p>			<p>日本國志作將軍義晴</p>			<p>按典彙朝鮮國王李倬將賊俘二仲林望古多羅首級三十三人及長箭船等物并華人被虜者王倬等八人獻之闕下既具乃論素卿叛仲林望古多羅故殺各斬瑞佐釋還本國</p>



嘉靖 十九 二	十九 ?	嘉靖 二三 ?	嘉靖 二五 ?	嘉靖 二六 正	二六 六	
<p>賈使領鼎等至京申前請乞賜嘉靖新勘合還素卿 及原留賈物部議勘合不可違給務徵舊易新期限 十年人不過百舟不過三餘不可許詔如議</p>	<p>源義晴差使領鼎等來賈馬及獻方物宴賞如例又 加嗣國王王妃使臣方物各給以價</p>	<p>日本使釋壽光等復來稱賈禮部言日本例十年一 賈今賈未及期且無表文並正使難以憑信宜照例 阻回其方物收候作下次賈儀移文本國知會詔如 例仍令本夷帶還</p>	<p>倭寇甯台</p>	<p>朝鮮王垣咨稱福建人從無泛海至本國者因往日 本市易為風所漂前後共獲千人以上皆挾軍器貨 物致中國火礮亦為倭有恐起兵端詔頃年沿海奸 民犯禁福建尤甚住為外國所獲有傷國體海道 官員今巡按御史察參</p>	<p>命副都御史朱執巡撫浙江兼制福興漳泉建甯五 府軍事</p>	<p>自罷市船司後凡番貨至輒主商家商率為奸利負 其直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索急則避去已而主貴 官家而貴官家之負甚於商番人近島坐索其負而 之不得食乃出沒海上為盜...言挾國王賈而 來不得食乃出沒海上為盜...言挾國王賈而 迫者糾引之時冠衣冠士及不志生儒亦皆與通 為之響導時時冠衣冠士及不志生儒亦皆與通</p>
日本傳	典彙	典彙	典彙	朝鮮傳	日本傳	紀事
<p>紀事本末作十八年國王源義 植復以修賈請許之期以十年 人無過百舟無過三</p>	<p>日本傳作七月並言其使人利 互市沿海濱文武將吏罪嚴禁 節請沿海濱文武將吏罪嚴禁 奸豪交通得旨允行而內地諸 奸利其交易多為之囊橐終不 能絕</p>				<p>紀事本末皇明四夷考並作二 月十五年朱執傳作二十六年七</p>	<p>皇明四夷考汪五峯徐碧溪毛 海峯之徒作王忬瘋徐必欺毛 醜瘋之徒入寇者薩摩肥後長 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長 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 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p>

嘉靖								
二七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四	?		十二	?	十一			
倭人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飲人許棟 踞甯波之雙嶼爲之主……執使盧鏜將福清兵由 海門進……遇賊於九山洋俘日本國人稽天許棟 亦就禽棟黨汗直等收餘衆遁	時浙人通番皆自寧波定海出洋閩人難通番皆自 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諸達官爲之強截良賈貨物驅 令入舟	朱執未至而泊甯波台州島者已登岸攻掠諸郡邑 無算官民廩舍焚燬至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劾 防海副使沈瀚守土參議鄭世威因乞執嚴禁泛 海通番勾連主賊之徒從之執乃下令禁海凡雙檣 除艘一切毀之違者斬乃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 船盜淵藪破誅之	海寇犯甯波台州	朱執爲巡撫嚴禁通番其人(佛蘭機人)無所獲利 則整衆犯漳州之月港活嶼副使柯喬禦却之	義晴遣使周良等先期來貢用舟四人六百泊於海 外以待明年貢期守臣沮之則以風爲詞事聞帝以 先期非制且人船越額敕守臣勒回	海峯之徒皆華人僭稱王號而其宗族妻子田廬皆 在籍無恙莫敢誰何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請留大 臣兼巡浙福海道開軍門治兵捕討諱以軍法從事 從之乃以朱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兼攝福興 泉漳	日本傳	日本國志此爲義隆所遣蓋明 史誤與彙並同明史
朱執傳	典彙	紀事	本紀	佛郎機傳	日本傳	人亦間有之 日本國志寇皆習倭服飾旗號 船幟題八幡大菩薩五字八幡 者應神帝號也人呼曰八幡船		

	嘉靖		
二八	二八	二七	二七
?	?	?	六
佛郎機又犯詔安官軍迎擊於走馬溪生禽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餘遁去執用便宜斬之怨執者御	日本入貢	<p>當是時日本王雖入貢其各島諸倭歲常侵掠濱海奸民又往往勾之執乃嚴為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閩浙大姓素為倭內主者失利而怨執乃騰疏於朝顯言大姓通倭狀以故閩浙人皆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閩產也上疏詆執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又奪執官羅織其罪執自殺自是不置巡撫者四年海禁復弛亂益滋甚</p>	<p>周良復求貢執以開禮部言... 宜循十八年例起送五十人餘留嘉賓館量加犒賞... 執力言五十人過少乃令百人赴都部議但賞百人餘罷勿賞良訴貢舟高大勢須五百人中國商舶入海往往藏匿島中為寇故用一舟防寇非敢違制部議量增其質且謂百人制彼國勢難遵行宜相其貢舟大小以施禁令從之日本故是孝武兩朝勘合幾二百道使臣前此入貢請易新者而令繳其舊至是良持弘治勘十五道言其餘為素卿子所竊捕不獲正德勘合舊乃許易新亦報可</p>
佛蘭機傳	本紀	日本傳	日本傳
		<p>紀事本末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諸不便者大諱... 諸貴官家感備備重足立相與詆誣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鏗奏改執為巡視未幾執又上言長嶼諸處大俠林參等稱刺達總管勾連倭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奸擅造餘艇走賊島為嚮導... 於是鞫論明確宜正典刑... 於是御史周亮等劾執擅殺專殺於理帝遂奪執官... 命喬鏜士鑿福建按察司待決執... 自殺</p>	<p>日本國志言初大內氏獨有勘合迨義隆死亡於兵燹通商遂絕然伊豫能島來島因島諸奸民久狃通市之利私航不絕漢奸多為之導虜劫放火千百成羣攻陷州縣</p>

				嘉靖	嘉靖									
		三一		三一	三十									
	五	五	四	四	四									
<p>岸掠耳 得脫風便七日至此本非為寇因見官兵易走乃上</p> <p>十八與倭通賊逢惡風飄入朝鮮人自言船主腿</p> <p>兵則子爾糧賊投刀海中執二十餘人自言船主腿</p> <p>倭在崇明者人不滿百饑且困有巡簡給之曰棄爾</p> <p>亡人七鴉民楊氏執倭十餘人亦惟婦女四五為其</p> <p>殺百戶馮舉宗元爵隊長屈倫官兵獲二賊乃中國</p> <p>海上報倭船分犯吳淞所七鴉港崇明沙在吳淞者</p>	<p>吳淞所百戶馮舉宗元爵禦倭於寶山死之</p>	<p>倭陷黃巖</p>	<p>武偉敗死浙東騷動</p> <p>犯台州破黃巖四散象山定海諸處猖獗日甚知事</p> <p>海峯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列近洋為民害至是登岸</p> <p>數千人小羣數百人而推直為最徐海次之又有毛</p> <p>無能桿者其魁則皆浙閩人善設伏以穿勝衆大羣</p> <p>勇而黷不甚別死生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p> <p>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為舶主渠魁倭人愛服之倭</p> <p>倭寇犯台州破黃巖大掠象山定海諸邑汪直者徽</p>	<p>倭寇浙江</p>	<p>浙江巡撫御史董威宿應參前後請寬海禁下兵部</p> <p>尙書趙錦再議從之自是舶主土豪益自喜為奸日</p> <p>甚官司莫敢禁</p>	<p>史陳九德遂劾其專擅帝遣給事中杜汝禎往驗言</p> <p>此滿刺加入歲招海濱無賴之徒往來露販無僭號</p> <p>事……執遂被逮自殺蓋不知滿刺加即佛蘭機也</p>	<p>太倉州志</p>	<p>嘉定縣志</p>	<p>本紀</p>	<p>本紀</p>	<p>本紀</p>	<p>本紀</p>	<p>紀事</p>	<p>紀事</p>

三二			三二	三二	嘉靖	三二			
四	閏三	閏三	閏三	三	二	七	七		
倭攻破昌國衛屯據凡五日俞大猷以舟師攻退	海盜王直糾倭連舟百餘犯浙直濱海郡縣蕭顯自浙登松江寶山恣掠	海賊汪直糾漳廣羣盜勾集各島倭夷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至南自甯台嘉湖以及蘇松至於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	海賊汪直糾倭寇瀕海諸郡至六月始去	汪直等結砦海中普陀諸山時出近洋襲官軍俘偵知之乃夜遣俞大猷帥銳兵先發而湯克寬以巨艦佐之徑趨其砦縱火焚之倭倉皇覓餘艘走官軍隨走擊大破之斬首一百五十餘生獲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算值颶風發兵亂汪直乘間率衆逸去都指揮尹鳳復以閩兵邀擊於表頭北交諸洋斬首百餘級生獲二百餘人	倭犯溫州	以倭警命山東巡撫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	忬聞命卽日至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欲嚴內應之律寬損傷之條則撫勿拘從之改巡神爲巡撫忬乃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爲心膂微狼土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築瞭少分隸諸將布列瀕海各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云	本紀	本紀
	國樞	實錄	本紀	典彙	本紀	紀事	本紀		按日本傳作復設巡撫以忬任之職官志亦於是年復設巡撫

		三二						
五	五	五	四	四	四	四	四	
倭圍參將湯克寬參政潘恩僉事姜頤於海鹽環四門攻之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居數百間而去	倭調度陰調虛實以為備禦	兵部議遣將領分屯要地令四司官分行點筭而列官兵龍江關命職方郎中阮屋苦衆持首尾乃慷慨調度陰調虛實以為備禦	給事中賀涇奏……請設總兵駐鎮江從之	汪直毛海峯等既潰散剽忽往來不可測溫台甯紹俱獲其患參將湯克寬率兵循海墘獲城堡捕奔鉄斬獲亦相當於是賊移舟而北犯蘇松郡二郡素沃饒賊至捆載而去有蕭顯者尤桀狡率勁倭四百餘屠上海之南匯川沙迤松江而軍餘衆圍嘉定太倉所過殘掠不可言王抒遣都指揮盧鑑倍道掩擊斬蕭顯餘衆夜奔入浙俞大猷等邀殺殆盡先是吳淞間人習運糧而文武大吏復不能以軍法繩下遂至破昌國甌山鄞甯乍浦青村柘林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平湖餘姚海甯上海太倉諸州縣仔不欲冒功有所隱沒隨擊走之計倭所得亦不償失前後俘斬共三千餘級東南賴之	犯太倉破上海縣掠江陰攻乍浦	江北倭掠海州殺二百人	倭攻福甯州秦嶼所破之大掠而去	倭寇破臨山衛乘勝西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督處州兵禦之賊浮海走俞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九級
典彙	典彙	紀事	紀事	日本傳	典彙			
			按此據典彙應從典彙須五月					

			三二	三二	三二			
			十	八	七	五	五	五
有倭舟失風飄至興化府南日萬寨登岸流劫殺千 戶葉巨卿把總指揮張棟督舟師擊倭走據山知府 董士弘糾民兵獵戶與棟等合勢圍賊殲之是時海 洋並岸諸島多栖寇舟有真倭阻風汛不獲歸者有 沿海奸民搶江南族未來歲倭至者候幾南日寨復	先是倭賊百餘由華亭縣滬登岸流劫咸本涇金 山衛等處至是移舟泊寶山參將湯克寬引舟師追 擊及於高家嘴燬其舟斬七十三人牛擒十四人	自倭乘東通後江南甯甯惟崇明南沙泊失風倭幾 三百人舟壞不能去參將湯克寬及僉事任環留兵 守之日久不克克寬復督鄧漳兵擊之敗績亡卒四 百餘人	倭寇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鄰境	劫金山犯崇明及常熟嘉定	太平府同知陳璋敗倭於獨山斬首千餘餘衆浮海 東通	倭復入上海知縣喻顯科趣指揮武尙文縣丞宋紫 戰縣街中不勝死之賊據城數月焚燬廬舍略盡	有失船倭四十人突至平湖海鹽焚掠官兵禦之皆 敗績凡殺一把總四指揮及百戶縣丞袁奪舟去	倭攻陷乍浦所知縣羅拱辰復督兵來援引去流劫 奉化甯海諸處克寬追圍於獨山民家以火熱之賊 半死餘衆奪道走遁於海
典 彙	典 彙	典 彙	紀 事	日 本 傳	紀 事	典 彙	典 彙	典 彙

								嘉靖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四	四	四	四	三	三	三	二	正	
倭自崇明進薄蘇州城大掠	倭寇自嘉興東掠入海至崇明夜襲破其城知縣唐一岑死之	倭寇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夔帥兵禦却之焚其舟賊遁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甯諸縣	倭寇自海鹽趨嘉興參將盧鑑禦之稍却次日復戰於孟宗原伏發官軍四百人溺死無算都司周應禎等死之賊乘勝入據石墩山分兵四掠	參將俞大猷督兵勦普陀山倭寇我軍半登賊突出乘之殺武舉火斌等三百餘人	南直隸續至倭寇二千餘自南沙登岸分掠蘇松諸處參將湯克寬帥兵邀擊之於採淘港斬首百八十級	蘇松倭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海門如皋通州焚各鹽場至揚州殺一同知一千戶有飄入青徐者山東大震復以盧鑑為參將俞大猷為總兵	官軍敗績於松江倭犯通泰餘衆入青徐界	官軍圍倭於南沙五閱月不克倭潰圍出轉寇蘇松	有三舟登岸棟士宏擊之引去擒賊數人皆真倭比泉州兵巡海攻賊於石州澳深泥灣等處凡再戰擒賊四十人則皆臨漳浦揭陽等縣人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之七也
典彙	典彙	典彙	典彙	典彙	典彙	典彙	本紀	本紀	



三三	七	六	六	六	五	五	三三	
蘇州倭至嘉善轉趨松江出海總兵俞大猷擊敗之於吳松所擒七人斬首二十三級	倭自吳江掠嘉興郡指揮夏光禦之背王江涇而陣賊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光急入舟中流矢溺死	福建官兵捕得漳州通倭賊蘇老三等三十餘人誅之	仔在浙江苕盧鏗釋柯喬激勵諸將鄧城劉堂孫放等爭奮逐北以死綏著節復廣為偵刺凡沿海大獵為倭內主者悉繫之按覆其家自是倭不復知中國虛實與所從向往而餘艦在海中亦無以救粟火藥通往往食盡自遁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寇緩急次第城之凡三十餘所……忪去而浙復不甯矣	由吳江掠嘉興還屯柘林……忪改撫大同以李天寵代	調撥山東民兵青州水陸槍手千人赴淮揚聽總督南直軍務都御史張經調用	倭以川沙窪柘林為巢抄掠四出	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軍務討倭	倭寇蘇州
典彙	典彙	典彙	紀事	日本傳	兵志	日本傳	本紀	
				按紀事本末敘次三月		按典彙次此於三月日本傳次於六月張經傳與本紀同應以五月為正		

					嘉靖
三三		三三			三三
?	十二	十二		八	八
內死 皆外 運判 都指 備張 將解 通州 河之 役賊 兵僅 百人 鹽徒 及脅 從者 千人 時參	詔遣 原募 山東 禦倭 兵還	賊陷 青村 所	上從 部議 敢懷 如復 令其 宣論 恐亦 非其 心矣 臣竊 以爲 不便	刑部 主事 郭仁 以賊 首王 直挾 倭奴 亂海 上引 祖宗 論三 佛齊 故事 請勅 令朝 鮮宣 諭日 本國 章下 兵部 覆言 宜諭 乃國 體所 制最 宜慎 重蓋 倭寇 方得 志恣 肆比 之往 者益 爲猖 獗恐 未可 以言 語化 誨懷 服也 若猶 夏之 往罪 未懲 而綏 以撫 諭非 所以 崇體 矧今 簡將 練兵 皆 黨未 得而 責以 斂戢 非所 以崇 體矧 今簡 將練 兵皆 有次 第待 其畏 威悔 罪然 後皇 宗上 擴天 地齊 仁頌 恩 絕商 旅非 有倭 奴匪 茹之 罪朝 鮮近 上佛 齊存 心阻	入伏 起大 潰溺 水死 千人 指揮 劉勇 等死 之 乃別 從間 道擊 賊欲 分人 許國 恨逢 敗時 與同 事不 約已 軍追 及之 斬八 十餘 人許 國恨 逢敗 時與 同事 不約 已 兵參 將李 逢時 率麾下 先進 敗賊 退據 羅店 官 倭寇 自嘉 興還 屯探 淘港 柘林 數處 進得 嘉定 會賊
典 彙	實 錄	籌 海 圖 編	典 彙	紀 事	

(未完)

## 梁公狄之暮年心事

(忍茹)

明梁公狄，大興人，贈崔免狀詩云：

白頭何處說中原。短筑無聲淚已吞。蕭艾半荒公子室。旌旗誰返大夫魂。秋驚隼矢呼龍子。戊冷蒿藜走兔村。惜殺函關舊兵法。西風吹恨上夷門。

英雄暮年心事，數言道盡。公狄名以樟，舉崇禎己卯順天鄉試第一，庚辰進士，授商邱知縣。流賊破商邱，浪傳公狄死難，公狄實不死，被逮下獄。京師陷，公狄走依史閣部幕中。滿兵下揚州，公狄去隱寶應。是時公狄年纔三十餘，才名傾海內，買田數十畝棲遁其中。大興王世德者。舊金吾也。攜二子來就公隱。四方之士，若閻孝廉爾枚，王處士猷定，崔處士干城，僧松隱，頻過忍冬軒暨劉處士純學家，劇飲慷慨，繼之以泣。又與張孝廉拱，孫茂才爾靜，講習問學。晚年偕喬處士出塵，朱上舍克生，劉司務柱中，及世德父子結文字飲，酬倡無虛日。世德長子潔，次子源，皆博學善作文，公狄所著書，源爲手鈔以傳。忍冬軒者，公狄寓齋也。公狄又有贈棲霞巖庵和尚詩云！

入眼殘山十五年。大江南北影悽然。六朝水逝荒鐘下。百戰人餘夕照邊。白首蘆花悲雁塞。枯心柏葉問龍禪。石鐺折脚黃梅熟。消息應先智者傳。

孤磬殘椒禮白雲。蒿邱蘭若再逢君。三生夢冷鷓鴣怨。萬壑聲消鼠雀羣。雪窟生從天外降。風濤不向定中聞。晨朝起看峯頭日。若有心香柏子焚。

二詩亦寫得遺臣爲僧心事。



## 同盟感舊錄

伯夔

自總理倡導革命，創設團體，其時期可分爲五，卽與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及今之國民黨是也。興中會時期，運動開始，人物集中，已極風雲際會之致。迨至同盟會時期，則主義益爲昌明，而規模益爲宏遠矣。四方風動，發難頻年，輔之羽翼，誰其健者。余也行能無似，濫竽其間，覺當日隨諸賢之後，以贊高深，雖猶東陽伴食，然固海桑烽火之餘也。忽忽三十年，回念故人，大半墓門宿草，零落山邱，撫子敬之琴，聞山陽之笛，能不悲哉。酒醒燈初，泫然書此，非獨深黃鐘之感，亦以備青史之遺也。

黃克強先生，初名軫，號蘆午，紀元前五六年間，曾號君華，其作民報週年紀念會主席時，卽以君華名也。至更名興，號克強，距武漢首義不遠矣。在日京時，朋輩悉以蘆午稱之。先生寡言笑，氣象偉然。欽廉，河口，鎮南關諸役，皆爲所主動。一日余向先生進言，頗以會黨爲不盡可恃。先生謂久特固不可，發難所必經也。一方發難，他方應之，積久則聲聞於民衆，必有洩汗大號之一日。又謂君屬書生，未諳軍事，須知革命以敏速爲主，屢蹶屢起，終使清廷失措，則成功如操左券矣。余初但服其毅力，至是深服其遠識。時正盛夏，余偶至小石川，盪小舟以攬涼，逆流而上，力不勝持篙。先生笑余弱，急自解履，奮勇上溯，抵盡頭處，沾酒而飲。謂他日直抵黃龍，亦猶是耳。於是酒酣耳熱，縱談古今人物。余於朋輩中一一擬古。先生請相彼可擬誰何。余笑曰，趙玄郎也。先生曰，信如君言，我豈願作天子。余曰，汗馬功高，行相似耳，非謂志亦有然。民國元年，先生任南京留守，余旅寓長沙，以文字自給。先生貽書，猶爾檢點作天子，果屬何人，意指黎元洪。然車笠之交，不忘前事，

亦可見當時風概矣。是年冬，先生解職還鄉，相與盤桓者匝月。中間因勘礦，曾至萍鄉安源，吾萍黃載生烈士遺族，攜其幼弱，踵門來謁，先生撫慰備至，視幼弱幾欲泣下，爲題光昭吳楚一類以贈之。偶於山中逢獵者，亦與立談，尋入其室，睹其郊野風光，似深愉悅。獵者呼數十獵犬至其前，先生如相馬然，一望而知其優劣，因購一矯捷者以返，此亦豪宕之一端也。未幾，邀余赴漢度歲。漢上國民日報，請先生題辭，用祝新年元旦。余爲之代筆，中有句云，飄零瀛海

千波謫，檢點湖山一磊新之句。先生曰，是矣，不圖我真作檢點也。相視莞然。抑更有一事足紀者，先是紀元前一年之冬，漢陽失守，是日午後，先生親往堵截，迄黃昏猶未見返，敵已逼開元寺司令部矣。余雜退軍中，散失在途，竟迷所嚮，轉瞬沉沉黑夜，星月無光，望門投止，俱不肯納。正徬徨間，而軍士胡有德至，維護甚殷，挽余至其家，設榻以待。余寢方酣，忽砲聲隆隆，敵更逼近，有德復攜余潛至江干，買舟以渡，余乃於晨光熹微中得抵武昌岸。而回顧鸚鵡洲，則敵軍林立，我軍落水死者，不知幾何，此一年前事，余所耿耿於心者也。當時臨別，詢有德姓字居址家况甚悉，至是猛憶之，以有德居鸚鵡洲要路口，逕赴是處探詢，不意有

德已於十餘日前，爲人暗斃。胡姓僑居而祚薄，末可如何，卽其屍亦不獲覓，余乃歸述於先生，先生旋厚卹之，且以書褒其忠勇。有德家屬，以獲卹資故，乃雇舟泝江覓屍，竟於波濤中發見，此事雖類因果，而如先生之愛護義軍，無微不至，安有不爲人所悅服者耶。

宋漁父先生，原號遜初，紀元前七年，爲民報作文，署號弼齋。紀元前三年，主滬上民立報筆政，乃號漁父，亦曾號抱膝長吟客，蓋以諸葛武侯自比也。紀元前八年，克強先生創華興會於湖南，漁父會與焉，事敗走日京，與陳星臺烈士甚善。自星臺烈士蹈海，漁父爲紀其事於民報。深感於激烈之行，可以勵一時，而不足以持久遠，於是態度一變，甚慕各國政治家之爲人。且富於政黨思想，作事重條理，而鑽研外交政治經濟諸書，甚勤且專。初居神田區松濱館，繼居牛邊區林館者久。有吳崑白逾桓同居。時余居勤學舍，漁父每來談，林文何天炯輩似不甚與愜洽，以其過於沉靜，且主革命漸進故也。漁父則謂建設無方，猶之臨渴掘井，決不得當，故坦然不以爲意。紀元前五年，中日間有所謂間島問題者，清廷外交顛覆，甘喪地權，漁父憤起爲文以糾正之。其內容係採集各家著述，并剪取諸種新聞，條分縷析，比較異

同，然後得正確之解決，即以間島問題四字著其文，擬出以聞世。尋爲清廷所聞，遂有招致之意，漁父固不屑也。然駐日之清使署，卒購稿以去，約五百金。漁父半以購書，餘皆散發於同盟間。後書出，竟係鄭孝胥題簽，漁父甚不樂，而同盟會人，且以是多誤會，謂其近於執中，漁父聽之而已。其所住還，頗多肄習法政之士，當時肄習法政者，類主君憲，亦或掛名於同盟會籍，漁父爲切靡學問計，不甚簡擇。顧又嘗游東三省，結納綠林豪傑，擬據遼瀋，逼榆關，以窺當時京畿，實行犁庭掃穴之上策。而與日人宮崎寅藏末永節等，置酒高會，亦每有拔劍起舞之風。人且以宋公明呼之，從可知漁父明體達用，初非如立憲黨政開社諸人，藉政論弋僞官也。自勤學舍經費支絀，克強有意南行，擬以同盟會本部諸事，付之譚人鳳，而以及漁父輔助之。乃不知何由，漁父忽與同盟問谷思慎等，互相拮擊，日報遂有林館二女監聞一則，誣及克強漁父。漁父旋擬一稿，欲用余名揭露，以申辯焉。余規之曰：君子務其遠大，謠言置之可也，漁父遂不復介意。民報被封禁後，漁父擬恢復之，以日清間之交涉，終不克實現。未幾，遂有滬上之行，而中部同盟會以起。有陳桃溪者，與漁父同縣，庚子唐才常舉事，桃溪實與聞之。

。事敗東渡，易姓名爲左仲遠。其人固有才智，然頗嗜利，因營高利貸，爲衆所不悅，同盟尤疑之，實則亦無他異。漁父與之有舊，不以其得謗遂爲決絕。元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桃溪來投，謗言益甚。漁父爲之疎解，並邀與同居，隱寓護持之意。譚人鳳老而變直，曾託其屬文，稍遲未報，遽而折之，謂其雖小有才，僅能作太平宰相耳，且謂其懶惰如蛇，如是者屢屢，漁父皆笑謝之，亦可見其豁達大度矣。

林文字廣塵，又字南散，有時戲號獅眼兒，朋輩以其目光甚銳，手爪粗強，又好兵法家言，輒以林將軍呼之。爲人長身玉立，書法遒勁，民報週年紀念附刊天討二字，其所書也。居恆舉動類童稚，迨揚權黨事，則果決沉擊，有議必行，有行必敏。紀元前四年，克強先生自欽廉舉義失敗後，走日本東京賃屋於小石川區，署其門曰勤學舍，實即同盟會本部，邀余與廣塵及方漢城同居。屋後有小花園，壘石作假山，廣塵書於石上題漢陵二字。復於梧桐樹上，書宋人陳元孝詩。詩曰：『山木蕭蕭風更吹。兩岸雲雨至今悲。一聲杜宇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愧向蒼苔讀舊碑。』題罷佇立者久，諷誦再三，尋以小刀刻之，樹樹皆有其痕跡。又屢向余誦其

先人律詩一首，詩曰：「桑海年光倦倚樓。寒雲哀雁古今愁。歸耕心跡依先隴。鑄錯功名慨六州。何處能忘元亮酒。幾人解共幼安舟。薔薇花事恩恩畢。朝暮相思總淚流。」余詢以薔薇花事之意，笑而不答。曼殊偶來舍，御行脚僧服，廣塵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二語嘲之。曼殊嘿然，歸以語太炎先生，太炎致書克強，爲曼殊解嘲。他日曼殊復來，御常服，修潔整齊，克強請其誦擺倫詩以遣悶，詩中有激越語，雖效英人聲調，而餘韻鏗然，廣塵爲購糖果以餉之，乃相視一笑。又廣塵好書一聯，其文曰，不知明月爲誰好，時有落花隨我行。時余在勤學舍，別闢一小室，案上圖籍紛陳，廣塵輒瞰余出，翻閱殆遍，書之末頁，大半書此二語，或草或行或楷，雄偉秀逸，姿態亦不一致，惜當時遺佚於日京矣。

曼殊大師，亦字玄瑛，在民報作文，自署南國行人者也。居日京時，朋輩咸呼爲蘇子毅，不以曼殊二字顯。曼殊性奇特，獨居一室，作畫吟詩以外，恆徒倚窗牖間，或望雲凝想，或對花微笑，出與友人接，可逾數時不語。曾借黃季剛君游大森海灣，海潮甚盛，二人坐海岸危巖上觀潮，一時百感茫茫，隨潮而湧，竟相持痛哭。又曾於春日作無題哀豔詩，走郊外，取落英書其上，付之溪流，視其隨波蕩漾，痛哭

而返。太炎先生賭其至，輒呼曰，和尚，撫其頂，如嗅味童稚。曼殊每作文，靡不向太炎求教。太炎笑謂其文，好用新穎字句，有時亂體。又謂其自謂清修，而實耽聲色，花和尚也。曼殊欣然受之。好日人所製尺八，聆日人奏，便能仿效，其聲嗚嗚，酒闌燈燧後聽之，令人墮淚。余主辦江西雜誌，請其繪畫弁首，越日而就，一幅蘇武牧羊，用以自况，一幅謝疊山賣卜，稱頌吾輩先賢，以風來者，要皆寓民族思想於其內也。牧羊圖風雪彌天，滿目蕭瑟，使閱者宛入其境，洵爲神品，嘗刻文字因緣集，集內中英互譯，其譯自英文者，多擺倫之作。有雅典女郎詩，尤爲悽惻馨芬，琅琅可誦。中文則長恨歌琵琶行，皆以英文譯之。後半係影印畫圖，其中潼關一幅，最饒雄態，胎脫譚嗣同詩意。詩曰：「終古高雲簇此城。秋風吹散馬蹄聲。河流大野猶嫌東。山入潼關不肯平。」此外有送印度波羅罕南歸圖，自繪一像，佇立海濱，風飄裙動，神致宛然。海水碧空中，孤帆遠引，更觸世事茫茫之感。波羅罕者，印度志士，倡中印互助之議，來與同盟會人攜手者也。太炎爲文以張之。曼殊自比擺倫，而以希臘比印，彌深愜洽，故爲圖以送其返。又江南聞笛圖，一亭翼然，有佳人含情而擲笛，人物生動，風景依稀，此則秋思

離家之意耳。上述二書，胥已散佚，至今人海中或有什襲藏之者，亦黨史之瑰珍也。

紀元前六年，距同盟會創立，不過年餘，萍瀏起義，大半係洪江會黨，萍鄉安源煤礦處工人，幾全數參加，其首領自馮福益逝後，厥爲蕭克昌。克昌初本無業，蓄一鳥甚馴，每飼食，必隔數箭外，以紅旗招之，由是漸隔漸遠，鳥望紅旂覓食，輒飛達十數里。練之既熟，然後攜至紳官家，稱此鳥恍惚仙使，有疑問者，以紙片書事由，繫鳥足上，可得上界批示。而另以一人於十數里外叢山中招展紅旂，鳥至即以批示付還。克昌仗劍衣紅，再步作咒，其紅袖翻飛，亦爲鳥之標誌。翫然集止，儼若自天闕歸來。鉅家婦孺，奉若神明，克昌因是博利，恆散發於徒黨間。嗣有人告以革命，幡然悔悟，遂專心運動長江上下游會黨，刷新舊習，蔚成義師，而以安源爲根據地。萍鄉學界如蔡紹南鄧坤諸人，復爲之誘導入軌，於是革命旗幟，益爲顯明，此萍瀏之役所由來也。事後，克昌猶盤桓安源附近，清吏奉命購緝，不敢遽發，乃假譏飲爲名，簡邀入署，於席罷後掩執之，克昌遂從容就義，嗚呼烈矣。

## 本刊第九卷第四期

(民族主義專號上冊目錄)

圖畫 黃帝陵崑崙山及民族名人圖像十六幅	邵元冲
民族建設與民族生存	吳鐵城
民族中興之基本原則	章淵若
中國民族運動應有的努力	壽昌
中國民族精神的復興與亞洲之未來	袁道豐
德法兩大民族之復興經過	華林
民族復興與文藝運動	卿會
改造民族性與發展歷史文化教育	邵元冲
橋山黃帝陵考	王扶生
明代倭寇概觀	高良佐
明代之亡徵及明遺民之恢復運動	石泉
漢代出使西域的兩位英雄	宋教仁遺著
宋漁父日記	王扶生輯
明代倭事月表	泣血生
革命軍傳奇	譚桐輯
正氣集	



## 徐述夔之詩獄

(小髯)

徐述夔字廣雅，世居東台縣之耕茶場。徐氏爲耕茶著姓，述夔少穎悟，早歲補博士弟子員，乾隆戊午舉於鄉。是科藝題，爲「君使臣以禮」。清之科場條例，凡中式之卷，彙送京師，派員校閱，名曰磨勘，字句有疵類者，降調有差。述夔文有「禮者君所自盡者也」之句，自盡兩字，朝臣視爲不祥，以不敬論，罰停會試。述夔負才傲物，鄉里亦以鳳毛麟角相期許，遭此擯斥，辱過於不第，其挹鬱憤恨可知也。於是絕志舉業，無心進取，暇輒召集朋輩，於一柱樓中，以詩酒爲消遣。其時距明季不遠，又病時政之荒淫，念身世之多故，所以故都禾黍，悲感悽愴，情見乎辭。所著大學，中庸，周易釋義，耕茶場志，想治憤言，五色石傳奇，和陶集等。而其買禍則爲一柱樓詩集，集中如咏「鼠嚼衣」之「毀我衣冠真恨事。搗除巢穴在明朝。」如「宣德年盃」之「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攔半邊。」如「紫牡丹」之「奪朱非正色。胡乃亦稱王。」如「鶴立雞羣」之「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此皆隱示指斥，無所回護，但著作雖多，皆藏於家，故當時知之者少。年六十一而逝，子念哉，字懷祖，痛先人功業之不彰，爲表章計，與其子弟徐首髮，沈成灌，梓行其詩，而覆族之禍，胚胎於此矣。念哉爲孝廉子，復擁遺資，一鄉推爲祭酒。耕茶之南，有蔡家樹者，以力田富，初以遺孔廟捐資，與念哉有隙。念哉死，子二，長名食田，號農師，次名食書，號經師，農甫冠，經垂髻耳。其時里有爲魯仲連者，冀釋兩姓之嫌，先以讓田爲請，然後結爲婚姻。農不能決，商之門下客。客曰：「若翁纔逝，以田求婚，允之是示弱也，請嚴斥以示威。」遂拒却，并報以惡聲，於是乎仇怨益深。蔡遂以一柱樓詩集，呈縣計告，縣不直，訴府，及藩司，斥其妄控，拘府獄。劉石庵塘時督學江蘇。蔡家樹之次子瑚，伺其按臨揚郡，懷狀投水以愬其冤，并呈詩集。劉受覽，專摺聞於朝。江督聞其事，亦具奏。清帝連得兩大臣奏事，大震怒。派乾清門侍衛阿彌達，赴耕查辦。發述夔父子墓，剖棺毀其尸。所幸殮時衣冠皆滿制，不然，十族無噍類矣。旋據軍機王大臣奏，議食田，首髮，成灌，等均大辟。食書暨子壽男，福男，妻繆氏，媳陸氏，孫媳沈氏，均沒入官爲旗奴，田產悉爲公有。藩司陶易郡守謝啓昆，縣令徐龍躍，藩幕陸炎，均論死，詩集內有沈文愨公所著傳，朝旨斥其附逆，奪謚撤祀，誡大獄也。事載東華錄。茲清社已墟，無所顧忌，故陳肇授之憶芬樓可談集中，亦略紀其事也。



## 陸沈痛傳奇

丹芬

### 第一齣 守城

(生扮史閣部冠服上)

(點絳脣)如許中原。神州淪陷誰曾料。微臣不肖。拚把丹心照。

周德雖衰命豈移。天南胡馬又長嘶。縱云將相無周召。甯違乾坤倒夏夷。自家大明閣部大臣史可法是也。少負異才。長膺重任。欲効綿薄。盡力疆場。怎奈民命多艱。胡氛不靖。羣妖方驅於漠北。逆師旋起於遼東。天子

聖明。煤山殉國。諸臣愚昧。大海蠶蓬。山河已碎。英雄幾無用武之場。華夏隳防。胡虜竟作中原之主。(嘆介)咳！備看這錦繡山河，竟被那野蠻賤種，蹂躪大半，剩得我們幾個孤臣，一介弱主，奔走江左，觀企河陰，手無斧柯，心如荆棘，天胡不弔，我勞如何。只是據我想來，民雖鮮禮，尺寸土當可中興。灰且復燃，小朝廷豈難光復。用是糾齊敗卒，緊守揚城，且圖少休，以謀大舉，這就是我史可法的素志了！

(前腔)遍地腥膻。直弄得江翻海擾。鼠偷狗盜

。大劫何時了。

我想三百年前，蒙古竊位的時節，殺戮之慘，人恨入骨，雖今還不多遠呢。

（醉花間）聽故老。走相告。說韃靼橫暴。懷着虎狼心。也下聖明詔。

這樣事量大家都是知道了了。

（斷雲照）既然知道。就應該把精神抖擻。振起熱腸一片。同衆生謀把冤來報。霍霍磨刀。隆隆鑄砲。滿地妖氛一齊掃。九世復仇。三年蓄艾。也趁個十分早。……就是不能這樣，也得把大門兒哦，……學閉關緊緊攪好。……把異族呵……！逞餘威。將黨援暫推倒。縱不能除根斬草。也得顯赫國威。教野心不敢窺堂奧。大地光明。異族懾伏。免待後人憑弔。

果真是照這樣，我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也就可以無恨了

。只是備看現在的景象呵！

（前腔）一場熱鬧。到今日仍圖着大家歡笑。臥榻儘人酣睡。喚不醒百年長覺。……一般有點作爲的人呵！……赤手空拳。傷心短氣。淺水蓼花學垂釣。……就是那爲國爲民的人呵！也只得，……報國捐軀。闔家盡節。算完全忠孝。（淚介）……衆生醉臥，大地陸沈，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血淚湯湯復浩浩。問將來種禍。孰能力保。更何望太平影嘯。禹跡湮淪。哀我同胞。人聲悄悄。……我逆料後來必到一個最可恨的地步，是……唐代衣冠。漢家威儀。無復有人計較。

假若是我的勢力遠不如他，他的文明遠過於我，那就是爲他所滅，我也是死而無怨的了。備看我們的同胞呵！

（喜遷鶯）赫赫然。四百兆。又是那世界文明先

導。黔黎氣象豪復豪。多青春年少。

備看那野蠻賤種呵！

(前調)兵不精。民無教。日日酣嬉醉飽。低垂

豚尾說天驕。天實何曾曉。

往古來今，優勝劣敗，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了！那知我

們國裏，却又不然。

(前調)閤沈沈烟霾罩。又是雪虐風嘯。臘水殘  
山可憐少。原璧難歸趙。

備看這個樣子還能有濟麼！

(沈醉東風)：我待要困守呵！……揚州城也不是  
兵家險要。……我待要力戰呵！……莽平原更可恨  
賊蹤浩淼。……我待要歸隱呵！……違背了君父恩  
。……我待要先死呵！……怕貽了賊人笑。(起行介)  
具一副英雄懷抱。拚領着數百殘兵，天師征討  
。……信國亮節，武侯忠貞，事雖不成，心原可

白，我亦猶人，何甘多讓呢？……小也麼小。看  
前賢未遠。芳蹤豈渺。

這幾日揚州安靜，未見逆兵前來攻打，待我上城巡視撫  
勞士卒一徧。

(尾聲)金甌缺了。待把那胡兒滅盡。獻俘告廟  
。豎雄心何必再向蒼天禱。(下)

## 第二齣 殉國

(生戎服上)

(孤鸞)民心不附。歎孤臣難作撐天玉柱。敵焰  
寢昌。滿地河山一炬。爲問守陣將士。可甘心  
盡力保護。試摩挲長刀利劍。算老臣歸路。

(嘆介)咳！俺史可法死守揚城，冀圖恢復，初到之時，  
倒還安靜，不料逆賊忽來，攻城太急，也曾督率將官，  
分門緊守，怎奈民力既不能支，民心又已大解，照這樣  
看起來，多半是改定了。咳！俺看這大局怎麼得了也。

不信天公。昏沉如許。好乾坤又被那逆胡佔去。……我的一班同胞呵！……欲報君父恩。怕逢賊人怒。做慣奴顏婢膝。又俛首帖耳朝新主。……不到幾日，備看我這揚州城呵！……定換却一番氣象。做他人領土。

（雜扮探子急行上）清師豫王又領兵十萬，四面攻打，城中十分緊急，請主帥作速定奪！（生搓手作急狀介）這便如何是好！

（花犯）聽說罷。滿腔熱血添許多淒楚。砲聲四面。看一介孤臣。怎生撐拒。連天烽火。更有何人肯將難赴。只索要隄防盡力。莫被敵兵誤。

○ 說是這樣說，備看那守城士卒，一個個提心弔膽，力盡精疲，可還支持得許久麼！左右無法，不免上城巡視，極力鼓勵一番！（場上列四卒生且行且唱介）

（前腔）願諸君同心協力。把危城保住。君王蒙

難。問我曹臣子。將來誰撫。深仁累世受皇恩。須趁今日補。（卒應介）我等誓隨主帥，死守此城。（合）只索要隄防盡力。莫被敵兵誤。

（急行介）

（前腔）急忙忙努力前進。將雉堞細數。沿城一望。看賊營纍纍。矢石如雨。……衆將呵，備須……萬衆一心。助軍威擂起三通鼓。（合）只索要隄防盡力。莫被敵兵誤。

且喜部下兵士皆踴躍聽命，想來可以僥倖萬一了！（作喊殺聲介）咳那邊攻打之聲，又是十分緊要，只得前面看來。（虛下）淨穿靴戴帽箭服馬褂扮豫王騎馬上）

（滿江紅）牧馬中原。攪翻一片乾淨土。備看俺猛將如雲。雄兵似虎。長驅萬里北而南。掩殺三年朝復暮。正待要奪此好河山。草露布。

燕京破。嘉定屠。府庫空。金帛虜。偌個小

揚州。焉能力阻。費盡孤臣一片心。落得他人雙手取。…備看俺呵！…到今日再整頓軍威。餘勇賈。

俺豫王多鐸便是，一路殺來，逢州過縣，勢如破竹，那知到了揚州，被那明朝大臣史可法緊緊將城門關住，連日攻打不下，好不令人焦燥！（望介）備看那揚州西門十分險峻，把守得十分嚴整，想必是合城要害了，衆家兒郎須聚齊精銳，抵死攻西門一面。（內應聲介）（城內外砲聲接連轟擊介）（賊兵中砲死，尸堆集城下，衆賊藉尸登城，城內大亂介），（渾戰下）（生丟盔騎馬急行上）

（長亭怨慢）大明宗社今已矣。孤掌難鳴。獨立無助。種族淪亡。竟把那君恩辜負。老臣氣沮。痛煞故宮禾黍。回首憶當年。那知道真作沉舟破釜。待捐軀報國。羞見列宗列祖。夜台試問。說當初怎生分付。沒來由醉臥昏昏。落得個功墮末路。跪對了無言。一片孤衷難訴，

事到如今，除死之外，再無第二法門，恢復事業，只索要屬望後人了！

（前腔）望他年怨氣重吐。振起天聲。廓清故宇。大好少年。何妨作亡秦三戶。老臣不武。祝諸君須早悟。不信小逆胡。逞貪殘。邀得天心眷注。胡運無百年。莫再遲迴猶豫。義旗高舉。眼見天兵來處處。須記取同日興兵。胡兒首尾不能顧。…今日呵！…試抽出長刀。放俺孤魂歸墓。

追兵將到，走也無益，不如就在此地，望闕謝恩自盡了罷！（下馬望北跪拜介）。

（尾聲）想微臣未能將力努。囑胡兒莫久據天府。留取俺忠魂一縷。起義兵定作陰靈助。…胡兒呵！…管教備領取俺大刀闊斧。

（抽劍自殺介）

## 戴子高之民族思想

(徐徐)

清代之儒，屈伏於異族，其稍有可稱者，如鳳毛麟角。有戴子高先生者，讀書嗜古，不應科舉，於明季之事，詳加考究，曾收羅廣陽雜記，南山集諸書。又將顧亭林之詩文原稿，校錄一通。而於明版書籍，求之尤力。慨然有編輯明史之志。觀其誦麟堂遺集，寓意甚深，顧職方贊之序明兵部職方司主事顧公曰：「兩京淪亡，爰舉義旌。」又曰：「是爲義人。」又曰：「後之君子稱新朝處士，焉揆厥情。」汪仲伊握奇圖解序云：「賊盜夷狄，遂相角逐。」記某山人琴云：「後之君子，得其遺物，輒悠然有故國之思。」此皆近指滿清之言也。其弔明魯監國墓詩云：「倘法陽秋筆。書王未敢刪。」則以魯王爲正統，是先生之民族思想可知矣。又過山陰劉忠介公祠云：「冠帶遂沉淪。」儼然有神州陸沉之慨。蓋先生抗懷亭林薑參，故立志非俗儒所能及，所有論語注諸書，不足以盡先生之學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出版

南京成賢街

編輯者 建國月刊社

一百零一號

發行者 建國月刊社

印刷者 建國月刊社

編輯通訊處 成賢街一百零一號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本期民族主義專號零售每冊定價大洋四角

定價		預定期		全年	
時	期	冊	數	國	內
全	年	十	二	二	元
全	年	十	二	四	元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廣告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50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35元

上等 首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30元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25元 12元 8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廣告連登多期至半年者照原價九折

計算連登半年以上至全年者照原價八折計算詳情請與南京成賢街一百零一號建國月刊社接洽

# 本刊徵稿啟事

本刊純為研究三民主義建設之刊物，海內外同志如有對於經濟建設心理建設以及其他建設問題與本黨主義歷史紀載材料等，無論專為譯著，凡與本刊主義相同者，經本社審定後均可擇尤登載。如有專門研究或討論學術之文字，有關於建設計畫 國際政治經濟社會現狀學術文化進步的敘述，各國革命運動社會運動的紀事，以及有革命性的（但非階級鬥爭性的）文藝小說及筆記等投寄者，一經揭載，亦當按照本刊投稿規約，分別酌致酬金或贈送本刊。此啟。

編輯通訊處南京成賢街一百零一號

# 本刊投稿規約

- 1 凡與本社宗旨相同之文字，皆所歡迎。
- 2 來稿須繕寫清楚，加以新式標點，但洋紙忌寫兩面。
- 3 文體以語體為主，文言亦可，但須明達；文藝方面全用語體。
- 4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發還，但長篇著作且附寄郵票預先聲明者不在此例。
- 5 翻譯稿件須將原書著作姓名，及出版日期地點詳細註明。
- 6 稿件發表時署名自便，但須於信內署真姓名及地址，以便通信。
- 7 本社對於來稿有斟酌增刪之權，如不願者請先聲明。
- 8 登載之稿酌致酬金，每篇自五元至三十元，不受酬者請聲明。特別稿件從優致酬，所有酬金於每月底結算付清。
- 9 來稿逕寄南京成賢街一百零一號本社收。



邵元冲先生  
近著

# 心理建設論

「心理建設」為建
國之基礎 總理遺
教上已深切昭示邵
先生本其研究觀察
所得彙述是論其於
「心理建設」之原
理實為開發無遺凡
欲深切了解 總理
「心理建設」之真
義者不可不人手一
編

精裝本 七角  
普及本 五角

## 目 要

- 一、總論
  - 二、人類競爭之影響
  - 三、革命心理與革命者的人格
  - 四、政治道德與政治家之風俗
  - 五、社會道德與個人修養
  - 六、紀律與秩序
  - 七、社會改造與心理建設
- 附 錄
- 一、三民主義的人生觀
  - 二、時間的効能和障礙
  - 三、澄清亂源與心理建設

總售處 南京成賢街建國書店